中國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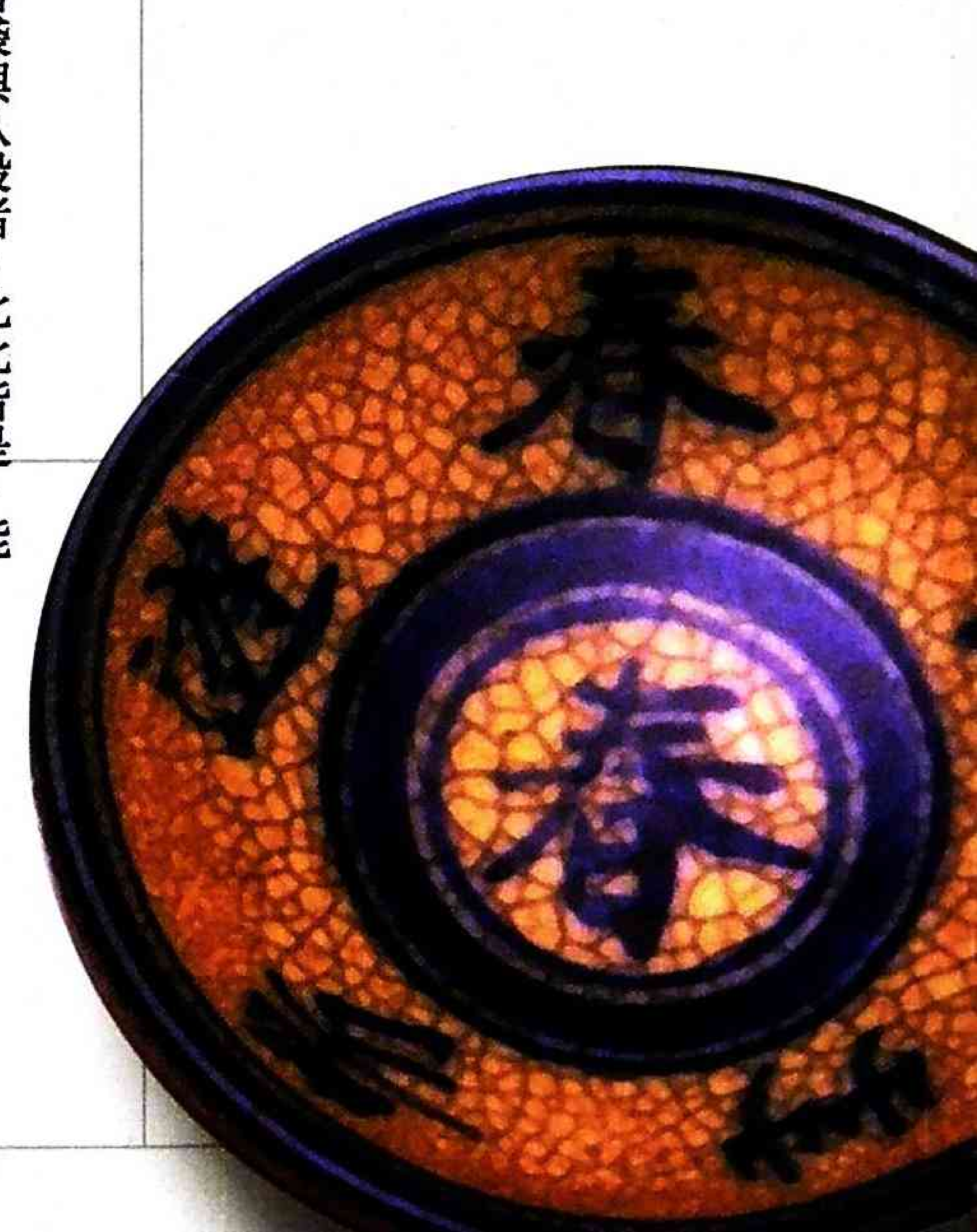
幽默大師



紀曉嵐

楊雪真◆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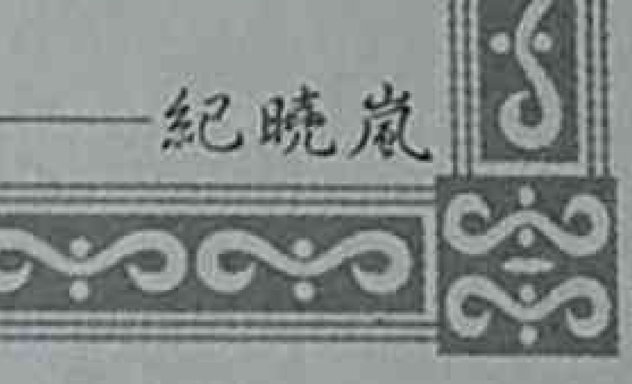
自古以來，飽學之士有如過江之鯽，但掉書袋與八股者，比比皆是。能跳脫此牢籠，兼具幽默與急智者，首推清代大學士—紀曉嵐。



【典藏小站】 01

幽默大師紀曉嵐

楊雪眞 ◎ 編著



序

中國文人於宦海浮沈，多半具有士大夫的骨氣，與爲天下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感，所以，被貶謫者有之，抑鬱不得志者有之，辭官求去者有之，像紀曉嵐這樣內心狷介，而處世卻能圓融通達者，幾乎少之又少！

他，諷諫皇上，卻能令皇上心悅誠服。

他，周旋於狡詐的奸臣中，卻又能全身而退。

這樣一個完美的人，讀他的生平不但可以欣賞他文學的趣味，更可充分領略他的睿智，尤其是他高妙的官場哲學。

市面上關於紀曉嵐的軼事固然不少，但都是側重於他的對聯，且零星片斷，頗不連貫，本書試著從他的出生敘述到去世，包括他的感情生活在內，好像一幕幕連續劇在我們眼前呈現（眞可惜！這麼可愛的人，竟然沒

有製作人讓他躍上螢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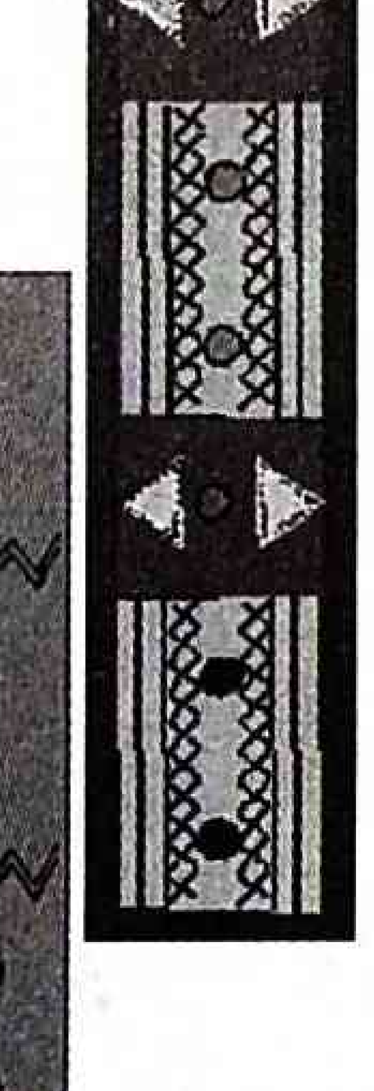
由於他是個歷史人物，在寫作當中，又不能偏離史實，另一方面卻又要兼顧連貫及趣味性，在想像及現實的空間中進退兩難；可以說是我的作品最難產的一本，完稿之際，大呼過癮：

總算寫出了我的偶像傳奇！

——看過它，保證你會愛上他！

一、紀氏祖先傳奇 2
二、小時了了 9
三、青梅竹馬 24
四、大家閨秀 46
五、憔悴幽花 61
六、紀大煙袋 70
七、智鬥劉羅鍋 77
八、趣聯妙對 90
九、諫乾隆 100
十、巧智抗和珅 106

CONTENTS



十一、黑白之爭 118
十二、謫戍烏魯木齊 133
十三、佳人難再得 148
十四、旌表烈婦 167
十五、吟詩破案 172
十六、品茗高手 178
十七、整和珅 183
十八、作弄英國使節 189
十九、巧罵惡僧 192

廿、與乾隆出遊 196
廿一、平蔡牽之亂 205
廿二、陶半仙測字 214
廿三、猜燈謎 224
廿四、巧計救劉墉 233
廿五、紅顏薄命 241
廿六、乾隆三難紀曉嵐 247
廿七、鞠躬盡瘁 252

CONTENTS

01 紀氏祖先傳奇

中國第二大河——黃河，發源於青海省巴顏喀喇山噶達孝齊老峰，長約四千七百公里，中游蜿蜒於黃土高原上，河水挾帶泥沙而來，水色黃濁，故成其名。黃河含沙量多，是世界上最難整治的河流之一，每年由水流搬運下來的泥沙，使河床越來越高，好像是丘陵，一旦決堤，河水一瀉千里，我們的老祖宗，防治了它好幾世紀，仍然莫可奈何。

明朝永樂二年夏，黃河再度泛濫，浪潮滾滾，在空曠的原野突然出現了一道電光，樹影搖曳，接著雨勢大作，豪雨不斷。

有一對老夫妻因爲老家鬧水災，跟著大夥兒乞討到了一個小鎮。夫婦倆衣衫襤褸，神情顯得疲憊不堪。

這日，兩人步行到小鎮後，看看廟口前人潮較多，正是乞討的好地方，找個角落正要歇下來，卻聽旁邊有個長得瘦骨嶙峋的老道，看起來有幾分仙風道骨，走過來寒喧：

「二位看起來不像是本地人？」

「不錯，我們家鄉水患、鬧饑荒，只好奔波到這兒來落腳。」

「但依我看，此地並不適合二位。」

老道一面捻著鬍鬚，一面打量這對夫婦。

「此話怎講？」

「敢問兄台是何方人氏？是何姓名。」

「瀛州，姓紀，紀椒坡正是。」

「我看先生面含富貴之氣，幾年之後必可發跡，而且子孫昌榮。」

「好說好說，初到貴地，你我素昧平生，竟然拿這些話來安慰我。」

「先生不必訝異，此去十餘里，只須見得『車上了樹，牛上了房』之處，賢夫婦便可定居，將來榮景可期，到時候，別忘了多行善舉。」

紀椒坡夫婦二人聞言，半信半疑，謝過老道，背起簡單的行囊，片刻不敢怠慢，繼續趕路。

到了縣城，夫婦倆累得不成人形，紀太太揮了揮汗，忍不住說道：

「那個牛鼻子老道八成是誆我們的，你倒信以爲眞，一路上連頭牛都沒瞧見，還說什麼：『車上了樹，牛上了房』，怪事！」

紀椒坡心下也有點納悶，正待回話，突然，有一輛老舊的紡車被丟棄在不遠的樹上，更絕的是，有一頭初生的小牛犢突然爬到一間小茅房上頭去吃青草，這下子好了，不就應了那老道的話了嗎？

二人喜不自勝，連忙跪在地上，叩謝蒼天。

他們決定在此定居，那就是「景城」。

雖然已決定在此落戶，但是「戶」在哪兒呢？身無分文，甭說吃的，就連個避寒的地方都沒有呢！婦人體力逐漸不支，紀椒坡攙扶著老伴，直說：

「撐著點！撐著點！」

突地眼前一亮。原來離那紡車不遠處，有間大宅子，看似無人居住，當下決定去暫住一宿。

他們進去一看，發現這宅子到處結滿了蜘蛛網，似乎荒蕪已久。

「景城的人眞奇怪，這樣寬敞的大宅子，竟然無人居住？」

「……咦？會不會是凶宅？或是……鬼屋？」

「凶宅或鬼屋都住得，生平不作虧心事，怕啥？」

「也罷，今日流落至此，即便是鬼屋也得將就住下，否則露宿在荒郊野外，待會兒出現個什麼豺狼虎豹，成了牠們的點心，不是更慘嗎？」

主意拿定，兩人鋪了些乾草，各自打了哈欠，便匆匆睡下。到了半夜，刮來一陣陣陰風，涼颼颼、陰惻惻的，不錯，他們竟然住進了——鬼屋。

陰風陣陣，院子裡的枯葉被刮得四處飛散，閃電一明一暗，傳來一陣陣淒厲的鬼哭，突然間，門咿呀一聲，竄進來兩個面目猙獰的鬼魂。

「老大，嘿嘿，這兩人八成是來送死的，已經很久沒有人敢踏進這兒一步了。」

「那還用說嗎？嘿——」

說完，二鬼發出可怖的笑聲，將屋內家具、門窗震得嘎嘎作響，紀氏夫婦二人從睡夢中驚醒，兩人嚇得挨緊牆角擠在一塊兒。

這時，油燈忽明忽滅，桌子也左右移動，椅子居然跳起舞來。

「快滾，否則嚇出你的七魂六魄。」說完，二鬼繞著紀氏夫婦倆急促旋轉，並變幻各種可怖的臉孔。紀椒坡原本心裡害怕，但念頭一轉——我紀

某生平不作惡事，怕他何來？再說，萬一被他們逼退，已無容身之地。於是便壯起了膽，朗聲答道：

「在下紀椒坡，是贏州人士，因家鄉饑荒，落腳於此，今夜暫借一宿；若要錢沒有，要命一條，倘兄弟有何冤情，不妨明說，何需作惡危害人命？」

二鬼見紀椒坡不爲所動，便把頭喀嚓一聲摘下，鮮血淋漓，狀極殘酷，竟然成了無頭鬼。其中一鬼吱吱怪笑道：

「你到底怕不怕？」

另一鬼魂則作勢要掐紀椒坡的脖子。

紀椒坡發現二鬼其實並無法力，只是裝腔作勢要驅趕他們離開而已，便情急生智，正色道：

「二位兄弟何需勞神，你們有頭我都不怕了，如今沒了頭，我還怕你幹啥？」

二鬼招術使盡，卻見他如此鎮定，反而怪叫一聲，落荒而逃。

紀椒坡見嚇阻有效，便扶起妻子說：

「別怕，我們如今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日後可以安心住下了。」

第二天早上，二人出外乞討些食物又回來住在鬼屋，待到夜間三更，昨晚的情景再度重現，夫婦二人趕快躲在破門板後面，見二鬼又出現了。其中一個說：

「老大，我看昨天那位老頭兒陽氣極重，此地不宜久留，不如移居它處。」

「好是好，那梧桐樹下有兩罈銀子，得去挖了再走。」

「唉，我們在陰間用的都是銀票，那些白銀又用不上，不如留給有福氣的人吧！」

「騏弟，你說得甚是，咱們這就走吧！」

說完，只見兩道白光飄向天際，留下冬夜淒冷的光輝兀自閃閃爍爍地發著光。

紀椒坡夫婦累了兩夜，一聽鬼魂說要撤離，一下子寬了心，不覺酣然入睡。

待到天亮，夫婦倆想起二鬼所說的話，便找來一把鐵鍬，往院子的梧

桐樹下挖掘，約莫兩盞茶功夫，果然發現兩大罈銀子，二人喜不自勝，趕忙跪下，朝天而拜。

「總算天無絕人之路，我們有救了。」

「老爺子，俗話說：坐吃山空。不如拿這些銀子做點買賣，倒是實在。」

「夫人所言甚是，就這麼辦。」

從此，夫婦倆就靠著這些銀子，慢慢發跡起來。紀椒坡沒忘記當年那位老道的話，成了大戶之後，便經常發糧賑災、造橋鋪路，力行善事。紀氏一門傳到紀容舒，是康熙五十五年的恩科進士，官至太學，人稱姚安公，正是紀曉嵐的父親。姚安公爲人耿直嚴厲，對紀曉嵐教養甚嚴，紀曉嵐調皮輕浮的個性，要不是姚安公的管教，可能成不了大器，紀氏祖先的發跡雖充滿傳奇性，卻也說明了「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道理。想來，紀曉嵐日後官途顯榮，也有相當的祖先餘蔭吧！



02 小時了了

清朝雍正二年，即西元一七二四年，張氏身懷六甲待產，六月十六日，生下了一個白胖可愛的男嬰，其父容舒為其取名為「紀昀」，原因是紀昀生下的當天晚上，容舒夢見火精跑進他家，卻轉眼消失不見。

六月十六日，若以當今的西洋曆來看，紀昀應屬雙子座，此星座之人，多才多藝，頭腦反應靈活，具有良好的人際關係，這種特性與曉嵐大致吻合。

紀昀約五歲時，有一天夜裡跟著僕人到花園去找東西，僕人小三子說：

「等等，紀少爺，我提了燈籠再說。」

「不用啦，夜裡我還是看得清楚啊！」

「我不信，除非您眞是火精轉世。」

「好，那我在前，你在後。」

紀曉嵐走在前頭，果然看得一清二楚，把在黑暗中摸黑前進的小三子

給嚇了一跳，以後逢人便說：

「紀少爺根本不是普通人，必定是神仙下凡來。」

有一天，姚安公一回到家裡頭就吩咐紀府上下，今兒個要宴請一些親屬及官眷，叫大家好生準備。僕人們忙裡忙外，擺桌的擺桌，吆喝的吆喝，但見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兒，繼續在院子裡嬉鬧，原來是紀曉嵐和幾個堂兄弟正在比賽踢毽子。沒想到一個不留神，毽子一飛，飛到一張擱滿了大魚大肉的桌子底下，紀曉嵐鑽到桌底下去找，沒想到一起身時，卻把整桌魚肉都給掀翻了。沾了泥灰，哪裡吃得？

「闖禍了！闖禍了！」小娃們忍不住嚷嚷。

「哎呀，我的小少爺，這可怎麼辦？」廚娘許氏一看，又急又氣，卻又怪罪不得。正巧老爺來巡視準備的情況，看到一地零亂的盤子及魚肉，不禁大為光火，問明原由，立刻把紀昀叫來訓斥一頓，又命許氏拿來一大籃蒜頭，說：

「你個性這等毛躁，若不悔改，將來謀事必要吃虧，就罰你用餐之前，把這些蒜皮都剝乾淨，好磨掉一些輕率、魯莽。」

「是，爹！」曉嵐平日儘管刁鑽，遇到父親卻沒輒，在他面前，他就像遇到煞星一樣，乖巧得很。

紀容舒說完，就步入正堂去了。

曉嵐伸了伸舌頭，把手上的毽子一扔，又打起鬼主意來；一聲吆喝，原先躲到迴廊去的娃兒們，個個又聚攏過來，反正有「孩子王」——曉嵐在擔待著，誰怕誰呀？

「不玩毽子了，我們來玩捉迷藏。」

「不大好吧？難道你不怕你爹生氣？萬一來不及剝蒜皮，怎麼辦？」

「到底玩不玩呀？囉唆個什麼勁？」

紀昀說完又和堂兄弟們玩了起來，根本忘了這回事。

眼看日正當中，開飯時間就要到了，紀曉嵐玩興正濃；許氏趕緊過來催他：

「小少爺，老爺待會兒就要開飯了，這配餃子的蒜苗都還沒剝皮呢！」

「這事兒簡單，您取根木棒來，我自有打算。」

許氏依言給了他一根粗木棍，只見他拿著木棍往竹籃裡的蒜頭胡亂敲

打一陣，再把竹籃放進水缸裡涮一涮，蒜皮果然都浮了上來，露出一顆顆剝了皮的蒜茸。

「喏，這不就成了嗎？」

姚安公剛好目睹了這一幕，原本想訓斥紀昀一頓，但見他這般伶俐機警，反而開不了口，只淡淡地說了一句：「下回不許頑皮。」便饒過他了。

不過，紀昀調皮搗蛋的事仍然層出不窮。

有一天，他和同伴們踢球玩，一不小心，踢到樹的枝椏上卡住了，長得比較高的一位拿竹竿去撈，總算掉了下來，可是卻不偏不倚的掉進樹下的水缸裡。

「昔日司馬光打破水缸，救了同伴，眞是勇敢。」

「咱們要不要派個人爬進去拿球？」

「那八成會淹死人……」那水缸比人還高。

大家七嘴八舌的出餿主意：

「把水缸推倒不就成了？」

「那水缸要是破了怎麼辦？鐵被罵得很慘。」

「算了算了，大家各拿一桶水倒進去，水滿了，球就會流出來了嘛！」

說了半天，還是紀昀的法子最管用，大家拿到球，又踢得天翻地覆。不料有人用力一踢，球竟然飛到牆外去了，大家紛紛出來尋球。忽聞嗩吶及鑼鼓聲響起，原來球竟不偏不倚打中了太守出巡的轎子，小孩子們嚇得一鬨而散。

這時，紀昀心想，球是自己弄丟的，總不能跟著「落跑」，只好硬著頭皮前去索球。

「呸！乳臭未乾的小子，滾開！竟敢攔住太守的去路，你難道不要命啦！」

走在轎子前頭的大漢，長得有點像門神尉遲恭，銅眼大口，面貌兇惡，聲若洪鐘，一般小孩，被他一吆喝，必然嚇得嚎啕大哭，沒想到，紀曉嵐有他先祖的遺傳，膽識過人，不但毫無懼色，反而趨身向前說：

「大叔，我要拿回我的球。」

「是誰呀？」轎裡的人掀開布簾一看，原來是個八、九歲的娃兒，長得

五官俊朗，眉宇間有一股慧黠調皮的氣息，兩顆黑眼珠骨碌碌的十分機伶。

「原來這是你的球呀？」他晃了晃手上的球，突然想逗弄這個慧黠的娃兒。

「是的！」

「要拿回你的球並不難，不過，我先出個聯，看你對得如何，才考慮要不要還你。」

「行！」

「童子六七人，唯汝狡！」

「請問大叔您是……如何稱呼？」

「人稱喬太守。」

「請問太守俸祿多少？」

「二千石左右。」

「那我的下聯是：『太守二千石，獨公……』」

紀曉嵐說到這兒，陡地住口不說，故意吊太守的胃口。



「說下去啊！」

「那得看情形囉。」

「此話怎講？」

「您若是把球還我，那就是獨公『廉』，若是不肯還我嘛……」

「那又怎的？」

「那就是『獨公貪』了。」

「哈！哈，這小子頗有一套呢！文寶，把球還給他。」

「謝謝！」

紀昀道謝後轉身離去，太守目送他可愛的背影，不禁搖頭歎息道：

「後生可畏，後生可畏！」

紀昀向太守索球這件事在府裡傳了開來，從此在鄉里間也被譽爲神童，其他堂兄弟難免背地裡有點吃味。紀昀有個三堂兄叫紀榮，這紀榮也是個書香子弟，娶了一房媳婦，更有文才。平常見長輩們老是誇獎紀昀，卻甚少讚她相公，心中便有些不服。這天恰逢端午佳節，紀府上下忙著包粽子，按照習俗，輩份比較低的，必須送些粽子到輩份較高的親戚家去，

因此紀家除了準備自個兒吃的，還蒸了不少粽子。

眼見家丁和廚子忙裡忙外的，紀昀偏偏又鑽進來問：

「粽子熟了沒？」

以前鄉下人喜歡把蒸粽子當作一年的兆頭來看，如果粽子蒸得不好、沒熟透，就表示那年的家運不順，凡事需要更小心謹慎，尤其忌諱小孩子問：「粽子熟了沒？」據說，愈問愈不容易蒸熟。儘管母親早就已經交代，但生性頑皮的紀昀，聞到陣陣粽香，嘴早就饞得受不了了，於是他探頭探腦，每隔一會兒便問：

「粽子熟了沒呀？」

許氏被他煩不過，只好告饒：

「哎呀！我的小祖宗，快別問了吧！阿彌陀佛，再問下去，粽子要蒸到天黑才熟呢！」

好不容易挨到蒸好了一籠粽子，紀昀他娘乾脆支使他送五顆粽子去堂哥家，免得他在廚房搗蛋。

「快去！快去！」

紀曉嵐天生是個過動兒，巴不得有個可以走動的差事，他提了粽子，便往三堂哥紀榮家去。

到了紀榮家大廳，卻只見三嫂在堂上，沒看到三堂哥本人。紀昀只好趨前問道：

「榮三哥呢？」

「要見他可以，我這兒有個上聯，等你對上了再說。」

三嫂出手攔住這個狂妄的冒失鬼。

「行，三嫂儘管出題無妨。」

「我這上聯是：『五月五日五弟堂前送五粽。』」

「唉呀！太難了！這回您饒了我吧！」

「不行，一定要對出來，否則你這神童的稱號豈非浪得虛名？更不許你以後找榮哥走棋。」

「好吧，不過……這下聯可是我昨兒個晚上親眼看見的哦！」

「快說，別囉唆！」

「我這下聯是『三更三點三哥床上抱三嫂。』」



「啐！昀弟你真是的，天生油腔滑調。」

榮三嫂一邊笑罵著，臉紅到了耳根子，本來想刁難紀昀，現在反而被他戲弄一番，從此，她再也不敢輕蔑紀昀了。

紀曉嵐頑皮的事時有所聞，府中雖聘西席教導他，但紀母卻常為他傷腦筋，乃與姚安公商量，送他去私塾唸書，過團體生活，比較能合群及改善人際關係。

紀昀到了私塾上課之後，果然收斂一些。某日，老師有要事外出，囑他們自習，但老師一離開，全班便在課堂打鬧，跑進跑出的不成個樣子，孩子王紀昀更是囂張，不知打何處拾來一面扇子，便學著媒婆的樣子，搖著扇子、翹著屁股、扭著腰，一邊怪腔怪調地說：

「我說，金蓮哪，這西門慶公子，可是個又帥又有錢的大戶哪！……」

惹得全班哄堂大笑。

老師一進來，發現課堂零亂不堪，勃然大怒，又見紀曉嵐手搖扇子在那兒扭腰擺臀，就猜知了兩三分——一定又是紀昀帶頭搗蛋。這位老師姓



石，是個頗有學識的秀才，只不過考運不濟，應了幾次鄉試都未考取，就未再去嚐試，他見曉嵐身穿冬裝，又搖著扇子，便脫口吟道：

「頑童著冬裝搖夏扇，眞個糊塗春秋！」

這位石先生是南方人，紀曉嵐十分機伶，馬上就答了下聯，而且相當工整：

「先生居南方來北地，到底什麼東西？」

石先生被他氣得吹鬍子瞪眼睛、七竅生煙。

放學了，一群小孩嘻嘻哈哈的回家去，紀曉嵐一看天色還早，便在市集上閒逛，摸摸這、摸摸那，一付挺好奇的模樣，走著走著，發現有一家小藥舖，掌櫃崔福正皺著眉在那兒記帳。這掌櫃紀曉嵐認得，紀府的長工老張常在這兒買藥材回去給廚子作藥膳，有時購買的數量多，崔福還會親自把藥包送到紀府去。

「崔大伯，您好呀！」

崔掌櫃抬起頭，推了推老花眼鏡，仔細一看。

「哦，是紀少爺啊！」

「大伯，您忙什麼呀？」

「今兒個這帳目不知怎麼了？收支老是核對不符。」

「給我瞧瞧！」

紀曉嵐一把搶過帳本，從頭到尾翻了一遍。

「唉呀，小孩子不許胡來。」

崔掌櫃正待把帳本奪回來，一個拉扯之間；「嘶——」的一聲，帳本就破了。

「紀少爺……您……這怎麼辦？待會兒東家怪罪下來，我可擔待不起啊！」

紀曉嵐二話不說，乾脆把帳本撕成碎片，並說：

「既然破了，不如重新寫一本新的，反正那舊帳本字體也模糊不清了。」

說完，要崔掌櫃拿一本新的帳本給他，他接過新帳本，詳詳細細的把帳目一筆筆記錄進去，把一旁的崔福看得目瞪口呆。這小孩不僅是過目不忘，還把原本不符合的帳目都釐清了。若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曉嵐必是速



讀和心算方面的天才。

再說那天被紀昀反駁爲「什麼東西」的石先生，見紀昀這般目無尊長、以下犯上，心中盤算，逮到機會定要整治他。這天剛好課提前講完，石先生要求大家抄書兩遍，便去茅廁小解，誰知回來時，紀昀不見了，他早就抄好了書，溜出去玩了。

原來，紀曉嵐前陣子，在學堂後院的圍牆邊，豢養了一隻小麻雀，這隻小麻雀在學飛時，不小心跌傷了，被他拾獲後安置在矮磚牆的一個小洞裡，小麻雀吱吱叫著，紀曉嵐找了些小米來餵牠，沒事就來逗弄牠，覺得十分有趣。正當他看得出神，冷不防一把戒尺「啪」的一聲，重重地打在牆上，原本受傷未癒的小麻雀，受了振動，便從小洞摔了下來，當場命喪黃泉，令曉嵐心疼得不得了。

這石先生說話向來文謅謅地，馬上便說：

「細羽飛禽牆後死。」

曉嵐便佯作不懂，明知故問：

「粗毛對『細羽』，可不可以？」



「可以！」

「野獸對『飛禽』呢？」

「也行！」

「後死係指晚輩，若對『先生』如何？」

「當然可以。」

「這麼說來，『粗毛野獸石先生』非您莫屬囉？」

這話把石先生罵得啞口無言，對仗又工整，簡直是無懈可擊。

以前雖然沒有什麼家庭訪問之類的名稱，不過太頑劣的學生，老師還是會告知家長，紀昀在校的種種劣行，石先生當然找了機會告訴過紀老爺子，爲此，紀昀還被打了一頓屁股。紀容舒狠狠的訓斥兒子：

「要把聰明用在學問上，而不是用來冒犯師長。」

這可使得紀昀更加變本加厲的想作弄石先生，他偷偷地在石先生的棉被裡藏了一隻滑不溜丟的青蛙。

冬天的晚上，寒氣逼人，石先生倦極正想擁被而眠，卻摸到一樣軟綿綿、溼答答的東西，忍不住尖聲驚叫，定睛一看是青蛙，心裡頭早已猜到



七、八分——八成是紀曉嵐幹的。

隔天一大早，石先生便把那隻青蛙作爲物證，帶去學堂作調查。

「說！到底是誰幹的？否則全班都受罰！」

大家面面相覷，不敢吭聲，眼神卻一致瞄向紀昀。

「紀昀，過來，看！這是不是你出的餿主意？」

紀昀聞言，走到講桌前，看了看木盒子裡的青蛙，便說：

「哎呀！這裡面有一張紙條嘛，可惜上頭的字，我不認得。」

這位石先生也是性急之人，馬上搶過紙條唸道：

「我幹的！」

「對呀，既然是您自己幹的，爲什麼還要責罰我們呢？」

石先生爲之氣結，沒想到這回還是栽了，差點辭職回老家吃自己！



03 青梅竹馬

紀曉嵐十二歲那年，他的四叔家收養了一個小婢女，名文鸞，長得聰明可愛，烏溜溜的眼睛和小巧的鼻子，加上性情柔順乖巧，十分惹人憐愛。紀曉嵐有一天隨父親到四叔家一趟後，因爲年齡相仿，便與她熟識了，兩人時常在一塊兒鬥蛐蛐兒、或是抓泥鰍、掏麻雀窩……。反正紀曉嵐的點子多得是，誰跟他在一起，永遠不嫌悶。

幸好四叔家與紀家只隔著一條大街，兩人見面倒方便，幾乎成天膩在一起，紀母見他書也唸得熟，便隨他去，反正他不玩這，便玩那，花樣可多呢！就這樣青梅竹馬的時光，彼此互萌愛意，只是那時年紀尚輕，不知如何表達而已。

隔年，紀容舒升了官，必須在京師上任，他母親怕管他不住，便決定讓紀昀與父親同赴京師。

紀昀一聽說父親要把他帶離鄉間，心下便煩悶起來，一來以後就不能享受鄉間放浪自在的生活；二來與文鸞突然相隔兩地，竟是萬分不捨。但



父親的命令，他向來不敢違拗，只好抽了空趕到四叔家去與文鸞道別。

四嬸那天正好在堂上，見他行色匆匆便問：

「昀賢侄，到底什麼事，這麼慌張？」

「四嬸，我要找文鸞，過不了幾天，父親便要我前去京師，這一走，不知何時才歸故里，我想見文鸞一面。」

「哦！你這孩子，我知你喜歡她，早就幫你留意了，不過，你去了京師，城裡的姑娘更是明艷動人，只怕到時你又改變主意，忘了鸞丫頭。」

「嬸娘，昀兒豈是善變之人？我絕不會忘記她的。」

可巧這話被帳後的文鸞聽見了，正待轉身離去，卻聽夫人喊道：

「文鸞，別害羞了，快來見昀少爺，再幾天他可要上京城去啦！」

「文鸞，咱們倆到『小明樓』去玩玩，好不好？」

「好呀！可是……」文鸞的杏眼往栗甫夫人一瞧。

「去！去！早點回來，天色不大好，可能會下大雨，小心點！」

栗甫夫人爲人慈祥，甚是疼愛曉嵐，當下欣然同意，心中還暗自思忖，這事兒可要跟他娘打個商量才好。

「小明樓」是紀家在滄州的老宅，那兒風景絕佳，濱臨一處河岸，看得見遠處的漁舟風帆，偶爾傳來聲聲漁唱，令人心曠神怡。庭園中，更有參天古木，濃蔭蔽日，花圃中更是百花爭妍，曲徑通幽，恍如人間仙境。

「文鸞，我們以後恐怕沒有機會像這樣一起遊玩了。」紀昀歎息地說。

「為什麼？」

文鸞驚訝得張大了眼睛。

「父親這次要我與他同赴京師。」

「確定了？」

「我不答應也不成，誰能違抗他的命令！只是我心中捨不得與妳分開。」

「昀少爺，快別這樣說了，我們都還年輕，日後總有相逢的時刻，只要你還記得我。」

文鸞說到後面，忍不住羞怯的垂下頭。

「咦，有了，我不如向娘明說，讓妳也去。」



「這像什麼話？我到底是個婢女，會給人笑話的。」

「婢女就沒有喜怒愛憎嗎？眞是討厭！」

紀昀一邊說一邊孩子氣的嘟起嘴來，十分不開心，對於那個繁華的京城，一點都不嚮往。

「昀少爺，開心點，能到京城那種熱鬧的地方去讀書可是喜事呢，更何況……剛剛夫人還說，城裡有許多漂亮的閨女呢！」

「漂亮有什麼用？人跟人相處，如果不能『心有靈犀一點通』，再漂亮的人兒看久都會膩的。奇怪，我人還沒走，竟然已開始懷念抓蛐蛐兒的日子來了。」

「昀少爺，人總是會長大的，那是兒時的玩法，再過幾年，恐怕你會嫌那樣子髒了衣裳呢！」

「不，文鸞，妳摸摸看，我這心口可是熱呼呼的呢，我不會忘記家鄉的一切的，因爲這兒才有生命。」

他抓了文鸞的手，按在自己的胸膛上，煞有介事的說話，剛說到這兒，竟然刮起了一陣龍捲風，豆大的雨點從天而降。庭院裡有一棵樹被連

根拔起、盆景被吹得七零八落。紀昀向來機警，趕緊拉著文鸞，仆倒在地，過了一會兒，風勢逐漸平息，兩人總算沒被波及，所幸，龍捲風來得快，去得也快，兩人互相審視對方狼狽的模樣，臉頰上、衣服上全是泥巴，不禁彼此嘲笑起來。

「你這樣子像隻狗熊。」

「妳才像隻耗子。」

剛剛文鸞與紀昀仆倒在地，紀昀不小心觸著了她剛發育隆起的前胸，令她登時紅了臉，紀昀卻惡作劇的更靠近點，不由得聞到一股少女淡淡的幽香。

「嗯，妳剛才那樣子眞好看。」

「好壞，專會欺負人。」

「唷，我剛剛救了妳一命，還沒謝我，怎麼罵起人來了？」

突然間，頭上吱吱作響，原來有一個鳥窩就在一棵不遠的大樹上。

二人一時興起，便一同爬上樹去瞧個究竟，鳥窩裡果然有三隻嗷嗷待哺的小鳥。



「好可愛呀！」

「我看看，我看看看嘛！」

一個不留神，踏斷了一枝比較細的枝椏，兩人先後從大樹上墜落在地上，紀昀只覺得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覺，不省人事。

醒來後，紀昀頭上裹著紗布，人已經躺在家中。

「文鸞妹妹呢？」

「還惦記著她？你給我好好養病，要不然，過幾天怎麼上京城？都半大的人了，還野得不像話！」紀母說。

「我才不想去什麼京城呢！告訴我，她怎麼啦？」

「她沒事，你放心，只是受了一點皮肉傷，倒是你摔著了頭部，還不知道有沒有『傷腦筋』呢！」

當時栗甫夫人也在場，見紀昀總算醒來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紀昀到京城後，非常想念文鸞，兒時的種種回憶不免時常浮上心頭。

他和文鸞的邂逅是在他十二歲那年。

紀昀平常就是個閒不住的人，除了上學堂的時間，他最愛往四叔紀粟甫家中跑，因為四叔為人、觀念，不似姚安公嚴肅刻板，四嬸為人也很開朗，總是笑咪咪的，像尊彌勒佛。

第一次看見文鸞，是在粟甫家的院子，紀昀和堂弟搶著剛抓到的一盒蟋蟀，一不小心撞倒一個從通道經過的小婢，茶水把她的棉襖褲給潑溼了。

「啊！對不起！燙著了沒？」紀昀伸手要去探茶湯的溫度，幸好不燙。小婢這時機警的拾起茶盤和茶碗，並且說：

「沒什麼！不打緊，沒什麼！不打緊！」她說話的聲音既清晰又好聽，還夾雜著甜甜的童音。

「咦？妳打哪兒來的，我從前怎麼沒見過妳？」

「我叫文鸞，是上個月才到紀府來的。」

她張著骨碌碌的大眼睛也打量著紀昀，這女孩眼神眞是澄澈明亮，兩頰紅撲撲的，鼻子挺而秀氣，再配上個鮮紅欲滴的小嘴，只要看上一眼，便令人印象深刻。



「請問您是……？」

「我叫紀昀，字曉嵐，栗甫大人是我四叔。」

「原來是侄少爺！」

文鸞頷首爲禮，卻忍不住抬頭偷瞧這個俊秀的公子，沒想到曉嵐也正好瞧著她，兩個人眼神相接，心中不由得都暗自「呀！」了一聲，似乎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我長大以後可是要文鸞丫頭當我的新娘唷，不錯吧？不過你手上那盒蛐蛐兒要是肯給我的話，我可以考慮把她讓給你。」

小堂弟說完，就伸手要去搶紀昀手中的木盒子，紀昀把手掩在後面，一溜煙不見了，小堂弟跟在後頭一面跑一面喊：

「等等我啊！」

文鸞見他們遠去的身影，抿著嘴差點笑出聲來。

文鸞其實出身並不低，他父親原是經商的，卻因文鸞十歲時得了急症去世，文鸞的娘原本體質羸弱，加上這番打擊，便常年臥病，家中一切都交由文鸞的哥哥打理。文鸞的哥哥，因是家中獨子，早年受雙親溺愛，以

致養成紈褲子弟的習性，經常流連賭坊花街，沒多久就散盡家財，日子一天比一天苦。在文鸞十二歲那年，她娘只好狠下心把文鸞質押在紀粟甫家當婢女，言明環境好轉，便要將她贖回。

文鸞小時候唸過一些書，加上到紀家之後，成天和紀昀玩在一起，個性便不像一般婢女閉塞，見識也較廣，更由於她生性善體人意，所以與紀昀個性甚是契合。

她，生得杏眼櫻唇，具有林黛玉般的嬌美，但溫柔中帶有極強的韌性，這也是她能在父親乍逝、母親臥病，而哥哥又嗜賭的多重壓力下，毅然地挑起家庭的重擔，投入另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以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來說，她表現了高度的冷靜與成熟。

曉嵐十七歲那年，才又回到老家來，文鸞已出落成一個美少女，童年秀麗的輪廓依舊存在，只是身段更玲瓏有致，更具有女性的韻味了。兩人久別重逢，雙方似乎都有幾分尷尬和羞澀。

「文鸞！」

「昀少爺！」



「妳這一向可好？」短短的一句話，道盡了無限的相思。

「托少爺的福，還好！」文鸞調皮的眨了眨眼睛，長又鬈的睫毛，顯得嫵媚動人。

「咱們去『上河涯』走走如何？」

「上河涯」是他們老家附近的一個風景區，庭園景致優美，原是官宦人家的花園，後來開放給民間遊玩，庭園中古樹參天，巨大的柳樹和梧桐遍植園內，樹下開滿了各色小花，更有石板塊鋪成的小徑，小徑周圍飾以雕花磚塊，那翠綠的小草從石板縫中不屈的探出頭來。沿著小徑，植滿了各色花壇，具有古典風韻的花朵，爭奇鬥艷的開著：有雍容華貴的牡丹，也有鮮紅艷麗的芍藥、潔白優雅的水仙、多刺潑辣的薔薇、淡紫色的石鹹草、繁茂的薄荷草、白色的麝香花……。這些花兒在空氣中散發著怡人的香氣，枝頭不時傳來鳥兒動人的鳴聲，及風兒穿過樹葉的低吟，偶爾也能看到松鼠從樹梢急竄而過。

「妳變了，變得好美呀！」紀昀一邊打量從前與他一起趴在地上抓蛐蛐的女娃兒，如今已出落成一個優雅細緻的大姑娘了。

「昀少爺，別取笑人家了，您還不是變了很多。」文鸞偷偷打量著紀昀，從前那個頑皮捉狹的男孩，如今已比她高出一個頭了，雖然調侃的神情仍在，卻多了一股濃濃的書香氣，看起來成熟穩重多了。不過，當她發現紀昀正目不轉睛的看她時，她急忙收回眼光，止不住內心一陣狂跳。

他們閒步到一棵老榕樹下，紀昀開口問道：

「妳還記得這棵老榕樹嗎？」

「記得呀！你和三少爺、表少爺在上頭蓋過樹屋。」

這棵老榕樹枝葉繁茂，而且樹身壯碩，垂著咖啡色的鬍鬚，延伸到地面。

「你還和他們比賽看誰是樹屋的主人呢！」

有一次扮家家酒，他們每個人都搶著要娶文鸞，但必須當上樹屋的主人，才算是「有巢氏」，才可娶新娘。

「比賽規則如何！」三哥毫不示弱。

「由文鸞喊『開始』，誰先爬到樹上，就屬誰贏。」

「簡單！」

結果，三哥和四哥先後上了樹，四哥還爬到樹屋的頂端呢，只有紀昀臉不紅、氣不喘的仍待在樹下。

「文鸞是我的，樹屋也是我的。」

四哥十分得意的宣佈。

「哈！哈！你們到底有沒有讀過《三國演義》？樹當然是由根部長起，樹根最大，所以，我最贏！」

三哥和四哥搔搔頭，說不過他，才知又被五弟耍了，兩人一骨碌滑下樹來，追打紀昀，文鸞在一旁跺腳……。

兩人同時沈浸在童年的回憶裡，這時紀昀突然執起文鸞的手說：

「妳從小就是我的新娘。」

文鸞羞怯的收回手，說道：

「昀少爺，咱們都長大了，不能再像從前那樣了。」

紀昀直視著她靈慧動人的美眸，誠摯地說：

「爲什麼不行？我這人就是死心眼，對於我鍾情的人，是不會輕易改變的，這幾年來，我夢裡反覆出現的就是妳這雙眼睛，它們彷彿會說話，會



叫我『昀哥哥』呢，我期盼的就是這一刻，能夠再回到家鄉來，與妳重逢！」

文鸞聽他一說，忍不住感動的靠攏在紀昀身上，並嬌柔的喊了一聲：

「昀哥哥！」

紀昀攬過她纖瘦的肩膀，兩人情致綿綿，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心靈的悸動，是從前未曾有過的感受，他隱約覺得文鸞將是他生命中極重要的人，倘若再失去她，必然十分痛苦。

「可是……，從前我們都是不經世事的孩童，但如今長大了，男女有分、主僕有別，怎能再像從前那樣玩在一塊兒呢？」

「我在京城裡也待了五年，城裡人哪有這般拘束？再說，從前順治帝還不是娶異族女子佟氏爲妃？清順治五年已通令滿漢官民通婚，在我們滿清皇朝尙無種族歧視、階級意識，一般官宦家庭又何必過於拘泥、守舊？」

「話是這樣講，但是老爺和夫人，斷然不會允許的。」

「這……鸞妹，妳暫且不用擔憂，假以時日，我必然會設法說服他們的。」

文鸞的疑慮並沒錯，紀昀隨後向母親提起文鸞的事，母親便一再以他功名尚未成就爲由，不予應允，這事就這樣被耽擱了。

看看清明漸近，紀栗甫家正準備擇吉時祭祖，紀府上下又是忙得不可開交，栗甫夫人一大早就張羅著上下，打點一切，待到快要中午時，她發現要擺在供桌上的剪紙珠花，叫文鸞那丫頭剪了半天，怎麼還沒拿來？正巧見紀昀闖了進來，便吩咐道：

「紀昀，快去文鸞那兒，拿些剪紙珠花來，遲了就來不及了。」

紀昀依言到了文鸞的廂房，通過走廊時，還隨手折了一枝秋海棠。文鸞正在房裡聚精會神的剪紙，根本沒留意到紀昀已躡手躡腳走了進來。紀昀見她低著頭，鬈而俏的睫毛正好遮住那雙明眸，便湊上前去，把海棠插在她鬢邊：

「喲！我的好妹子，眞是人比花嬌！」

「討厭！嚇人家一跳！」

文鸞羞紅了臉，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紀昀看她一付愛嬌的模樣，極惹人憐愛，便湊身向前逗她：

「我送妳花兒，妳要如何謝我？」

「謝謝昀少爺！」

「這不夠誠意，我要妳讓我親一下。」

「不許胡來呀，您到城裡後，淨學些油腔滑調。」

文鸞不依，瞪了他一眼，正要低頭繼續剪紙花，誰知沾不到甜頭的紀昀，竟大聲嚷嚷起來：

「四嬸呀，文鸞不肯給我！」

紀四嬸在前廳裡一聽，以為文鸞不肯給他紙花，心裡一急，便高聲喝道：

「傻丫頭，還不快給他！」

文鸞一聽，只得閉著眼乖乖就範，紀昀在文鸞的頰上及櫻唇上輕輕的啄了一下，才慢條斯理地說：

「四嬸方才是說——妳得給我一些紙花！」

「啊唷，原來……你騙人，沒見過這麼討厭的人！」

文鸞又羞又氣，搥了他前胸一拳，又想追打他，卻打不著，紀昀得了



便宜，早就腳底抹油——溜了。

紀昀回家後，對文鸞念念不忘，但鎮日往四叔家跑，也不是辦法，於是便壯膽向母親提出要求，言明想要娶文鸞爲妻。

紀昀與文鸞的事，紀母豈會不知？只不過，當時社會門第觀念尙深，紀昀又是紀容舒家最聰穎的子弟，當然希望他將來能顯榮紀家，對於他的親事，他們早就物色了馬家的閨女，豈容他隨便娶個出身貧寒的婢女？紀母心中盤算，卻不好挑明，當下說道：

「這得等我與你父親商量後再說，我不好作主。」

紀容舒知道這事後，勃然大怒：

「多少名門閨秀你看不上，偏要與個丫頭成親？」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我就只要文鸞，望父親成全。」

爲了爭取幸福，紀昀也不惜頂撞他父親了。

「我看爲今之計，只好如此了，男兒志在四方，大丈夫未曾功成名就，豈可成家？若你眞心喜歡文鸞，就得先求取功名，老爺，您看如何？」

紀母一面打圓場，一面向紀容舒使眼色。



從小環境優渥，生性放浪不羈的紀昀，原本視功名如糞土，這下子，被逼上梁山，只得硬著頭皮去應考了，以他的聰明才智，這有何難？只不過他向來痛恨那些表面文章和迂腐的八股，但此番為了心上人，也不得不向官途邁進了。

「好，我答應參加科考，只要三元及第，便可迎娶文鸞？」

「那要看你的努力了。」

母親的話，點燃了一線生機，他必須為自己和文鸞的幸福，好好奮鬥一番了。

乾隆九年，曉嵐時年廿一歲，應河間科試，一向恃才傲物的他，居然名落孫山，榜上無名。這對他來說，彷彿晴天霹靂，尤其是背負著給文鸞的承諾，竟然無法兌現，這使他覺得英雄氣短，十分沮喪，更懊惱平日那個意氣風發的自己，竟然通不過小小的鄉試考驗。於是放榜那天，他上演了一齣「失蹤記」，突然間憑空消失了，紀府上下全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他。

紀母知他平日與四嬸最親，就去請教栗甫夫人，也許她能幫忙拿個主

意。

栗甫夫人聞言道：

「這也難怪，這孩子平日太心高氣傲了，怎麼受得了這種打擊？他會不會想不開啊？」

「妹子，妳快幫我想想看，他有可能去了什麼地方？我都快急死了，早知道就不應該逼他的。」

「這……我看這樣好了，文鸞那丫頭同他比較知心，也許她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

「那快叫文鸞去找啊！」

「我會的，不過，嫂子，咱們大夥兒暫且在家裡等著，也許他是故意躲我們，我們越找得緊，他越躲得遠，不如由文鸞單獨去找。」

「好！好，都依妳！都依妳。」

紀母早就慌得沒了主意，連聲稱好，心裡卻仍忐忑不安，焦急得不得了。

「文鸞！」栗甫夫人馬上交代：「快備車去找侄少爺。」



「是，夫人。」

文鸞頷首領命而去。這時外頭天色已晚，風勢逐漸加大，文鸞想起他們常去的「上河涯」，何不去試試，也許曉嵐就在那兒。

到了上河涯，文鸞打著燈籠，幾次都被強風吹熄，她一邊走，一邊喊著：

「昀少爺，你在嗎？」

這是個冬天的夜晚，天氣顯得十分淒冷，遠處積雪的山坡，銀色的光芒被黑夜籠罩著，在靜謐的草原上空，有星星閃爍，一株株高大的樹木，宛若戴上了雪帽，樹枝被風吹拂而發出「咻咻」的聲音，顯得十分悲涼。文鸞心中掛念著紀昀，想著他也許在雪地裡凍著了，不免憂心如焚。此刻的上河涯，景致全然不同，在冬夜裡顯出一種詭異的氣氛，以前紀昀和堂兄弟們在這兒捉迷藏，他老是從假山後面冒出來嚇他們。

「鬼是有的，否則人死後，那份靈性去了哪裡？」

紀昀常抒發他的有鬼論，並常編鬼故事哄他們。

此時星光下，樹影幢幢，令人覺得十分可怖，文鸞在園裡穿梭著，一



面不停地喊：

「昀少爺？您在哪兒啊？快出來，別讓老爺夫人擔心啊！昀少爺！」

空蕩蕩的花園除了文鸞喊話的回音外，什麼也沒瞧見，突然竄出一隻夜梟，把文鸞嚇了一大跳，她心中又急又慌，一個不留神，便被地上的枯樹枝給絆倒了，腳下一疼，她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昀少爺，您到底去了哪兒呀，如果您不在了，我也不要獨活……」

這時，從假山後面竄出一個黑影，把文鸞嚇得心臟差點跳出了胸口，她定睛一看，正是她尋覓了大半夜的紀曉嵐。

「鸞妹妹，對不起！」

他不顧一切的把文鸞抱入懷中，兩個人緊緊相擁在一起，彷彿一鬆手，就會失去對方。

這時，紀昀發現文鸞眼中還噙著淚水，顯然剛剛還跌傷了腿。

「讓我看看，腿是不是傷著了？嚴不嚴重？」

「哦，不用啦，這點小傷算不了什麼，雖然跌了一跤，但能找到您，也值得了。」

文鸞又羞怯又欣慰地說。

「對不起，都怪我不好，我實在太不中用了，大意失荊州，害妳又得等三年。唉！我恨不得早點把妳娶回家。」

紀昀狠狠的敲著自己的頭，十分愧疚地說。

「不要說三年，就是一輩子我都願意等，只怕是到時候，我成了老姑婆，您會不要我了。」

「放心，我不會讓妳變成老姑婆的，妳在我心中，永遠是十二歲。」

紀昀愛憐的捏捏文鸞的鼻尖，捉狹地說。

文鸞見他恢復了調皮的本性，才放下心中一塊大石，兩人緊緊擁在一塊兒，此時眞是無聲勝有聲，充滿了濃情蜜意。但他們彼此心中卻有些擔憂，因爲紀昀已到了適婚年齡，紀容舒早就物色了一位馬家千金要給紀昀當媳婦兒，如今他功名未考取，他們的結合，必然增添了更多的變數，這正是兩人心中的隱憂，只是此時此刻彼此不願去觸及罷了！

文鸞尋回紀昀後，栗甫夫人私下見了紀夫人一面，想設法撮合紀昀和文鸞這對有情人。



「嫂子，我知您心裡也是疼昀兒的，何不順著他，就讓他娶了文鸞那丫頭，她出身雖然貧寒，但不失為是個好姑娘家。」

「唉，妹子，做娘的哪有不知兒子心事的？但他父親的脾氣向來硬得像石頭一樣，他決定的事，哪有我置喙的餘地？上個月他才跟山東城的馬周籙提了親，再怎麼說，馬月芳還是個縣令千金，門不當戶不對的事，休想在他跟前提。」

「那麼，納為側室總可以吧？」

「再說吧，還不知馬千金的度量如何？容得了她嗎？文鸞那孩子雖然模樣兒討喜，但是看起來嫌不夠富態，只怕不能旺夫蔭子，老爺是萬不會讓昀兒娶她做正室的。」

「嫂子不是答應過昀兒，只要三元及第，就要讓他娶文鸞的嗎？那孩子性子直，對文鸞用情頗深，妳可不要誆他呀！」

「如果他眞有本事，我先前應許了他的，也好在他爹面前說情，這要看他自個兒爭不爭氣囉！」栗甫夫人隨後把紀昀叫了過去，好生勉勵了一番，總之，要他好好努力，等三元及第，才有機會「贏得美人歸」。

04 大家閨秀

話說這山東城武縣縣令馬周籙的掌上明珠，名喚馬月芳，自小生得聰明伶俐，深獲馬氏夫婦的疼愛，身爲官宦家的千金，不幸養成她嬌蠻的個性，自小她要什麼，有什麼，哪識得人間疾苦？由於她又是獨生女，佔有慾較強，也少有人拂逆她的心意。

她十八歲那年，紀容舒聽說馬家的二女兒待字閨中，且才貌雙全，便差人到馬府提親，她的侍女在前廳聽到了，趕緊向小姐報告。

「小姐，老爺夫人要將妳許配給滄州的紀昀紀少爺呢！」

「誰說我要嫁人了？那紀昀又是何許人物？」

「聽說是個才子呢！」

「才子？才子多得是，搞不好是個繡花枕頭呢！不行，我得去問個清楚才是，終身大事豈可兒戲！」

說完，丫鬟也攔不住她，馬月芳就逕自往大廳去了。她匆匆忙忙闖了進去，馬周籙夫婦正好在廳上商量事情。



「爹、娘，女兒才不想嫁人呢！」

說完，便抽抽嗒嗒的哭起來。

「啊呀，芳兒，快別哭了，這麼大個人了，爹娘難道會害妳嗎？提親的紀家這位少爺，打小就是個神童，將來必有好前程，包妳當上一品夫人。」

「誰要當一品夫人？要當妳自個兒去當好了。」

月芳揩完眼淚，沒好氣的頂撞了她娘一句。

「看，沒大沒小的，夫人，這都是給妳慣的。」

馬縣令在一旁直搖頭，也拿她們母女沒輒。月芳好不容易止住了哭，才說：

「娘，那紀昀到底是什麼人物！有何才能？爹爲何非要把芳兒許配給他？」

「他爹與你爹同朝爲官，是個公正不阿的人，這紀昀是遠近馳名的才子，一目十行，過目不忘，你爹料定他將來必能光耀門楣，所以才答應這門親事。」

「那是道聽塗說，眞有本事，得對得上我出的聯才行。」

「自己的夫婿令他太難堪總是不妥，芳兒，女子婚後從夫，妳得學柔順些。」

「才不呢！他要過不了我這一關，休想要與我成親。」

說完，馬月芳一溜煙跑了。

「唉，這孩子！」

馬夫人歎了口氣，又無可奈何的搖搖頭，誰叫自己太寵她了。

月芳回到房裡後，心中盤算著要如何推掉這門親事，便來回不停的踱來踱去。侍女小吟子見小姐一付坐立不安的模樣，便說：

「小姐，快停下來呀，您這樣繞來繞去，繞得我頭都暈了。」

「小吟子，快幫我出個主意，我總不能糊裡糊塗嫁個連面都沒見過的人，萬一他長得像『大牛』或是『馬文才』，那我豈不是完蛋？還不如去做尼姑！」

「就是說嘛！像小姐這般金枝玉葉、美若天仙，怎能隨便嫁個小癟三？我看不如我們出去打聽一下他的『行情』如何？」

「成！我想起來了，元宵快到了，不如趁著元宵賞花燈時溜出去打探一

番。」

「哇！小姐，這主意太棒了，像您這麼聰明的人，世上恐怕沒有幾人配得上啊！」

「死丫頭，少在那裡肉麻當有趣，快去把馬大叔找來，套問他大佛寺怎麼走？元宵夜我們就去看花燈，還有，不許走漏半點風聲。」

「是，奴婢這就去辦。」

見小吟子應聲去了，月芳這才鬆了一口氣。

這邊紀昀聽說父親給他訂了親，對方是山東城武縣馬知縣的千金。起初，他執意不肯，尤其自己早已有了心上人，儘管對方是名門閨秀，他都視若敝屣。精明的紀夫人，知道如果使用高壓手段，他必定反抗到底，所以使用懷柔政策勸說：

「昀兒，你心中想些什麼，作娘的豈不明白？娘知道你喜歡鸞丫頭，但是我們紀家並非一般百姓，好歹也是官宦人家，你若要娶她爲正室，叫你父親的顏面往哪兒擺？但你只要娶了馬氏，先成了家，將來要納多少侍妾，則由你作主，到時候你已是一家之主，你爹再也管不著，我想，鸞丫



頭挺懂事的，也不會計較名分，你何必爲了這事，與你父親過不去？一方面傷了父子的和氣，另一方面，反而使你爹更排斥她？」

紀昀聽了母親的話，便不再執拗，只是對於要討的媳婦兒卻一無所知，光憑媒人說什麼：知書達禮啦、才貌雙全啦、端莊賢淑啦，正是「媒人嘴，胡蕊蕊」，能用的形容詞全用上了，但他心中還是打個問號。

正好元宵節將屆，寺廟、市集都擠滿了賞花燈的人潮，許多一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官家大小姐，都作興在這個節日往承德宮附近的大佛寺去祈福，紀昀便喬裝成帶髮修行的僧人，要前去瞧個究竟。他可不想莫名其妙娶個「無鹽女」當老婆。

馬月芳與侍女小吟子，到了大佛寺門口下了轎子，紀昀一路打探，得知佳人正是他的未婚妻馬月芳，便藉口托缽向前看個分明。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請施主大發慈悲，佈施貧道，功德無量！」

說著，把一只破缽遞向馬千金，並且趁機偷偷打量她，這不看還好，眼前的她，竟是個絕世佳人，只見她穿了一襲淡藕色的綾羅衣裳，皮膚白皙粉嫩，彷彿初熟的蜜桃，身段窈窕動人，頭上梳了個雲髻，插了根翡翠

簪子，襯著她紅潤的雙頰，更顯得艷光照人，尤其那分明的五官和高雅的舉止，顯示出官家小姐不同的氣度——父親所言果然不虛。

馬月芳一見這僧侶生得五官俊朗，身材挺拔，舉止間透著濃厚的書卷氣，怎麼看，都不像是個帶髮修行的僧侶，而且憑女性的直覺判斷——對方正十分仔細的審視著自己；「哼！原來是個登徒子！」當下決定還以顏色，於是眼波一轉，便反問道：

「瘋道人，何德何能？敢求佈施？」

說完，便轉身入佛寺，分文也不肯施捨給假僧人「紀昀」。

「俏小姐，伶牙俐嘴，不怕招忌？」

紀昀不甘示弱的反詰她，被她這一罵，反倒覺得十分有趣。旋即像著了魔似的尾隨她進了寺廟。

這時，丫鬟小吟子替月芳點了香，二人跪在佛前誠心祈禱。只聽得小吟子說道：

「小姐，我方才祈求菩薩保佑妳能結金玉良緣、早生貴子。」

「啐，死丫頭，妳倒比我還急，那妳去嫁好了，剛剛妳到市集上打聽的

結果如何？」

「唉呀！紀少爺果然是『名香四海』呢，一提到他，人家都豎大拇指說：是個大才子喲！」

「長相呢？」月芳急切地問。

「他呀！有『潘安』之貌，『宋玉』之才；我的好小姐，這下子妳可以放心了吧？」

小吟子一邊說，一邊裝腔作勢的比劃，站在斜後方的紀昀，差點噗嗤笑出聲來。果然是個俏丫鬟，這對主僕眞是絕配。

「小姐，咱們快走吧，這附近的人看起來賊賊的。」

小吟子說著說著還朝紀昀這邊努努嘴、使眼色，示意她主子說，這邊有個登徒子，便拖著月芳想往佛寺外頭走。紀昀急忙上前向月芳施禮道：

「敢問施主，這佛爲何見著人就笑？」

「你有病啊？問這種怪問題？」

小吟子這顆一百燭光的菲力蒲電燈泡在一旁插嘴。

「這叫『佛見僧笑』，他是笑你僧不像僧，成不了佛。」月芳不慌不忙

地答道。

好厲害的嘴，又被奚落了一頓，才高八斗的紀曉嵐幾時吃過癟？馬上笑嘻嘻地說：

「依我看，這是『佛見佛笑』，他是笑妳美若天仙。」

「哼！出家人不打誑語，小姐，這人八成是個假道士，快走，咱們別理他。」

經過了大佛寺中的一面之緣，紀昀對馬月芳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日後兩人成了夫妻，雖不是萬分恩愛，但至少是一樁美滿的姻緣。

無巧不成書，那廂紀家正在爲紀昀趕辦婚事，而這邊栗甫家卻發生了一些變故。

原來文鸞的母親患了重病癱瘓在床，他哥哥文駒到紀府來要求讓她回去照顧她娘。

栗甫夫人早把文鸞當親生女兒看待，雖然不捨，但侍奉母病乃人子應盡的孝道，便答應她回鄉去，臨走前，又特地贈她五十兩銀子。

「這五十兩銀子妳拿去吧！至於妳母親若康復好轉，妳再自行決定回不

回我這兒，反正妳的工期正好也滿了。」

「謝謝夫人，謝謝夫人。」

文鸞跪下來，不停的叩謝，這才噙著淚，不捨的隨著文駒離去。

紀昀得知這事，透過栗甫夫人的安排，偷偷見過文鸞一面。

「文鸞！」

「昀少爺！」

兩人相擁而泣，恍如隔世，此去一別，不知何時再見，而且，紀昀即將娶妻，他們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談天說地了。

「我不如隨妳前去探望伯母，也許能幫上一點忙。」

「這怎麼成？夫人和太太那邊要如何交代？」

「不能見妳的日子，我活著好比行屍走肉，早已失去了生活的意義。」

「昀少爺，您千萬不能這樣講，您忘了您要三元及第的目標嗎？我心目中的昀少爺不是這麼脆弱的，不論我在何處，都希望能聽到您高中的消息。」

「萬一……，我一直考不上呢？」



「一定會的，我對您有信心。」

「鸞妹，我答應妳一定要考取，但妳也要答應我，不論家鄉發生了什麼事，請妳務必再回到滄州來。」

「好的，咱們一言爲定。」

兩人勾勾指頭，又蓋了手印，以示信守約定。紀昀愛憐的在文鸞的額頭親了一下，道了一聲：「珍重！」喉頭不覺得有些哽咽，就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目送紀昀離去，這時已是掌燈時分，夜幕低垂。文鸞克制著自己的情感，不敢讓淚珠滴落下來，明知此次一別，可能再無相逢之日，但像這樣深沈的愛戀，豈是時光能沖淡消褪？

她與紀昀一段純純的愛慕，始終因爲害怕別離，而不敢放進太多的感情。可是紀昀走後，她終於忍不住失聲痛哭，她已經歷過太多的苦難，當然她會再熬過這一次，只不過失去了摯愛的日子，要如何去尋找那力量的泉源？一陣駭人的孤寂如大浪狂潮般向她湧來，命運的小船不知要飄向何方？

乾隆七年，紀昀及馬月芳二人奉父母之命成了親，這天，紀府張燈結綵，紅燭喜幛，好不熱鬧，雙囍字貼滿了廂房，紀昀平日愛作弄他人，正逢他大喜之日，一干鄉親，豈會輕饒他？個個莫不趁機起鬨，直鬧到大半夜，眾人才漸漸散去。

紀昀先前在大佛寺領教過馬千金的潑辣勁兒，自然不敢造次，他見新房門掩著，便柔聲問道：

「娘子，春宵一刻值千金，可否容我進房掀妳的頭蓋？以便早點歇息？」

「照規矩來！」

「請問娘子，是何規矩？」

「對得上我出的聯再說，否則今晚請相公睡書房。」

此時，但見窗外一輪明月，掩映在一缸水中，月芳便低吟道：

「二更沈睡池底月。」

意思是說，你既然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為何不早點進房？害本姑娘左等、右等，看我不給你個軟釘子碰才怪，現在已是二更天了，本姑娘要

睡啦，謝絕惠顧了。

「好厲害的娘子。」

平日才高八斗的紀昀，一方面不勝酒力，一方面是這聯子出得的確高招，他思索了半天，竟然對不出來。慘了，今日若敗在娘子手下，豈不成爲笑柄，毀了他一世英名？他這一想，不免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這時，冰雪聰明的馬月芳見他急得滿頭大汗，心想，給他一點小教訓即可，畢竟洞房花燭夜，也不能給他太難堪，於是拾起一顆小石子，往窗外的水缸一丟。

「咚！」的一聲，機伶的紀昀馬上心有靈犀，想到了下聯：

「一石敲醒井中天。」

果然對得十分巧妙，馬月芳便開了門，讓夫婿進了洞房，紀昀小心翼翼的掀起她的蓋頭來，馬月芳一見，不禁驚呼：

「咦，你不就是那位瘋道人嗎？」

「哦，妳是那位饒舌的千金小姐嘛！」

「不成，不成，原來你早就存心戲弄人家。」月芳不禁大發嬌嗔。

紀昀趁機坐到炕沿上去和月芳並坐在一塊兒。

「那就任憑娘子處置，怎麼罰我都行。」

月芳向旁邊挪了一下，刻意保持一點距離，說：

「我還有謎題讓你猜，猜不出來，就只好請你坐板凳。」

「哎喲，我的俏娘子，我認輸了行不行？怎麼睡個覺也要考試啊！」

紀昀一面說，一面打量月芳，嘖，這俏娘子果真是個美人胚子，鳳眼朱唇和那豐潤適中的身材，顯得雍容華貴，若說文鸞是秋海棠，則月芳應屬牡丹差可比擬。

月芳拿出一首詩箋，上面寫著：

「月中秋會佳期下彈琴誦古詩中不聞鐘鼓便深方知星斗移少神仙歸古廟中宰相運心機時到得桃源洞與仙人下盤棋」

這首詩沒有句讀，而且隱藏了每句的首字，但紀曉嵐豈是省油的燈？他稍加推敲，便猜出來原來的詩句，然後朗聲唸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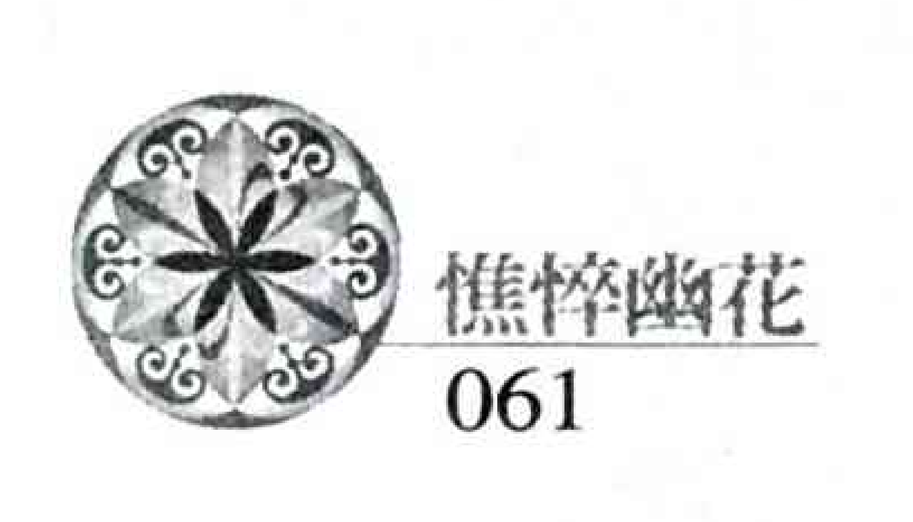
「八月中秋會佳期，
月下彈琴誦古詩。
寺中不聞鐘鼓便，
更深方知星斗移。
多少神仙歸古廟，
朝中宰相運心機。
幾時到得桃源洞，
同與仙人下盤棋。」

月芳用這首詩箋不知擊退了多少來求婚的王孫公子，沒想到才一盞茶功夫，就被紀昀輕輕鬆鬆的過了關，這回總算讓她心服口服了。

「娘子，『春宵一刻值千金，快讓牛郎過鵲橋。』」紀曉嵐捉狹地說，並且一把抱住新娘子。

馬月芳嬌羞的低下頭，這時，雲朵飄過來遮住了月亮，一對璧人在新房裡，正是說不盡的旖旎風光和濃情蜜意。

這兩人個性，月芳較爲冷靜沈著，所以在往後的婚姻生活中，她幾乎是扮演著長姊的角色，而曉嵐對她是又敬又愛。



05 憔悴幽花

乾隆十二年，紀昀終於高中解元，報馬仔來報，紀府上下登時喜氣洋洋，紀昀奉旨入京定居，但心中並未忘記與文鸞之約，他第一件事就是捎信給栗甫夫人，要文鸞進京，納她爲妾。

栗甫夫人差紀福去文鸞家提親，但由於文鸞母親已經過世，文鸞的終身大事只好由哥哥文駒做主。這文駒原本就是個不務正業的無賴，他看見紀福奉上白花花的銀子，料想文鸞這回釣上了一個金龜婿，何不趁機撈他一筆，否則他可能窮一輩子都翻不了身。於是便獅子大開口：

「要娶文鸞可以，不過……，我們窮人家，少了她幹活兒，以後很難過日子……。」

「文少爺的意思是要銀子？」

「哈哈！福大叔，您眞是快人快語，這樣吧，一個如花似玉又能幹的姑娘家，難道不值這個數目嗎？」

他一邊打哈哈，一邊伸出三根手指頭。

「三百兩？」

「不，三千兩！」

「三千兩？」紀福嚇了一大跳。

「正是，少一文都不成，請您回覆夫人吧！」

紀福把這話向栗甫夫人說了，栗甫夫人明知事情有礙，但也不得不把話帶到紀府，這事被馬氏知道了，原本心中老大不情願的她，便藉口拒絕了，並且說：

「文鸞既有這種無賴親戚，將來必然後患無窮。」

馬月芳根本不願意拿出這筆銀子來爲紀昀納妾，而紀昀礙於兩人新婚不久，也不好執意要納文鸞，只好靜待時機再說，於是，這事又被耽擱下來。

命運多舛的文鸞並不知被哥哥文駒毀了幸福，還一直被蒙在鼓裡，只知道昀少爺早已高中解元，卻未見他來提親，她左盼右盼、左等右等，心想：

「他那廝新婚燕爾，又官場得意，豈會記得與卑賤小婢的誓言？」



由於爲情所苦，文鸞不免害了相思病，身子也一天比一天羸弱消瘦，她心裡想著：彼方但見新人笑，哪聞舊人哭？文鸞淒楚的走到江邊，想起他倆那段在上河涯的時光，口中不禁唸出李白的〈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
朝如青絲暮成雪。」

她只覺得愛是神奇又甜蜜的力量，如果世界缺少了愛，彷彿天地間皆失去了光彩，只剩下冷漠相待，周圍的山光水色全都變得黯然，只因爲世界沒了愛，不再神采奕奕和光明燦然，鳥兒的啼聲不再悅耳，花兒的笑靨不再迷人，只留下一個傷心絕望的可憐人獨自面對等待的煎熬……。

文駒見紀府久久未回覆消息，知道煮熟的鴨子竟然飛了，心有不甘，便時常數落他妹妹文鸞：

「人家笑咱們文家是破落戶，終究配不上他們紀家，那姓紀的不過是對妳一番花言巧語，妳還痴心妄想當他的妾？省省吧！早日死了這條心！」

文鸞被他這一刺激，病情更加沈重了，數月來照顧母親的身心疲勞，再加上內心的憂憤，使她終於一病不起。一晚，她劇咳不止，文駒又徹夜未歸，她想起身喝口熱茶，一不小心「哇！」的吐出一口鮮血來，自知來日不多，便提起筆，在紙上寫了一首讖情詩：

「靈藥未應偷，
看碧海青天，
夜夜此心何所寄？
明月幾時有？
怕瓊樓玉宇，
依依高處不勝寒！」

詩中道出了自己的痴情和命運的無奈。



文鸞終於香消玉殞，文駒草草將她葬了。栗甫家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卻不敢讓紀昀知道，免得他悲傷。

且說紀昀這邊，自娶了馬月芳之後，夫妻煞是恩愛，但對文鸞的承諾，卻不曾忘記，每回看到院前的秋海棠，就憶起文鸞的模樣，這樣一樁心事壓在心頭，終究使他悶悶不樂。

月芳雖然佔有慾強，醋勁也大，但古時賢慧的女子，終究不願見丈夫鎮日愁眉不展，於是主動詢問原由：

「相公可是有心事？不妨明說，好讓月芳爲您排解。」

「不瞞夫人，我與故鄉之女婢文鸞有青梅竹馬之情，且曾承諾三元及第之後，要納她爲妾，如今已事隔年餘，雙方訊息全無，只怕伊人怪我成了負心漢！」

「既是如此，相公也是多情之人，豈可辜負於她？不過，她大哥文駒要求大筆聘金，這事才有耽擱，不如相公回鄉一探究竟，再作決定，如何？」

「夫人如此明理，紀昀感激不盡！多謝夫人。」

紀曉嵐深深一揖，惹得馬月芳抿嘴而笑，啐道：

「啐！別謝我，你的風流帳我記下了。」

紀曉嵐像領了聖旨般，隔天就迫不及待的兼程趕往文鸞的故鄉——獻縣。沒想到到了佳人的故鄉，卻只見到一座孤墳，在向晚的暮色中，顯得格外蒼涼。紀曉嵐不禁痛哭失聲，在墳前跪了下來：

「鸞妹，對不起，我來晚了！」

紀昀向文駒詢問可有文鸞遺言，文駒找了半天，只有一張沾了血的詩箋，就是那首：

「靈藥未應偷，
看碧海青天，
夜夜此心何所寄？
明月幾時有？
怕瓊樓玉宇，
依依高處不勝寒！」

那裡頭藏著多少哀怨呀！紀昀讀罷，痛心疾首，悲不自勝，差點暈過去，幸好隨從立即把他扶起來。紀昀交代手下拿了一大筆銀兩安頓了文駒的生活，囑他今後做點買賣維生，勿再遊手好閒，便離開了這塊傷心地。

文鸞的早逝雖然使二人無法結為連理，但是她卻成了紀昀心中永遠的女神，使他終生耿耿於懷，引為憾事。或許，人對於得不到的事物，反而成就了它十分完美的印象吧！

文鸞死後，紀昀消沈了好一陣子，尤其當他獲知原來栗甫夫人曾派紀福去提親，卻因馬氏推托不肯應允，才誤了文鸞的親事時，難免十分氣憤，但礙於婦人家，丈夫心中有別的女人，吃醋阻撓也是常情，又不好意思發作，只好賭氣冷淡馬氏，在書房中住了一段時光。

有一天，他讀到納蘭性德悼其亡妻的一闋詞〈浣溪紗〉時，不禁感同身受：

「誰念西風獨自涼，

蕭蕭黃葉閉疏窗，

沈思往事立殘陽，
被酒莫驚春睡重，
賭書消得潑茶香，
當時只道是尋常。」

人們總要到失去時，才知其可貴，他尋思，自己今日一切，若無當年文鸞深情的鼓勵，以他那散漫不羈的個性，恐怕很難有什麼成就吧？

恍惚間，他看見文鸞出現在他眼前，哀怨的眼神還含著淚珠兒，蒼白的嘴唇輕啓，幽幽的喚了一聲：

「昀少爺！」

「鸞妹，妳怎會在這兒？」

「我好冷，快抱緊我！」

「鸞妹！我想妳想得好苦哇！」紀昀向前抱緊她。

「帶我到上河涯那兒，我想看那兒的風光。」

文鸞說完即倏忽不見了。



紀昀才知原來是一場夢，他趕到上河涯，那兒景色依舊，涼亭前的海棠花瓣被秋風吹落一地。紀昀想起從前曾摘秋海棠插在文鸞鬢邊的往事，如今佳人芳蹤已逝，觸景傷情，真是情何以堪？於是，他在小亭上題了一首詩，悼念這位紅粉知己：

「憔悴幽花劇可憐，
斜陽院落晚秋天；
詞人老大風情減，
猶對殘花一悵然。」

這幽花、殘花指的便是文鸞。誰說男兒有淚不輕彈？此刻，深情的紀昀，眼角正泛著淚光呢！



06 紀大煙袋

紀昀與馬月芳結縭之後，紀昀逐漸收起玩心，因爲馬月芳端莊賢淑、一派大家風範，相對於紀昀那捉狹調侃的個性，呈現了互補的作用。有時候，她的機智嚴厲，正好可以制止紀昀的率直任性。紀容舒的眼光果然不差，他選的這門媳婦正是紀昀的剋星，所謂「惡馬惡人騎，胭脂馬遇到關老爺」正是這個道理。

紀曉嵐愛抽煙是遠近馳名的，而且煙癮奇大，總是隨身攜了一個大煙袋，所以外號又叫「紀大煙袋」。

有一回，乾隆得了感冒，咳了好一陣子，太醫仔細看診後，便說：「啓奏皇上，依臣之見，皇上近日若能少抽煙，咳嗽的症狀才可改善，因抽煙對肺部刺激極大。」

乾隆依言戒了幾天的煙，發現肺部果然舒坦許多，痰也少了，於是下令朝臣戒煙，以維健康，他自個兒也帶頭戒煙。

某日早朝時，乾隆穿著黃緞彩繡龍袍，坐在龍椅上。這袍子繡以九條

金龍，龍紋所繡的位置，在胸、背、兩袖端各繡正龍一隻，左右前後四開衩，交襟處繡行龍各一隻，另有一條行龍隱藏於襟內下襬。

古時候認爲天子就是龍，穿著後，合爲九龍。同時龍袍不論由正面或背面觀之，均可看見五條龍，正是「九五之尊」的象徵。

但見滿朝文武齊聲賀道：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眾卿平身！」

乾隆銳利的眼光逡巡了一下，隨即捻著鬍子，點頭說道：

「自朕明令戒煙之後，空氣清新不少，愛卿們也顯得精神奕奕，哈哈！」

這時，忽有侍衛來報：

「有俄國使者來訪，請皇上宣他進殿！」

乾隆聞言，喊：「宣！」

只見這位俄國使者生得人高馬大，濃眉大眼，那肥厚的酒糟鼻，正是名副其實的「蘇俄大鼻子」，頭上戴著一頂絨帽，身上穿著皮裘，虎背熊

腰，腳上踩著一雙鹿皮靴子，看來十分威武，而且「俄」形「俄」狀。他一開口，聲若洪鐘，氣勢凌人，一踏進金殿，旁若無人，只見他一抱拳，便朗聲說道：

「閣下想必是大清皇朝的皇帝吧？我這兒有付對聯，不知可有人能對得上？」

「放肆！來者何人？」乾隆微慍地問。

「我，俄羅斯使節——拉索托夫，來華學漢文已有數年，今日特來討教！」

「大膽！見了皇上還不下跪？竟還出言無狀！」殿前侍衛大聲喝止他。

「下跪？我又不是你大清子民，何需照你們的規矩？若對得上我的聯，要我尊敬你們還不遲。」

乾隆見他態度傲慢，本欲動怒，繼而一想，不如先沈住氣，看他葫蘆裡賣什麼藥？便道：

「對聯儘管呈上。」

拉索托夫依言趨前呈給乾隆，乾隆打開對聯一看，臉色丕變，原來對

聯上頭寫著：

「我，俄人，騎奇馬，張長弓，單戈成戰，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

乾隆轉向群臣問道：「卿等可有下聯可對？」

這付上聯，明明是污蔑清廷的意味，而且十分霸氣，偏偏這對仗極難，群臣抓頭搔腦，一時之間，竟無人能對出下聯，個個面面相覷，又羞又怒，卻對不出來，俄使見狀，更加得意，不覺仰天大笑：

「哈哈，人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但以我區區一介外族，不過鑽研數年，便難倒諸位大臣，難道這金殿之上，全是酒囊飯袋？」

「……」大家怒目以視，卻好像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眼睜睜的受他侮辱，卻無招架之力。這時，空氣彷彿凝固了，氣氛十分緊張，好像炸彈要引爆的前一秒，一觸即發。

「哈！哈！倘若七天內，無人能對上這付聯，你們有何顏面再稱大清帝

國？不如向我朝俯首稱臣！」

俄使剛講完這句話時，突然間，紀昀的袍子下冒出了一陣陣的煙，一會兒就竄出了一條火舌，紀昀趕緊從袍子下抓出一個大煙袋，接著趕緊撲滅火舌。原來，自從皇上帶頭戒煙後，他便把煙袋藏在袍子底下，一得空，便偷偷抽它一口，過一點煙癮，沒想到這回不小心，竟把袍子燒了一個洞，大臣們一見，忍俊不住，差點兒笑出聲音來，但眼前這節骨眼，大家又不好意思笑，只好憋住，這時，乾隆忽然想起紀昀向來有文才與急智，便假意怒道：

「大膽紀昀，我道是大夥兒都戒了煙，原來你背地裡陽奉陰違？今日就罰你對這付聯子，要是對不上來，朕就摘了你那頂戴花翎！」

「皇上，可否容臣先抽一口煙，才有靈感可對上？」

「行，若你今日可對上這聯子，朕就特准你不必戒煙。」

於是紀昀就大搖大擺的，氣定神閒的在皇上及群臣面前，拿起煙袋，如獲至寶似的，抽了一大口煙，又吐了吐煙圈，才十分滿足的對俄國使者說道：

「你這什麼拉繩子的莽夫給我仔細聽著，我要對下聯了：

『爾人你，襲龍衣，偽為人，合手即拿，魑魅魍魎四小鬼，鬼鬼在邊。』」

此聯不但對仗工整，而且三言兩語，就把俄使貶得一文不值，只見那位拉索托夫，聞言面紅耳赤，二話不說，便夾著尾巴，逃出殿外去了。

這時，朝臣們莫不鼓掌齊聲叫好，連乾隆也忍不住笑著說：

「紀卿，看來，朕只好准你繼續抽煙了！」

「謝皇上恩典！」

「哈哈哈！」

乾隆見紀昀擊敗了來挑釁的俄國使者，龍心大悅，忍不住哈哈大笑，宣佈退朝。

這紀昀早朝之後，回到家裡，卻發現煙袋不見了，回頭路上也遍尋不著，十分焦急，馬夫人見他慌裡慌張的找東西，便問：

「相公，可是失落什麼東西？」

「夫人，我的煙袋不見了！」

「皇上不是規定戒煙了嗎？還找它做啥？」

「不，皇上今天親口欽賜我可以抽煙的。」

「什麼？皇上特准您抽煙啦？完了！我又得與煙味共舞了。」

「夫人快幫忙找呀，不抽煙挺難過的。」

「甭找了，我有法子，不過……若是我找著了，你要怎麼謝我？」

「哎喲！我的好娘子、好姊姊！只要找著了，一切都依妳！」

「這事好辦，我叫個丫頭到市集賣舊貨的攤子上找找看，幸好，你那煙袋子特別大，容易辨認。」

約莫過了半晌，馬夫人的丫鬟果然帶回紀昀的大煙袋，紀昀見狀，大喜過望，不禁對馬夫人豎起大拇指：

「夫人果然高明，佩服、佩服！」

「看人家都被你的煙薰黑了，討厭！」

夫人嬌嗔了一句，還給紀昀一個「眞拿你沒辦法」的衛生眼。

07 智鬥劉羅鍋

一日傍晚，紀昀正在堂上喝茶，忽有家丁拿來一封書信，紀昀打開一看，原來是故鄉一位叔侄寫的：

「伯父大人：

久疏問候，請見諒！

今年秋，家鄉因田地遭蝗蟲災害，收成普遍欠佳，大家生活叫苦不迭，更怕繳不出官糧，不知如何是好？大夥兒商量要我修書予您，懇請伯父奏明聖上減徵官糧，以渡難關，則鄉親幸甚，感懷不盡！

請伯父大人玉全

侄　鈞儒　敬筆」

紀昀閱畢之後，又搖頭又歎氣，馬夫人見狀，拿過信一看，便說：

「我道是什麼難事？您平日口才犀利，死的都被你說成活的，再說，皇上原本勤政愛民，奏明緣由，豈有不答應之理？」

「夫人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不護己，天誅地滅，誰無私心？萬一皇上答應我減收滄州的官糧，其他大臣也要比照辦理呢？豈不教他爲難？若全都答應，朝廷豈不是無稅可收？再說那些平日妒恨我的人必然會說我『私心太重』；只知袒護自己的家鄉，卻要使國庫空虛。」

「照您這麼說，那這件事看似簡單，其實是很棘手囉？但滄州父老生活困境迫在眉睫，又要如何是好？」

「嗯……我想想看，有了，夫人妳不必擔心，山人自有妙計！哈！等著瞧！暫時不告訴妳。」

「又要惡作劇了？每回都這樣神秘兮兮的，眞叫人討厭！」

「哈哈，說出來就不稀奇了嘛！」

早朝之前，紀昀在金鑾殿門口就見到劉墉，塞喧了一陣之後，便問劉墉：

「喂，羅鍋子，你知道什麼地方產的蘿蔔最大嗎？」

「紀大煙袋，這點常識你都不懂？當然是俺老家山東的最大啊！」

「胡說，依我看，該是滄州的蘿蔔比較大。」

「睜眼說瞎話？明明是山東的大，怎可硬拗？」

「咱滄州的大！」

「俺山東的大！」

「滄州！」

「山東！」

「……」二人爭得面紅耳赤，差點捲起袖子打架了。

這時，侍衛高聲喊道：

「皇上駕到！」

二人這才止住吵鬧，隨同群臣給皇帝跪安。

「方才是誰起爭執？何以吵鬧不休？」

「是他！」

「不，是他！」

理。」

「原來是二位賢卿，到底何事起爭執？說來聽聽，好讓朕給你倆評評

「啓奏皇上，紀學士正與臣爭論哪個地方所產的蘿蔔較肥大？臣以爲應屬臣之故鄉，山東產的蘿蔔最大，他偏要說是滄州的大。」劉墉搶先奏明。

「哦，原來是爲了這件小事啊！哈哈，我說二位賢卿，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不如你們二人各自回去取家鄉的蘿蔔來，再當殿比對一下，誰大誰小，不就分曉了嗎？這事三天後再議如何？」

「皇上聖明！臣等遵旨。」

劉墉及紀昀二人應聲退下。隔了三天，劉墉果然命兩人抬來一個巨大的蘿蔔，這個蘿蔔又肥又大，粗如水缸，重約上百斤，得兩人才抬得動。

但是等了半晌，卻不見紀昀的人影，大家開始議論紛紛：

「紀學士這回糗大了，牛皮吹破了，不敢出來見人了。」

「……」

大家正在竊竊私語時，只見紀昀滿頭大汗的從外頭走進金鑾殿來。

「紀卿，怎麼兩手空空呢？你的滄州大蘿蔔呢？」

「啓稟皇上，臣——臣翻遍了滄州，只找到這根蘿蔔。」

紀昀十分惶恐的站在金鑾殿上，然後東摸西找的，從口袋裡搜出一根又瘦又扁的蘿蔔乾來，登時，乾隆及群臣均忍俊不住，哄堂大笑。

「紀卿啊，你這不是太荒唐了嗎？顯然山東的蘿蔔比你們滄州的蘿蔔大多了嘛！」

「嘿！大煙袋，這回你心服口服了吧！」劉墉得意極了，面子十足。

這時，紀昀趕緊持著笏版跪了下去：

「啓稟皇上，既然山東蘿蔔又肥又大，顯見今年收成良好，不如酌增稅收；而滄州蘿蔔又乾又扁，收成必然不佳，請皇上免徵官糧，以昭示吾皇體恤百姓及好生之德。」

「嗯，嗯！紀卿所言甚是，既然如此，朕就免徵今年滄州的皇糧、酌增山東的稅收，以補不足。」

「謝皇上恩典！」

「這——這——」

劉墉沒料到紀昀幾句話就讓情勢來個大逆轉，他氣急敗壞的說不出話來，紀昀在緊要關頭時，四兩撥千金，三言兩語就扳倒了他，令他輸得很難看；而且，家鄉的父老如果知道是因爲他炫耀大蘿蔔，害大家必須多繳皇糧，必然成了過街走鼠，人人喊打！簡直是無顏見山東父老！唉！

而紀曉嵐在自導自演這一幕後，終於不辱家鄉父老的使命，巧妙的免了皇糧，解決了滄州的困境。

話說劉墉自那日在金鑾殿與紀昀比蘿蔔，落得慘敗之事，令他覺得眞嘔，心裡盤算，只要逮到機會，一定要紀大煙袋出糗，好消心頭之恨。

湊巧某日，有外國使者進貢了一對瓷桶，這一對瓷桶作工精緻、晶瑩剔透，不時泛發著釉光，而且上面還繪著五彩龍紋，乾隆大喜，特地命人把它擺在金鑾殿入口的門邊，一方面作爲裝飾，一方面又可顯示大清皇朝的威儀。

一日早朝後，劉墉看到這對瓷桶，靈機一動，遂隨口問紀昀：

「紀大人，眼前這兩只瓷桶是外國使節所送，看著十分礙眼，不知閣下



是否膽敢將它砸了？」

「我若是敢呢？」

「紀大人若敢砸壞其中一只，我就把皇上御賜的寶硯奉送給您！」

劉墉早知紀昀對他的寶硯覬覦已久，故意放長線釣大魚，以使他落入陷阱。

「行，衝著您那方寶硯，我甘冒砍頭的危險，咱們一言為定，劉大人可不許食言。」

「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紀昀聽劉墉下了承諾，想都沒想，二話不說，取了一根粗木棒，「ㄆㄧㄥㄆㄧㄥㄆㄤㄆㄤ」三兩下就把金鑾殿口其中一只瓷桶砸得稀巴爛。

劉墉當場給嚇傻了。

「這，這可不得了，紀大人，您這回可是吃了熊心豹子膽，看皇上怎麼治罪於您？」

「劉大人，且莫驚慌，明日早朝，記得帶寶硯來吧！」

紀昀倒是十分鎮定，絲毫不以為意，還篤定的交代劉墉要記得帶寶硯

來呢。

第二天剛上早朝，文武大臣，一聽說殿外的瓷桶是紀昀砸的，不禁議論紛紛，交頭接耳地說：

「這紀大人也未免太囂張了，仗著皇上寵愛，竟然連外邦進貢的寶物也敢砸毀？」

待乾隆上殿一看，自然是氣得臉都綠了。

「大膽紀昀，竟敢如此放肆？今日若不懲治於你，你眼中可還有朕？來人呀，把紀昀拖出去斬了。」

被殿前侍衛押往殿外的紀昀卻哈哈大笑道：

「臣忠君為國，死又何懼？只可惜皇上枉殺了一名忠臣，可惜呀，可惜！」

這話引起了乾隆高度的好奇心，便示意侍衛說：

「且慢，叫他回來問話。」

「你剛剛說朕會錯殺忠臣，原因何在？」

「啓稟皇上，請容臣說緣由，他國使節何以進貢此一對瓷桶？其用意甚



明，無非是要詛咒我大清，因自古以來，只聽說皇上『一統』天下，豈有『二桶（統）』之理？這分明是要暗諷我國運偃蹇不順，竟然還擺在這金鑾殿口，外邦正在恥笑我們無知呢！故皇上明鑑，理應砸去一桶，以確保萬里江山。」

乾隆聽他說得頭頭是道，臉色終於平靜下來，並且頻頻點頭。

「這麼說來，朕錯怪你了，紀大人爲了國家社稷，甘冒不韙，實則用心良苦，朕一時不察，差點誤斬了忠臣呢！愛卿快平身，朕恕你無罪。」

「謝萬歲！謝萬歲！」

紀曉嵐向皇上磕頭答謝之後，便向劉墉使了使眼色，劉墉心中一懍；慘了，慘了，這下賠了夫人又折兵，自己那方心愛的寶硯，竟然不保了。

據說劉墉那方寶硯，倒上水，即可顯出字來，爲皇上御賜的文房寶物，十分珍貴，書法絕妙的劉墉還視爲傳家寶呢！

春天一到，百花爭妍，御花園的花朵齊放，令人賞心悅目，這日乾隆遊興正濃，早朝之後，特地邀宰相劉墉到園裡賞花。

眼見滿園春色，景致宜人，乾隆倍覺神清氣爽，詩興大發，遂隨口問身旁的劉墉道：

「朕常聽太后誇讚宰相，今有一謎題，不知宰相能否爲朕解答？」

「皇上請說。」

「什麼最高？什麼最低？什麼在東？什麼在西？」

「這……臣一時還思索不出答案，容臣明日再稟如何？」

「好吧！就限你明日早朝時，把謎底告訴朕。」

劉墉退朝回家之後，左思右想，尋思不出較妥當的答案，在廳堂上來回踱步，十分煩躁。

「相公，到底有何事煩心？瞧您回來之後一直唉聲歎氣？」

「夫人有所不知，伴君如伴虎，皇上今早在御花園隨口誇獎我之後，卻要我解謎題，我把鬍子都快捻光了，也想不出合適的謎底來啊！」

「相公，這事何不請教紀大人？他平常最有急智，問他準沒錯！」

「可是……前幾天我們才在殿上鬥嘴，去請教他，總是有點尷尬。」

「這就是您的不是了，紀大人雖然愛開玩笑，但心地善良，並非器量狹

小的人，古人說：『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虛心向人討教，反而是美德呢，而且這麼一來，也可化解彼此間的芥蒂。」

劉墉說完，便馬上趕赴紀府。紀昀見是宰相來訪，趕忙熱情相迎。

「夫人眞是通情達理，我這就去問他。」

「宰相蒞臨，令寒舍蓬華生輝，眞是榮幸！榮幸！」

「紀大人莫見笑，實不相瞞，皇上今早出個難題給愚兄，限明天早朝應答，特來請教賢弟，望紀大人不吝指導！」

「劉大人怎地客套起來了？皇上到底出了什麼難題？何妨說來聽聽，咱們一同研究研究！」

「是道謎題：『什麼最高？什麼最低？什麼在東？什麼在西？』」

「皇上問這話時，人在哪兒？」

「御花園！」

「那麼咱們得實地演練一下，才錯不了。」

說著，二人來到紀府的後花園，紀昀對劉墉說：

「您仔細瞧瞧，這花園中的東西，什麼最高？什麼最低？」

「架上黃瓜最高，茄子最低！」

「很好！再看看什麼在東？什麼在西？」

「冬瓜在東，西瓜在西！」

「這就對了！看，答案就是這麼簡單。」

第二天早朝，乾隆記性挺好，馬上向宰相劉墉提起昨天的謎題。劉墉胸有成竹，便從容的答道：

「架上黃瓜最高，茄子最低；冬瓜在東，西瓜在西。」

乾隆坐在龍椅上一聽，臉色丕變，顯然非常不滿意宰相的答案，心中直嘀咕：這個劉羅鍋，回去想了半天，怎會蹦出個低俗不堪的答案來呢？於是便詢問群臣：

「眾卿可有較合適之解答？」

朝臣個個面面相覷，不敢隨意作答，怕惹得皇上不悅。這時乾隆一眼瞧見紀曉嵐，便指定他回答。

紀昀急忙跪地奏曰：

「皇上最高，為臣最低。文官在東，武官在西。」

「呵！呵！紀卿果然高明、高明！」

好大喜功的乾隆一聽，簡直說到他心坎裡去了，頻頻點頭微笑，讚許紀曉嵐。

出得金鑾殿後，劉墉對這次又被紀昀擺了一道，十分惱怒，當下怒目而視道：

「紀大煙袋，你可眞行啊！背地裡留了一手，害我在皇上面前出醜！」

「丞相大人請息怒，這可不能怪我，答題要看場合，隨機應變，剛剛是在金鑾殿上，又不是後花園，你那樣又是黃瓜又是冬瓜的，當然不合時宜，難怪皇上生氣嘍。」

「哼！算我倒楣，你是黃鼠狼給雞拜年，從來沒安什麼好心眼。」

劉墉說完，氣呼呼的拂袖而去。

08 趣聯妙對

紀昀前日因教劉墉答題之事，惹得他惱怒異常，自忖此回玩笑開得的確有點過火，於是一日退朝後，便走到劉墉面前，欠身拱手一揖道：

「劉大人，日前有得罪之處，還請見諒。我聽說城西有一戶富豪，今日正在給高堂祝壽，咱二人不妨前去坐席如何？」

劉墉見著紀昀，原本板著臉，但見他好言相約，卻不好意思再堅持，愕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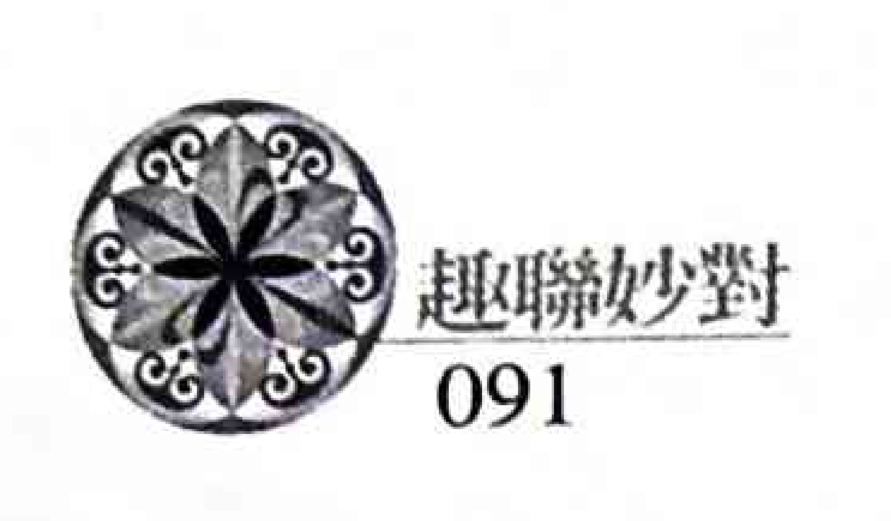
「那戶人家我們又不相識、又無帖子，如何去坐席，讓人招待呢？這事恐怕不妥吧！」

嘴裡客套，心中則是想：

「只怕你又要來算計我了，才不上你的當呢！」

誰知紀昀卻拍拍胸脯道：

「劉大人不必擔憂，這事就包在我身上，包管您在那兒吃香喝辣的，被奉爲上賓呢！」



「好吧，這就去得！」

劉墉知道紀昀鬼點子多，他既然胸有成竹，必有打算，不如隨他前去，探個究竟。

「且慢，我倆必須先換下朝服，以平民打扮去赴宴。」

「這怎麼成？不穿朝服，誰搭理我們呀？難道要攜厚禮去祝壽不成？」

「也不必攜厚禮，咱們是『空手到』——兩串蕉！嘿嘿！」

紀昀不改調侃本性，還把雙手在劉墉面前晃一晃。劉墉被他弄得一頭霧水，霧煞煞，但也只好依言行事。

二人一前一後來到城西首富大宅處。只見大宅門口張燈結綵，賀客盈門，好不熱鬧。紀昀拉著劉墉也不客氣，未等門房引進，就大搖大擺的走進去坐在大廳上席，大廳上的賓客一見二人一來就坐在上席，想必是主人的近親長輩，也不好意思查問，只在底下竊竊私語：

「這兩位賓客到底是誰呀？怎地十分陌生？」

大夥兒納悶著，卻都不好意思發作，沒想到紀昀這時卻從座上站了起來。

「咳！咳！各位，我身邊這位兄弟，可是仿劉墉劉大人字體的高手，只要他一揮毫，包管你們分不出眞僞。今天我們兄弟倆恰巧路過這裡，才知恭逢老太夫人壽筵，來不及準備賀禮，權請我這位兄弟爲老夫人寫一付對聯，聊表敬意如何？至於聯句，就由在下來說吧！」

「好！好！這主意不錯！」

主人樂得壽筵上有個「即興」節目，可以賓主盡歡。於是命家僕迅速備妥紙筆硯墨。

劉墉心中暗自覺得好笑，沒想到這紀昀竟來這一招，說到寫字，他是當代一絕，自然難不倒他，至於聯句嘛，就要看紀昀如何表現了。

紀昀在大廳踱了幾步後，朗聲吟道：

「這個老婆不是人。」

「嘩！」此語一出，震驚四座，大家面有慍色，想不到這兩個來「白吃」的不速之客，竟然口出狂言，咒罵老壽星，簡直傲慢無禮極了！

接著，大家低頭一看，那位仿劉墉書法的老頭，竟然刷刷兩下子就寫了上述那幾個大字，龍飛鳳舞，筆力遒勁，果然與當朝劉丞相的字十分神

似。

主人這時怒目以視，正待發作，卻見紀昀擺了擺手，示意對方不要開口。

「且慢，我這兒已想好下聯：『恰似南海觀世音。』」

「呀！好妙的下聯。」

眾人原本被他激得十分高昂的情緒，因他這句巧妙的下聯，彷彿一下子從地獄又被拉回了人間，忍不住拍手叫好。

「各位看倌，我這兒又想好了上聯：『養個兒子會做賊』。」

「嗄！」

又來了，這個酸秀才，八成腦袋有問題，怎麼罵到主人頭上去了？這句話顯然又引起公憤了。

男主人氣得鐵青著一張臉，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

「諸位請稍安勿躁，我這下聯也已想好了，正是『偷得蟠桃獻娘親』！」

接著，家丁把劉墉寫好的對聯貼到牆上去，眾人一看，齊聲唸道：

「這個老婆不是人，
恰似南海觀世音。
養個兒子會做賊，
偷得蟠桃獻娘親。」

眾人吟畢，一面鼓掌、一面叫好，這付對聯眞是絕妙，既幽默又有趣，還把老壽星、男主人都捧上了天，大家不禁對他倆刮目相看。

主人這時轉怒爲喜，急忙把劉墉和紀昀奉爲上賓，熱情的招待。賓客中已有人交頭接耳的臆測——

那位出對聯的，想必是詼諧風趣的紀大學士；至於另一位駝著背、書法高妙的，必然是宰相劉羅鍋了。

於是大家蜂擁而上，紛紛要求劉大人題字，以取得他的墨寶，劉墉被擠得喘不過氣來。心中一驚：

「糟糕！又著了紀大煙袋的道兒啦！」



再說自從紀昀上回與劉墉打賭，砸了金鑾殿的瓷桶而贏了一方寶硯後，這事幾乎無人不曉。馬月芳有個堂弟，仗著家中稍有財勢，才謀得一份文職，但不學無術，是個沒什麼內涵的紈褲子弟，他有個癖好——專愛收集珍奇古玩，所以一聽說姊夫得了一方寶硯，自然垂涎萬分，便想藉著姻親關係向紀昀索取。

紀昀見他前來要這方寶硯，礙著他是妻舅，又只是一塊硯台，若明著拒絕，豈不小器？只怕太座得知，又要叨唸半天。念頭一轉，便對小舅子說：

「小舅爺看中這方寶硯，紀昀豈有不奉送之理？奈何近日前來索取的親友太多了，我不得已，為了公平起見，只好設下謎題，給大家猜猜看，凡是猜中的人，便可取走寶硯。」

「既然如此，我也不便強求，就請姊夫出題吧！」

「謎題是：

『層層疊疊是什麼？

稀稀拉拉是什麼？
一頭尖尖是什麼？
又青又白指哪個？』」

「這……這……」他搔搔頭，想了半天：「姊夫，可否容我回去思考一下，明天再來應答？」

「行，明天舅爺若能想出謎底，儘管取走寶硯便是！」

「多謝姊夫！」

馬大少爺十分興奮的拜別離去，心中念頭卻是：這有何難？待到晚上，只要向堂姊討教一番，枕邊細語，還怕她套不出謎底嗎？

所以他告退之後，馬上轉進內室，找堂姊去了。

月芳閒來無事，正在攏鏡梳妝。馬公子向前一揖道：

「小弟見過大姊，給大姊請安！」

「喲！眞是稀客啊，小弟，今兒個怎有空光臨寒舍呢？」

月芳對這個寶貝堂弟，眞是又疼又惱，知道他好玩不上進，但也沒



輒。馬家人丁單薄，他就是給慣壞的。

「事情是這樣的，……」他見四下無人，趕緊附耳過去，向月芳嘰嘰咕咕的說起索寶硯的事。

「還望大姊成全！」

「你姊夫也眞是的，東西送人還得考試？不過這事不難，你明天一大早先過我這兒來，我告訴你謎底便是。倒是你，老大不小的人囉，少有個正經樣，可要給咱們馬家爭氣點。」

「姊姊教訓得是，不過妳啊，別嫁個三五年就像老媽子一樣嘮叨好不好？小心姊夫嫌妳！」

「啐！去去去！從沒個正經！就是給你娘寵的，才說你一句就數落起我來了，看我幫不幫你問謎底？」

「啊唷！我的好姊姊、姑奶奶，拜託！拜託，我給您賠禮了！」

說完拼命打躬作揖向月芳賠不是，把月芳逗笑了。

隔天早上，馬少爺果然又來向紀昀索取寶硯。

「我出的謎題你猜出來了沒？」

「那倒容易，我回去不久，便想出答案來了。」

他十分自信地說。反正標準答案今天一大早，月芳姊就已經告訴他了，眼看寶硯垂手可得。

「既然如此，把答案說說看。」

馬少爺一聽，像背書似的，把謎底說出來：

「層層疊疊是牛糞，
稀稀拉拉是羊屎，
一頭尖尖老鼠屎，
又青又白雞拉屎。」

紀昀聽完，面色凝重，義正辭嚴的指責小舅子：

「我道你是想了什麼高明的答案，虧你還當個師爺，枉讀多年聖賢書，腦袋裡裝的竟然全是屎？」

「那……謎底到底是什麼？」

馬少爺被罵得滿臉豆花，嚅囁地說不出話來。

「你聽著：正確答案應該是——

層層疊疊六部經，

稀稀拉拉滿天星。

一頭尖尖金不換，

又青又白辨忠奸。」

馬少爺被他這一教訓，滿臉羞愧，夾著老鼠尾巴，倉惶的逃出了紀府，從此，回馬家發憤圖強，閉門苦讀。

註：金不換是指皇帝御賜給紀昀的毛筆；青是指青衣，係國劇裡的女主角，而白則指白臉，指的是奸臣。



09 諫乾隆

乾隆這一陣子鬆懈朝政，喜歡在內宮玩樂，令忠心耿耿的大臣們憂心忡忡，但大家都不敢直言勸諫，因爲以乾隆好大喜功的個性，只有奉承阿諛的話他喜歡聽，若是批評忤逆的話，他不只會勃然大怒，一個不小心，腦袋可能搬了家，所以群臣噤若寒蟬，沒人敢去勸諫。

這天，乾隆與幾個大臣在八仙桌上搓痲將，乾隆突然問道：

「這八仙桌指的到底是哪八仙呀？」

「稟皇上，這八仙指的是呂洞賓、漢鍾離、曹國舅、張果老、李鐵拐、韓湘子、藍采和、何仙姑。」

幸好，紀曉嵐學問淵博，這還難不倒他，他沈吟了一會兒，便胸有成竹地說：

「皇上，這緣由說來話長，容臣來說何仙姑的故事吧！」

「愛卿快說，朕最愛聽仙家的故事了。」

「何仙姑原本名叫何瑞蕊，爲一富翁之獨生女，自幼即茹素，並愛研讀

道教經典，及笄之時，王孫公子追求者甚多，但瑞蕊堅持不願婚配。

富翁深怕斷了香火，便極力說服女兒招贅，瑞蕊只好提出條件：一必須有文才；二必須年紀老大，才肯允婚。

這事被道教七仙知道了，認為她具有仙家慧根，想幫助她得道成仙，便派年紀最大的張果老，下凡去何家應徵。

經瑞蕊面試結果，這張果老果然文才出眾，而且年紀又比一般人大，符合條件。

可是何員外反而不贊同，他認為女兒選的女婿老得都可以做自己的父親了，讓他喊『岳父』，眞是成何體統？

於是暗中與僕人阿龍設計，向張果老說：

『小姐姑素已久，向來愛乾淨，姑爺進洞房之前，不如先沐浴淨身，再進洞房。』

張果老當下允諾。

僕人隨即抬來一個大澡缸，底下加了柴火，待張果老一進去澡缸內，就合力蓋上一個大鐵蓋，並且不斷加柴火，打算把這又醜又老的姑爺給活



活悶死。

悶了大半天，眾人見缸內毫無動靜，八成已死在裡頭，便掀開蓋子瞧個究竟；不得了啦，從缸內蹦出個又俊又俏的年輕人來，把大夥兒嚇得兩腿發軟。

『啊！妖怪呀！』

何瑞蕊小姐一見是個年輕人，又不肯嫁了，張果老只好支開眾人，以便說服她：

『何小姐，我並非什麼妖怪，而是七仙當中的張果老，因見小姐有意修道，特來成全，今後你我名爲夫妻，實是道友，待到修成正果，再一同升入仙班，不知意下如何？』

何小姐當下允諾，後來二人果然證道，同列仙班。這就是八仙中何以有仙姑的典故。」

乾隆聽得津津有味，不覺詩興大發，乃微笑道：

「聽紀卿這麼一說，倒引起我的靈感，不如出個聯給你們對：



『七男一女同桌凳，何仙姑怎不害羞？』」

紀曉嵐聞言，正色道：

「三宮六院多姬妾，聖明主理當自愛！」

乾隆乍聽，這擺明是諷刺我風流無度、荒廢朝政之意，正待發怒；繼而念頭一轉，紀昀平時喜愛嬉笑戲謔，但骨子裡其實忠君愛國，且他這下聯對得工整漂亮，他要斥責也找不到理由，分明是藉著對聯來勸諫朕嘛，雖然氣得牙癢癢的，卻也不好馬上發作。

幸好這件存在乾隆心中的芥蒂沒多久就因爲紀昀爲他出了個好主意，而被撫平了。

原來，乾隆生性雖然風流，但與皇后感情卻不錯，不過，皇后連生了兩個龍子之後，這兩個龍子先後在兩、三歲時夭折。皇后失去愛子，鎮日

傷心，隔了不久，也去世了，只留下一個閨女。乾隆見皇后已死，自然格外疼愛這位格格，但說也奇怪，這位格格，額頭上卻有顆明顯的痣，據算命的說，這痣是主賤之相，必須改姓，由他人撫養，否則日後運途偃蹇，乾隆一聽，十分煩惱，皇后皇子先後過世，他哪肯再捨下這心中一塊肉？進退兩難之際，便命智多星紀曉嵐進宮商議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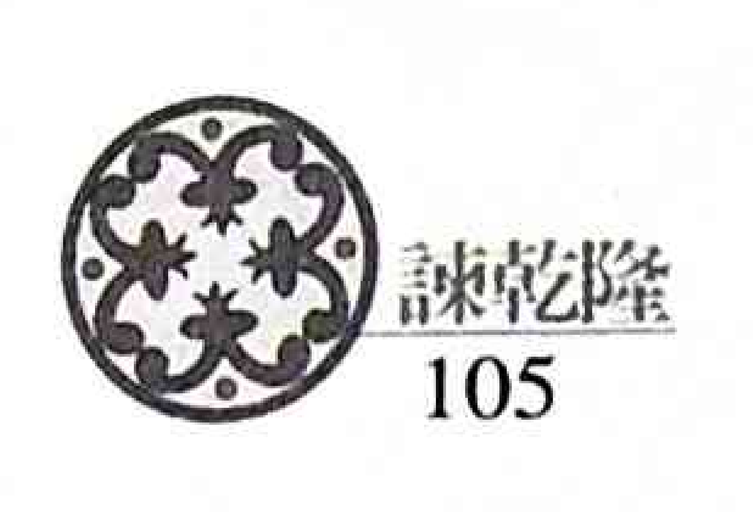
「皇上，這事必須有萬全之計，第一、既要格格過繼給他人撫養，又要使皇上父女之情不致斷絕，但若被他人知曉萬歲爺經常去臣子家造訪，總是有違君臣之禮的。」

「我就是爲這事傷腦筋呀！」

紀昀思索了片刻，說道：

「有了，皇上不如將格格寄養在中堂大人于敏于大人家中，然後許婚給第七十二代衍聖公——孔憲培，如此一來，皇上可藉祭孔之名，前去看閨女，一方面又可掩外人之耳目。再說，格格嫁入孔門世家，又豈有運途偃蹇之理？」

「嗯，這的確是萬全之策，朕不但可以名正言順的去見愛女，又可贏得



尊崇儒教的美名。哈，哈，紀卿，眞有你的，三言兩語就解決了朕的煩惱。看在此次你出主意的分上，上回僭越之事就不與你計較了。」

哦，原來上回諷諫皇上的事，他還記在心上呢，紀昀一想，趕緊惶恐的跪了下去：

「臣惶恐，臣用心良苦，祈請萬歲爺深思。」

「朕知道，不能悅納忠言，朕還算是明君嗎？紀卿請起。」

於是，乾隆果將女兒寄養在中堂大人家中，據說乾隆前後八次拜謁孔府，就是爲了看掌上明珠。而經過紀昀的勸諫，乾隆也的確收斂了不少。

10 巧智抗和珅

大貪官和珅善於逢迎，他把乾隆愛慕虛榮的心理拿捏的恰到好處，自古以來，人都是貪生怕死的，尤其是貴為君王，更希望能長命百歲，以便永遠享受榮華富貴，針對這個弱點，和珅不斷的獻殷勤，引薦什麼道行高深的天師，專門為皇帝冶煉長生不老的丹藥，乾隆自然信以為眞。有一天，乾隆正與群臣商議大事，卻見和珅進宮獻上一小壺「不死酒」，並奏曰：

「皇上，此乃張天師經數月閉關，以犀角、緊花、玉露、靈芝等各種珍貴上等藥材煉製而成的『不死酒』，只要啜上一小口，保證皇上龍體舒泰、福壽綿長，而更可貴的是，此酒味極甘醇，普通的酒只能『醉人』，而它，卻能令飲者神清氣爽，如狼似虎、精神百倍……」

「和愛卿，這壺『不死酒』既然如此神奇？」皇上邊說邊把手一揮：「何不叫內侍溫熱了，朕就嚐它一嚐。」

「是，臣這就去辦。」



過了半晌，溫熱的酒端上來了，乾隆正要品嚐，卻見公公來報，原來皇室宗親祭祠大典需要乾隆親臨主持。

「朕隨後就去，」不覺歎了口氣：「唉，國事繁瑣如麻，連喝口酒的自由都沒有，先擱著吧，我待會兒再來品嚐。」

「聖上辛勞、聖上請保重。」

眾臣跪了下去，恭送乾隆。

豈料皇上一步出宮外，紀昀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二話不說，把那裝在細瓷瓶裡的「不死酒」咕嚕咕嚕一飲而盡，大家都知紀曉嵐酒量極大，但不知他竟連皇上的酒都敢喝。

「紀大人，您莫非瘋啦？待會兒皇上回頭喝不到這酒，怎麼辦？」

和珅指著紀昀，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過了不久，皇上回宮發現不死酒已涓滴不剩，大爲震怒，馬上喝令把紀昀推出去斬了。

「不准你再狡辯，也不許任何人說情，誰敢說一個字，就與他同罪。」

紀昀平日爲人風趣，大臣們與他私交都不錯，本來不忍見他被定死



罪，想替他開脫，但現在皇上這麼一說，大家都噤若寒蟬，不敢涉險，只見侍衛架著紀昀，就要拖出去午門斬了，紀昀不但不害怕，反而仰天大笑道：

「我今日喝了不死酒，已成了神仙之軀，那大刀又豈砍得動我這項上人頭，奪我性命？哈！哈！哈！各位同儕老友，你們何必個個愁眉苦臉呢？」

乾隆是何等聰明之人，一聽便知紀昀是藉喝酒，勸諫自己身爲國君，豈可迷信？他話中之意明明是：

「不死酒若是眞，那他便不至於死；不死酒若是假，那他必死無疑！」

足見紀曉嵐寧冒生命之危來勸諫自己，這番苦肉計，更彰顯了他的赤膽忠心，朕豈可只見表面文章，而不見其道理？於是手勢一揮，喝令侍衛釋回紀昀：

「罷了！朕不願爲了區區一瓶酒就殺死一位大臣，若傳出市井，豈不叫萬民恥笑，說朕是個刻薄、小器的昏君！不過，紀昀私自喝了和大人珍貴的醇酒，理當該罰，近日和大人宅第落成，各處亭台勝景，就由紀昀一一題上賀辭，以示歉意。如何？」

「謝皇上不殺之恩，和大人宅第題辭之事，臣願領旨。」

「謝皇上。」然後，和珅轉向紀昀說：「也謝過紀大人。」

和珅表面雖然客套，但心裡卻恨不得把紀昀大卸八塊。好個紀曉嵐，要不是你從中作梗，只怕乾隆早把我捧上了天。哼！任你百般機伶，我總有一天逮著你的小辮子，讓你頂戴搬家。

二人出了殿外，和珅咬牙切齒的對紀昀說：

「紀大人，你可好呀！」

「和大人，多謝關愛，在下喝了和大人的不死酒，果然飄飄欲仙，好得不得了！」

「你……等著瞧！別老在皇上面前耍嘴皮，小心哪天被魚骨頭噎著了。」

「在下又不像某些人專門連肉帶骨頭一起壓榨，哪來的魚骨頭啊！和大人！」

「哼！」

和珅見鬥不過紀昀，憤憤離去。



紀昀回到家中，把這事兒告訴馬夫人。

「俗話說：『禍從口出』，又說『強龍不壓地頭蛇』，相公，您常這樣頂撞皇上、挑釁寵臣，難免招惹怨恨，萬一哪天和大人算計您，可怎麼辦呢？」

「唉！夫人，我這豈是好辯？我是不得已的啊！」他抱拳一揖：「先太祖創業之初，特別強調吏政必須清廉，如今眼見朝綱被和珅這等奸佞之輩破壞，教我如何不憂心？史上明載：太祖二十四年的穆爾賽貪污案，暴露了經濟方面互相勾結，貪污納賄的官吏們，必然導致在政治方面也互相包庇，放棄原則，循私舞弊的結果，將使國家敗亡。如今和珅就好比當年的穆爾賽，在稅戶向官府交納稅銀之際，額外加成，歸州縣官吏私用，和珅早已買通各地官吏，以之作爲侵呑肥己的手段。如今他是皇上最寵信的權臣，想巴結他、想升官的，哪敢不聽命於他呢？」

「越是如此，相公越需格外小心，避免過度刺激他，與他結下樑子。再說，皇上是九五至尊，『出一言而盈廷稱頌，發一令則四海謳歌』，群臣逢迎吹捧都來不及，哪容得您一再忤逆勸諫？他既然喜歡甜言蜜語，您進忠



言時，可要裹一層糖衣。」

「放心，我自會留意，光衝著家中尚有如花美眷，我哪捨得隨意丟官去職，或是讓這顆腦袋搬家唷？」

「少貧嘴了，又沒個正經。」

和珅貪汙舞弊之事，皇上雖略有耳聞，但由於和珅掩飾得巧，再加上三不五時，便進貢一些珍奇異寶，討皇上歡心，他又擅於察言觀色，所以在年齡上雖然和皇上差了一截，卻是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和珅為了彰顯他是朝廷重臣，決定翻修宅院、大動土木，把宅第裝潢得更富麗堂皇、氣派非凡，不用說，裡頭處處花園亭台、假山水池，更有戲台，以便邀皇上在此賞戲，加上朱欄樓閣、雕樑畫棟……，眞是窮極奢侈。就算皇宮內苑，也不過爾爾。

俗話說：「西瓜偎大邊」，到了大宅落成那天，賀客盈門，送禮的、道喜的，深怕攏絡不上，官場逢迎巴結的那一套，在這一刻表露無遺。

後院花園有一處勝景，爲衆賞客嘖嘖稱道，原來此地植有一片茂密翠綠的竹林，林地上正有一棵棵春筍冒出地面來，輕風徐來，令人倍覺清

爽，故此地又築有一座涼亭，亭上有一匾額正待題字。前日皇上已有交代，是故，紀昀提筆便瀟灑的寫了：「竹苞」二字。

眾賓客不知是何意？和珅也想知其出處，便問：

「敢問紀大人，這竹苞可有淵源？作何解釋？」

紀曉嵐好整以暇，不慌不忙地說道：

「這『竹苞』是《詩經．小雅篇》裡的詩句，意思是指：『竹苞松茂』，也就是說和大人的宅第就如竹苞一樣朝氣蓬勃，如松樹一樣繁茂之意。」

「好呀！好極了！」

眾賓客齊聲鼓掌叫好，連和珅也樂得合不攏嘴，趕忙招呼紀昀等人，送茶的送茶、招待的招待。

隔了不久，聞說：「皇上駕到！」大家都跪了下去。皇上說平身，然後也隨著和珅參觀宅第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乾隆走到題有「竹苞」的涼亭時，正好有點兒累，便坐下來歇息，抬頭一看，看到兩個龍飛鳳舞的字，正是「竹苞」，略一沈吟，便哈哈大笑道：



「竹苞，竹苞，個個草包，這話罵得眞妙！哈哈！虧他想得出來，一定是紀卿題的字罷！」

隨侍在乾隆身邊的和珅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差點七竅生煙，沒想到在眾人面前被紀昀擺了一道，這個紀昀眞是膽大包天，竟敢數次捋老虎的鬍子，此仇不報，要待何時？

乾隆這麼一點破，群臣都笑成一團，平日那和珅頤指氣使，眾人均忍氣吞聲，只有這紀昀居然敢跟他開這麼大的玩笑，這麼一個玩笑眞是開到大夥兒心窩上去了，眾人一面笑，一面暗中叫好：

「這奸臣，總算有人出面整治他了！」

而滿臉肥肉的和珅卻杵在那兒，就差沒氣炸了肺。

再說，和珅因宅第被紀昀題匾羞辱之事，懷恨在心，便伺機抓紀昀的把柄，然後在皇上面前參他一本，以達到排除異己的目的。

這日和珅的手下查到紀昀曾在滄州老家的村子，替人題了一付大逆不道的門聯。在清朝，文字獄是很盛行的，像雍正皇帝時，曾有人作文章，

寫了一句「維民所止」，就被認爲是把「雍正」二字去了「頭」，後來那人就被判了殺頭之罪，所以一般人作詩爲文，莫不小心翼翼，深恐觸犯龍顏。

紀曉嵐替人家題的這付聯子，看起來大逆不道，和珅認爲機不可失，馬上差人將這付門聯連夜取來，當作是污蔑皇上的證物；原來這付門聯是這樣寫的：

右聯：數一數二人家

左聯：驚天動地門户

橫批是：先斬後奏

皇上一看，也覺得紀昀實在太過分了，便把紀昀宣進宮去，問個究竟？

乾隆把門聯在紀昀面前一攤，說道：

「紀卿，你可知罪？」



紀昀進宮一看到皇上身邊站了個和珅，心中就知道八成是這老狐狸告的狀，於是不慌不忙的答道：

「請皇上息怒，對聯的確是臣寫的，但完全無污蔑朝廷的意思，因爲這吳家三兄弟，老大是賣爆竹的，不是『驚天動地門戶』嗎？老二是管帳的掌櫃，正好是『數一數二人家』；至於老三，是在市場賣雞的，自然是『先斬後奏』了。這三句聯子，全是針對他們的行業寫的。」

乾隆當場聽了紀曉嵐的解釋，轉怒爲喜，被他逗得開心極了，當然不會再追究他是否犯了忌諱。不過從這件事看來，乾隆爲人倒是比雍正寬大開明許多。

這事誣陷不成，反而讓人覺得和珅有點小題大作，和珅在一旁笑得十分尷尬，但他哪會就此罷休？他暗中再加次留意，只要稍有個蛛絲馬跡，便要刻意渲染，直到除去這心腹之患爲止。

有一日，天氣非常燠熱，大臣們群聚在議事廳裡恭候聖駕，紀昀本來就怕熱，等得不耐煩了，就脫下蟒袍，好圖個涼快，不料卻聽到內侍傳

喚：

「萬歲爺駕到！」

群臣紛紛磕頭跪拜，紀昀來不及穿上蟒袍，匆促之間，只好鑽進議事廳的大桌子下面，躲起來迴避乾隆。乾隆與群臣嘰嘰咕咕的說了老半天，終於一切又歸平靜。

躲在議事桌底下，被悶得滿頭大汗的紀昀，終於按捺不住，探出頭來，悄聲問道：

「老頭子走了沒？」

旁邊的同僚，正要暗示他噤聲，乾隆卻喝道：

「是誰躲在桌子底下？快出來見朕！」

和珅見機不可失，馬上火裡添油，參了紀昀一本：

「啓稟萬歲爺，是紀大人，他不僅衣衫不整，有失禮儀，而且，他剛剛還稱您是『老頭子』呢！」

紀昀只得硬著頭皮從桌子底下爬出來，乾隆及眾臣見他一付狼狽的模樣，都忍俊不住，差點笑出聲來。



「紀卿，今日爲何如此放肆？蟒袍不穿，卻搭在手上，成何體統？又爲何稱朕是『老頭子』？若不說個明白，定要罰你！」

「皇上恕臣無狀，方才因天氣燠熱，臣卻穿著厚重的蟒袍，夏天著冬裝，不合時宜，乃脫去之，但聞皇上駕到，來不及穿著，恐失禮儀，一時情急下才躲進議事桌底下，不料這桌底下活像個燜燒鍋，臣差點就被悶熟了，」眾臣忍不住一陣哄笑。「至於說爲何稱皇子爲『老頭子』呢？依臣之見，普天之下，也僅聖上一人配得上這個尊稱。『老』，就是長壽之意，世人都稱皇上『萬歲』，這豈不是『老』嗎？聖上爲萬民之首，豈不是『頭』嗎？聖上即『天子』，不就是『子』嗎？所以，用這三個字來稱皇上，眞是既尊貴又親切啊！」

紀昀這幾句話簡直說進乾隆的心坎裡去了，豈會怪罪於他，當下微笑道：

「紀卿平身，方才原本是要叫你掌嘴的，沒想到竟讓你說出一番道理來，唉！在座諸卿都飽讀詩書，而文才機智卻無人能及你啊！」

11 黑白之爭

乾隆十五年間，傅恆大學士受命出師金川之役奏捷，消息傳來，舉國歡騰，乾隆大喜，設宴款待文武大臣，宴席之間，酒香肉香四溢，架上掛著烤得芳香油亮的乳豬，令人食指大動，垂涎欲滴，卻不見有人喊開動，大夥兒左盼右盼，眼見開宴都過一個時辰了，這時，紀昀向侍衛借了一把劍，上前割取了一塊烤肉，並且宣佈：

「各位同僚，開動吧！」

大家早就飢腸轆轆，聞言便蜂擁而上，頃刻之間，一大塊一大塊的肉，便被瓜分殆盡。

隔了不久，皇上一到，和珅便又趨前耳語，打了小報告：說紀昀早已擅自作主，割肉開宴了。

紀曉嵐知道和珅又要趁機將他一軍，心裡早有準備，當下朗聲說道：

「萬歲爺呀！多麼仁慈：賜宴給眾將士。眾將士呀！多麼辛苦：打敗了番子（指大小金川）。紀曉嵐呀！多麼機伶：不拘形式，免得大家餓肚

子。」

乾隆剛被和珅耳語一陣，又被紀昀搶白一陣，得知場面非常熱鬧，全是紀昀先開了宴席，否則眾人可能等得一肚子火呢！乾隆於是面露微笑說：

「紀愛卿，朕未開口，你自己倒先誇起來了。從今天這情況看來，往後不如設置個割肉的官，逢年過節，依官等給官眷送些肉品，眾卿以爲如何？」

乾隆龍心大悅，竟然頒佈了這道慰勞部屬的聖旨，群臣齊聲說道：

「臣等叩謝皇上恩典！」

儘管乾隆百般寵信和珅，但大清王朝，並非全無忠貞愛國之士，左都御史孫嘉淦，就是一個敢進忠諫的忠臣，他見乾隆對和珅言聽計從，十分憂心，便上書給皇帝，其內容大致上是說：

「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主

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非譽則逆。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主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非媚則觸。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人主之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主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視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

內閣大學士尹壯圖也趁機上疏，說各省的庫存不足，可能被大官挪用了，建議皇上派人徹查。

乾隆一聽，認為此事非同小可，於是便說：

「尹卿聽令，朕就命你著即查辦，要是發現任何循私舞弊，一律捉拿嚴辦，不得有誤！」

和珅在旁聽得心驚肉跳，但他是隻老狐狸，馬上就想到他的心腹戶部侍郎慶成。

「啓稟皇上，尹大學士要徹查此案，勢必要走訪各省，為了查案方便，



不如由戶部侍郎慶成陪同前往，可避免疏漏。請皇上定奪！」

「和卿言之有理，就由二卿一同前去各省查辦。」

皇上當即應允和珅之議。

下了朝，劉墉見了紀昀，便酸溜溜地說：

「紀大人平日辯才無礙，今日怎的這般沈默？」

「唉！你以爲老圖鬥得過和大人嗎？身邊跟了個慶侍郎，還查得出什麼來？」

「依紀大人之見，尹大人此番查案只是白搭？」

「好戲還在後頭呢，不信？你就看下回分解吧！」

紀昀說完，哈哈一笑就出了殿外，令耿直的劉墉不覺愕然。

尹壯圖與慶成二人領了旨，便趕到各省去查察，結果，說也奇怪，都查不出個所以然來。

原來這戶部侍郎慶成一面拖延時間，與尹壯圖敷衍，背地裡卻差了親信，趕在查察之前，先補好了庫銀，這樣挖西牆補東牆，等到尹壯圖一干人等到達時，一查驗，均見庫銀充足，查不出挪用公款的實據。



就這樣馬不停蹄的查了幾個月，還是沒有發現可疑的線索，只好班師回朝覆命。

山東巡撫國泰跟布政使于易簡，都是和珅提拔的人，於是趁機踐尹壯圖下馬，以巴結和珅。

「啓奏皇上，數月前，尹大人口出狂言，誣陷臣等貪污，虧空財庫，以致奉命在各省巡察，顯他威風，但臣等均公務繁雜，卻還要由他盤查詢問，又要招待隨行官員，實在不堪其擾，如今查無實據，請皇上務必主持公道。」國泰首先奏疏。

「臣啓奏皇上，巡撫大人所言正是我等之心聲，臣等均戮力從公，卻被尹大人誣陷，請皇上判明是非。」

于易簡也湊上前來奏請乾隆「懲處」尹壯圖，以還大家一個公道。乾隆本無意處治尹壯圖，卻被他們你一言、我一句的，說得猶豫不決，進退兩難。和珅見機不可失，趕快跪地請求：

「尹大人可能年老力衰，判斷力稍差，以致於誤信讒言，想要鬥爭朝廷的大臣，傷了大家的和氣。不如讓他返鄉頤養天年，也算是聖上的恩德。」



乾隆一聽，沈吟片刻道：

「也罷！尹大人如今犯了衆怒，朕也不好留你，著即削去官爵，返鄉安養吧！」

尹壯圖自知卯上了和珅，項上人頭尚能保住，已經是很幸運了，只好謝了皇恩，丟官而去，在場的大臣們莫不欷歔，引以爲鑑。

紀昀與劉墉出了宮外，劉墉便說：

「紀大人果然料事如神，老圖不但無功而返，還敗得很難看。」

「唉！這有什麼辦法呢？俗話說：『虎父無犬子』，想當年令尊大人還查辦過雲南總督恆文、山西布政使蔣洲、歸化將軍保德和江西巡撫阿思哈等大官，而您這位左都御史呀！唉！唉！唉！」

「我又怎麼啦？」

「您呀，只會拍蒼蠅，不敢打老虎。」

請將不如激將，劉墉被紀曉嵐這麼一激，當時豪氣干雲，誓言要逮住偷庫銀的貪官。

隔了數日，劉墉便向皇帝請求說：

「國泰及于易簡兩人確有虧空庫存之嫌疑，只不過尹大人未查出實據，臣願與錢灃錢大人再去查察，探個究竟。」

乾隆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當下說道：

「你們一會兒上奏這樣，一會又稟奏那樣，朕都快被你們搞糊塗了，不如由和愛卿陪你們去，我最信得過。」

這下慘了，原本一缸清水又給搞濁了。

你想，和珅一插進來，誰也動彈不得了。

和珅果然又重施故技，立刻派人向山東巡撫國泰及布政使于易簡通風報信。

劉墉卻也不是省油的燈，馬上指示錢灃化妝跟縱那個奸細，果然見那人神色匆匆的進了巡撫府，又匆匆的奔出巡撫府，騎馬向北而去，錢灃於是吩咐隨從攔下奸細，並喝令：「搜身！」

「報告錢大人，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

錢灃拿過來一看，正是一封國泰要轉交給和珅的信：



「和大人鈞鑒：

下官聞訊已向商家借來銀兩，填補空缺，以靜候查驗，諸事順利，和大人請放心。

弟　國泰　敬筆」

錢澧大喜，揣下信紙，以便作爲翻案的鐵證。

一行人果然到了山東巡撫府衙。

第一天，和珅建議只開數封銀子抽查便可，推說眾人都已旅途勞頓，需早作休息。

到了第二天，和珅又出來阻攔：

「昨天抽查毫無異狀，錢大人又何必如此認眞？不如同巡撫大人吃茶去，敘敘國事，如何？」

「和大人，您眞有閒情逸致，不過，我們有皇命在身，豈可稍作懈怠？還是要一一查驗才好！和大人莫非是怕看到眞相？或是有意隱瞞？」

劉墉趁機挖苦他。

「這……這……」和珅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眼見一封封庫銀被攤開來，其中許多並未蓋上關防印記的，顯然不是庫銀，而是商銀。劉墉於是命手下貼了告示：

「吾等奉皇上聖旨查驗巡撫府庫銀，發現有商銀摻雜其中，凡我商家，逕自到府庫來領回，遲者銀子沒收充公。

此示

山東縣民

左都御史　劉墉」

府城的商家眼見來了青天大老爺，大家紛紛湧向巡撫府公庫，領回自家的銀子，一時之間，只剩下少得可憐的一丁點兒庫銀。這時，有人挪用公款的罪證，昭然若揭。

國泰及于易簡二位貪官，終被押解至京城刑部大牢裡，隔了數日，乾隆終於下旨，賜他們自盡。而和珅寫信去告密這事，乾隆卻未予深究。到

底，這隻超級大老虎，可不是那麼容易被摺倒的。

朝中忠貞之士，越來越少，除了劉墉和紀昀之外，被剷除的不知凡幾，由於劉墉是御史大夫，和珅還莫奈他何，倒是那紀昀老與自己爭寵，令他十分吃味。一日他回到府中，悶悶不樂，僕從嘉全問道：

「大人為何悶悶不樂？這普天之下，難道還有什麼事不稱爺您的心嗎？」

「唉！就是那紀大煙袋，平日最會耍嘴皮，常把皇上逗得龍心大悅，他一天比一天得到皇上的寵信，我就覺得提心吊膽，尤其，他又與劉大人走得近，萬一兩人聯手來抓我的小辮子，那還得了？」

「大人天縱英明，只要略施小技，還有誰敢與您作對？」嘉全一邊說、一邊擠眉弄眼，一付令人作嘔的小人嘴臉。

「這紀昀可不是等閒之輩，我好幾回把他揪下馬來，卻被他三兩下就免脫了，而且，皇上反而更欣賞他了。」

「大人您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像紀大人這種狡猾份子，您可不能

正面同他鬥，而是要背地裡放冷箭才行。」

「怎麼個放法？」

「奴才打聽過，紀大人有一個長女嫁給山東的盧蔭文，這盧蔭文的父親，曾任兩淮鹽運使，名叫盧見曾，這盧見曾為人疏財仗義，喜歡慷慨解囊，有時難免動用了公款……，如此這般，不如由他親友下手。」

「哦：你這麼一說，倒讓我想出計策。你不妨到街頭放話說：盧大人公私不分，節用無度，虧空公款。我在皇上面前參他一本，再帶人去抄家。」

「大人眞是高明，奴才才說到一，您已經想到三了。」

「呵！呵！誰叫他是紀昀的親家？活該倒楣！敢跟我和珅作對的人，哪一個有好下場！哈哈，嘉全，你說是嗎？」

「大人高明！大人高明！」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經過嘉全這麼蓄意渲染，不到一個月功夫，果然謠言滿天飛，一個疏財仗義的清官硬是被說成虧空公款的貪官。

和珅見時機成熟，便向乾隆讒言說，盧見曾犯了貪污大罪。

「皇上，您想想，盧大人只不過是個官餉有限的鹽運使，他哪來銀錢賑濟百姓？可見他必定是擅於假公濟私，請皇上下令徹查。」

「嗯！嗯！和卿言之成理，准奏，這盧見曾食君俸祿，還敢貪贓枉法？朕就命和卿前去查抄盧家，若發現證據，著即捉拿刑部嚴辦。」

紀曉嵐心中暗叫不妙，卻不敢提隻言半句，因為大家都知道盧大人是他的兒女親家。

糟了！這廝果然向我下毒手了，若不知會盧大人，萬一被搜出個什麼不妥的物件來，豈不是要滿門抄斬？那和珅心狠手辣，烏鴉都能說成白的，清官也被染成黑的，盧家若是栽在他手上，可是數十條人命呀！

但是自己若貿然向親家通風報信，必然也會因犯了欺君之罪而被牽連在內，左思右想，他終於想了一個萬全之策。

他找來一個空白信封，裡頭只裝了一撮鹽，再用一個木盒子，把一撮茶葉和幾粒棗子密封起來，十萬火急的差人送到盧家去。

盧見曾接到這封無字天書，揣摩了半天十分納悶，只好把媳婦找來，媳婦兒一看便知。這封天書十分重要，她那天才老爹，是要告知他們：

「鹽案被告虧空，即將來查封（茶封），早（棗）作準備！」

於是曾家便作了萬全的準備。

到了和珅率眾來查抄曾家時，只有一些家具，找不到什麼貴重物品，根本不是傳說中那回事。抓不到任何證據，只好回京覆命，這樣一來，無異是自打嘴巴，在皇上面前反而下不了台。

「和大人，你不是指盧大人貪污嗎？為何查無實據？」

「這……這……皇上請息怒，並非臣查辦不力，依臣之見，朝中必有人欺君罔上，通風報信給盧大人，否則絕不至於查不出來。」

和珅何等老奸巨滑，一面斜睨著紀昀，一面轉話鋒，明的是罵人，暗的是嘲諷紀昀。

「大膽！朕明令查辦曾家，還有誰敢抗旨洩密？」

「皇上請息怒，這通風報信之人，必是紀大人無疑，誰不知道紀大人與曾大人可是兒女親家，難道他會睜著眼讓愛女婆家滿門抄斬？而且，紀大人向來仗著聖眷榮寵，早就沒把皇上您的話當一回事呀！」

乾隆轉向劉墉徵詢意見：



「劉大人，依你之見，這事該如何定奪？」

「皇上容臣稟奏，紀大人與曾家是聯姻，難免會通風報信，但這只能是『臆測』，辦案應講究眞憑實據，不如再往曾家查個清楚，倘若紀大人眞的報信了，必有信件或其他證物可查。」

「嗯，劉愛卿說得甚是，和大人你就再查個清楚吧！這事他日再議！」

結果和珅在曾家展開地氈式的搜索，翻箱倒篋的，還是查不出任何可疑證物。

乾隆也知紀昀十分聰明，可能他用了其他方式報信，難怪查不出來，除非他自己招認，否則再查下去也枉然，便當堂說道：

「紀卿，和大人查察數次，都找不到證據；今日朕就赦免曾家無罪，但你必須從實招來，到底用了什麼方法，向曾家通風報信？」

紀昀見乾隆說得誠懇，又免了曾家的罪，不好再隱瞞下去，只好招認用鹽、茶葉、棗子等方式通知曾府的事。

乾隆聽了以後，一面點頭、一面歎道：

「紀卿果然高明，難怪和大人查不出來！」

和珅見機不可失，馬上跪地求皇上：

「啓奏皇上，紀大人報信手法高妙，以致微臣無法查出曾府是否虧空鹽案。皇上雖赦免曾家，但紀大人明知故犯，目無綱紀，需予嚴懲，以正視聽，否則舉世之人均可投機取巧，矇蔽皇上，甚至作奸犯科……到最後豈不天下大亂？」

「臣知罪，臣請皇上開恩！實是不忍曾家一介忠廉卻被誣陷，其實盧見曾是個好官，平日慷慨仗義，難免得罪小人，以致造謠生事，臣絕非只念兒女親家之誼，就敢觸犯聖聞！」

「紀昀啊，你通知曾家雖屬人之常情，但國有國法，今日朕若再輕饒於你，將如何說服滿朝文武？死罪可免，活罪難逃，朕就判你發配新疆烏魯木齊佐軍務，衆卿以爲如何？」

「皇上聖明！皇上萬歲！」群臣附議。

「謝皇上不殺之恩！」

紀昀自知免了死罪，又救了曾家，已是萬幸，不敢再狡辯，坦然接受發配新疆充軍的新職務。

12 謫戍烏魯木齊

雖然一下子由大學士被貶到新疆烏魯木齊軍營去，紀曉嵐心中倒是十分坦然，因爲犯了洩密罪，依律當斬，乾隆對自己已是相當寬厚了。

謫戍離京那天，馬夫人率著眾兒女及家僕們送到門外。

「唉！我如今才體會出李後主『揮淚對宮娥』的滋味了，夫人不必替我擔憂，山珍海味吃得，蘿蔔醬瓜何嘗不新鮮青脆？」

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紀昀臨行還調侃了夫人一句，使馬夫人破涕爲笑，寬心不少。

「相公，千萬保重啊！」

「夫人放心，過不了多久，皇上就會想念我的。」

紀曉嵐神秘而捉狹的說，這時僕從已備妥馬車，準備動身了。

「官場現形記」在此時眞是上演得恰逢其時，平時紀府賓客盈門，因爲他是當紅炸子雞，皇上面前的紅人，登門求教者、攀親搭貴者，多如牛毛，但如今被貶謫，便門可羅雀，反而是那平日愛與他打賭鬥嘴的劉墉前

來送行，這回兩人間多了一份惺惺相惜之感。

「紀大煙袋，少抽點煙，到了蠻荒之地，不比京城，自個兒好生保重。」

「嘿！羅鍋子，你幾時變得婆婆媽媽的？我沒在朝廷替你罩著和珅那老狐狸，你自個兒才得當心呢。唉！自古英雄皆寂寞，只怕我這麼一走，少了人與你鬥嘴，日子過得必不快活……」

「和珅的事，你倒不用擔心，我正在訪查他的行跡，不怕他不露出狐狸尾巴來。」

「還不只和大人呢，我看冷妃對你也挺感冒的，搞不好哪天你貶到吐魯番窪地去，比我還慘！」

「噢！你還是那樣子，人死了嘴皮還硬，不過話說回來，你我皆食君俸祿，但知竭誠為國，個人生死榮辱又何必太在意？自有歷史會作公斷！倘若人人只知屈意承歡，粉飾太平，將來大清國勢必然日漸衰微！」

「好啦！好啦！少在那兒八股了，害我雞皮疙瘩掉滿地。說正經的，劉大人您可要記得：『忠臣得比奸臣更奸』，才能圖存救國，先自保才能救國

呀！」

「哼！少訓我，你這回還不是栽了筋斗嗎？」

劉墉被他這一激，山東脾氣又來了，兩人在那兒吹鬍子瞪眼睛，根本不像是來送行的。

新科探花王文治也在一旁，見狀趕緊打圓場：

「二位大人，君子鬥志不鬥氣，您倆老的老毛病怎麼又犯了呢！」

紀昀一聽，拱手一揖道：

「多謝劉大人、王大人盛情相送，紀昀銘感五內！」

「紀大人保重！」

劉、王二人齊聲抱拳一揖回道。

於是紀昀的馬車便漸行漸遠，沒入滾滾紅塵之中。

當時已是深秋季節，紀昀只覺得冷風刺骨，衣單身薄，他騎的那匹老驢，耐不住風寒，直打哆嗦。待到邊關，眼見得山連山，峰巒起伏，雲霧茫茫，哪裡還有京城的影子？頓覺牢騷滿腹，無處宣洩，於是開口吟道：

「一朝聖旨九重天，
夕貶新疆路八千。
欲為聖朝除弊政，
肯將老朽惜殘年。
衰草連天孤煙直，
烏魯木齊知何處？
謫途崎嶇忍飢行，
歸路無須汝寄書。」

他原本是個樂天知命的人，到了新疆之後，倒也隨遇而安，豁達坦然的過日子，反而是在新疆這偏遠之地的生活，增廣了他的見聞和歷練，他隨手寫了一些邊塞的見聞，也就是後來傳世的「烏魯木齊雜詩」，有別於他戲謔詼諧的另一面。

誰說——痛苦不是由於上帝想成就一個人？

若是旁人從繁華的京城被貶謫到蠻荒不毛之地，必然怨天尤人、度日



如年，但對於像紀昀這樣豁達的人，反而能更成熟、圓融的去對待遭遇的事物。他剛謫戍烏魯木齊時，由於戍守的全是武將，他們長年戍守邊關、出生入死，大聲說話、大碗喝酒，豈會把文謅謅、酸溜溜的文人看在眼裡？

但是，隔沒多久，因爲發生了一件令他們折服的事情，所以從此以後，他們對紀昀眞是又敬又愛，不但教他騎射步戰之藝，使他因此習得了一身好功夫，又讓他在軍中擔任文職，減去不少充軍之苦。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戍守烏魯木齊的都統梁將軍偕同副將數人進城去辦事。結果在城門外發現有民眾聚集在一塊兒，好像在密商什麼大事，梁將軍命侍從仔細打探。

原來是皇上想在伊犁城（即烏魯木齊）西另築小行宮，聽說聖旨一下來，就要動工。

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愛在哪兒蓋房子，是沒有任何人敢講話的，問題是這伊犁城西名喚「秀野」，原是當地土著的聖地，有一片茂密的森林，老木參天，繁花處處，綿亙數十里。放眼一望，綠野蒼翠，間或有

一道壯觀的神泉飛瀑，泉水清冽甘美，宛如畫中仙境，故名「秀野」，是名聞遐邇的風景勝地，的確是個休憩的地方，難怪皇上中意這裡。

而先前在城門外密商的民眾，均是族裡的長老，他們認爲若在祖先聖地蓋行館，簡直是對先祖的一種污蔑，他們勢必加以阻撓。

梁將軍回城後，十分懊惱，萬一這些群眾在修葺行宮時犯上作亂，他豈不是要丟官去職，甚至腦袋搬家？

「不如上書給皇上，說明緣由，請皇上另擇他處。」毛副將建議道。

「副將所言甚是，但萬一皇上不准呢？這些百姓豈不犯了抗旨之罪？恐有性命之憂。」

「這……要如何是好呢？」

大家面面相覷、愁容滿面，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

「有了，聽說那新來的紀先生是個足智多謀的人，而且他充軍之前，跟皇上走得很近，不如請教他，說不定有什麼好計策。」

於是連忙把紀昀請進帳內，共商大事。

紀昀聽他們說完來龍去脈後，便問道：

「皇室的工程隊，大約何時會來勘察？」

「快則數天、慢則半月。」

「你們想要改變聖意，絕不可魯莽行事，否則大家性命不保，大家附耳過來，如此⋯如此⋯這般，事情也許會有轉機。」

於是大家依計行事，梁將軍並派人暗中安撫那些長老稍安勿躁，靜候良機。

過了十數天，朝廷果然派了一隊人馬來勘察，以便動工興建小行宮。馬屁精和珅也來了，他擔任工程的總監，誓言必把行宮造得美輪美奐，讓皇上住得舒舒服服。

一干工程人員，正在勘察之際，突然從森林裡傳出鳥叫聲：

「布穀、布穀布穀、布穀！」

「那是什麼聲音？」

和珅問陪同在身邊的梁將軍。

「哦！那是本地的『神鳥』，對於吉凶常有預卜的作用，城裡的百姓根據牠的叫聲，可以預知禍福，靈驗得很。」

梁將軍剛說完，森林裡又傳出一陣陣鳥叫聲，而且一聲比一聲急切淒厲：

「布穀、布穀布穀、布穀布穀布穀……」

「牠這叫聲可有什麼含意？」和珅問。

「聽起來，應該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之意。不過……」梁將軍故意不往下說。

「儘管說明白，不用怕，皇上那兒由我去說。」

「這神鳥已經很久不曾聽到牠鳴叫了，今日和大人一來勘察，牠竟然叫個不停，顯然是向大人您示警：在這兒蓋行館是凶多吉少啊！和大人您福壽綿長，這神鳥才會不斷示警阻止啊！」

梁將軍趕緊跪地，惶恐的稟告和珅。

「梁將軍不必多禮，這事我不如回去稟奏聖上，也許不可貿然在此蓋行宮，既是不祥之地，應再斟酌才是！」

當晚，梁將軍等人擺了盛宴款待和珅，少不得又奉上一些邊疆特有的珍寶。隔日，和珅一行人才滿意的回京城去。



再隔數日，果然有消息傳來：

取消在秀野蓋小行宮之議，另覓他處。

梁將軍等欣喜非常，大家一改過去對紀昀的看法，認爲他想的計謀，眞是又機智、又周全；原來他找了族人中擅於口技者，模仿布穀鳥的叫聲，躲在林裡，伺機發出叫聲，再由紀昀教梁將軍套好台詞，說動和珅。

從此，紀昀便在梁將軍帳下擔任幕僚，過著不同於一般犯官的自在生活，他還送了梁將軍一首詩，形容他軍旅生涯的忙碌：

「一笑揮鞭馬似飛，
夢中馳去夢中回。
人生事事無痕過，
舊鹿何須問是非？」

他不僅文才洋溢，加上謀事如神，凡與他共事的長官，莫不如虎添翼。於是個個如願升遷、爭相走告，在軍帳中被奉爲上賓，人人對他敬愛有加。

乾隆三十六年，乾隆爲了優禮文士，進一步籠絡天下文人，決心要編纂一部囊括天下學識之巨典，其規模要超過以往的《資治通鑑》和《康熙字典》，以彰顯他的文治和武功。

可是，這項浩瀚的文學工程，非得博學多聞的鴻儒來擔綱不可，而且這人又得有組織、有條理、記憶力清晰、判斷力敏銳……，像這樣的人才，朝中重臣中到底誰能勝任呢？乾隆爲此甚爲苦惱，想來想去，心中屬意的人只有紀昀，可是紀昀遠在新疆充軍，這三年來，缺少了文學的對手，生活變得索然無味，不禁越發的想念起他來。劉墉猜中了皇上的心事，又見機不可失，馬上向乾隆推薦：

「聖上莫非忘了博學多聞、通曉古今的紀大人了？他如今還在新疆充軍呢！何不召他還京，授予編修的職務？」

一言驚醒夢中人，自從紀曉嵐被貶謫烏魯木齊之後，乾隆彷佛少了一位知音，身邊像他那樣詼諧逗趣的大臣，並非沒有，只不過格調總嫌低俗了些，不像紀昀一出口，總是充滿了文學高雅的趣味，以致於他心中悵然若失，今天聽宰相劉墉這麼一提，當然正中下懷，馬上開心地說：

「丞相所言正合朕意，當今我朝中論才華學識，尚無人能及紀卿，編《四庫全書》這項重任非他莫屬，卿速傳朕旨意，將他召回。」

於是差役騎著快馬，火速去宣聖旨。到了烏魯木齊城喊道：「聖旨到！」

一干人跪地接旨，差役朗聲唸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為宣示我大清文治昌明，朕特赦紀昀無罪，即刻動身返京編修《四庫全書》，凡沿途經過之州、府，均應好好招待紀卿，不得有誤！

欽此

大清皇帝　乾隆」

「萬歲！萬歲！萬萬歲！」

紀昀哪敢怠慢，奉詔接旨後便兼程趕回京城，這邊乾隆爲了表示自己禮賢下士，大修文治的誠意，特地下令在承德宮爲紀昀接風洗塵，君臣三年不見，恍如隔世。

「賀萬歲爺政躬康泰，福壽綿長！」

「紀卿，這部傳世的鉅作，全勞您竭盡心力編纂了。」

「皇上抬愛，臣當戮力以赴，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群臣舉杯互相道賀、期勉，一時之間觥籌交錯，絲竹之樂不絕於耳，好不熱鬧！

君臣酒過三巡，酒酣耳熱之際，乾隆突然提議由紀昀談一些邊疆的趣事。

「紀卿居伊犁三年，想必增加不少當地的見聞，何不談一些當地的民情趣事，以助酒興？」

「這事容易，萬爺若有興趣，微臣這就開講：

傳聞當地有座臥龍山，這臥龍山上有位隱士，此人武藝甚高，能夠伏

虎降龍，而且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四書五經無不精熟。某日，國王親自尋訪這位隱士，在臥龍山中找了三天三夜，總算找到了，國王為了表示禮賢下士，特地三顧茅蘆，在茅屋外又等了三天三夜，終於見到了傳說中的『偶像』。

『先生，請您務必來敝國輔佐本王，造福百姓。』

『但不知王要給在下什麼職務？』

『就請先生擔任「丞相」如何？』

『嗯！丞相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好！我答應你。』

『先小人後君子，不如簽個合約吧！』

『成！』

『合約既已簽好，就請先生隨寡人到敝國上任吧！』

於是，隱士隨著國王到了他的國家。

『啊！這是……？』

『敝國幅員較小，共有百姓三十人，房屋數棟、馬三匹、狗兒一條……，至於這間嘛，正是宰相的辦公室。』

『咦，跟我住的茅屋差不多嘛！』

『嘻！相國，反正您已經住慣了呀！』

『唉！這麼小的國家，我眞是「大材小用」啊！』」

群臣聽了這個故事，都被逗笑了，想不到紀昀充軍三年，還是不改其風趣的本性，只見乾隆撚撚龍鬚，微笑地說道：

「紀愛卿，這三年來的確是太委屈你了，不過，因爲你剛回京，不能馬上擢升你，逮過一段時日，朕自會安排。」說完還拍拍紀昀的肩膀，算是安慰。

宴席正要散去，卻有幾位公公聽說紀大人回來又說了有趣的故事，便纏著他，不肯讓他回去。

「不行！不行！快放人，我今兒個煙癮犯了，得回府去了。」

「不放，不放，紀大人要不幫我們也說個故事，說什麼都不放。」

「好吧！聽著：『從前有一對老夫妻，生了個寶貝兒子。……』」

他說到這兒，拔腿就跑，小太監們跟在後面追，一面喊道：

「那兒子下面怎麼了？」

「那個兒子下面就沒了呀！」紀昀回頭大聲說。

幾個公公聽他這麼一說，恍然大悟，才知道被紀昀戲弄了，互相指著對方，差點笑岔了氣。

13 佳人難再得

紀昀回朝上任後，乾隆便命他在翰林院當編修，到了乾隆三十八年，正式任命他爲「四庫全書」館的總纂官。和珅見一個犯官突然詔回京城，又當了總編，自然十分眼紅，便向皇上討了個「副總編纂」的位子，乾隆一向專寵於他，有求必應，也封給他這個有名無實的職務，若說《四庫全書》這部鉅著有什麼瑕疵的話，該是上頭冠了這位大貪官的名字吧！

乾隆時代修纂的典籍甚多，但以《四庫全書》最重要，前後九年，蒐羅書籍三千四百餘部，共繕寫七部收藏，對於我國歷代書籍的蒐集保存貢獻甚大，堪稱古今中外一部偉大的百科全書。

乾隆在命紀昀擔任總編纂之際，即曾告之以：

「一代大儒張載曾說：『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紀卿如今擔當的是爲往聖繼絕學的重責大任啊！」

「回萬歲，臣知此責任艱鉅，必殫精竭慮，全力以赴。」

因此，紀曉嵐受命在圓明園編纂《四庫全書》時，唯恐有負乾隆之

託，他戴著厚厚的近視眼鏡，整天翻查資料，手不停歇的校對、批閱，常常數夜未曾闔眼。

有一天，乾隆駕臨圓明園，巡視《四庫全書》編纂的情形，發現紀昀雙目紅腫，且佈滿血絲，關心的問他何以致此？是否校勘過於疲勞？

「回皇上，微臣是……微臣是……」

紀昀支吾了半天，不知如何啓齒。

「怎麼啦？平日的辯才不見啦？」

這時隨侍在皇上身邊的探花王文治見紀昀似乎不便回答，便插嘴道：

「稟告皇上，那是因爲紀大人有隱疾之故。」

「有何隱疾？但說無妨！」

「哈哈！紀大人此回是『風流大學士，急成紅眼牛』，聖上可要好好慰勞一番，才能治這隱疾啊！」

王文治知道紀昀爲了編修《四庫全書》，以圓明園爲家，已數月未曾返回紀府，因此藉機戲弄了紀昀一番。

「哦！原來是這回事啊？哈哈，哈哈，朕明白了，王卿你可提醒朕了，

哈哈！」

「稟皇上，微臣並非……」紀昀正待辯解並非爲「那事」眼紅，但乾隆與王文治等人卻揚長而去，一面發出曖昧的笑聲，令紀昀急得耳根也紅了。

乾隆出了圓明園之後，便問探花王文治道：

「這紀昀的大夫人性情如何？」

「稟皇上，紀夫人是馬縣令馬周籙之女，個性聰慧、能幹，不過善妒了點，聽說紀大人早年原本有個紅粉知己，但早已香消玉殞，紀大人至今對她仍念念不忘。」

「哦，想不到紀卿也是個多情種啊，我看紀昀在圓明園編修館典，日夜加班，卻少了人倫大慾，朕有意賜個小妾陪他，但不知馬夫人會抗命嗎？」

「這事兒好辦，皇上可如此…如此…這般。」

「嗯，有趣，有趣，就這麼辦！」

隔了幾天，皇上下了一道聖旨，即說紀昀編纂館典有功，爲體恤其日夜辛勞，特賜侍姬一名，以服侍起居，馬夫人若是抗命，則需飲下御賜之

毒酒自盡。

誰知馬夫人竟然將毒酒一飲而盡，原來那毒酒是假的，其實是「醋」。

馬夫人既然打翻了醋罈子，紀昀納妾的事就無人再提，那名侍姬就暫時收編在紀府。

再說紀昀充軍那幾年，馬夫人為了持家，加上內外憂心，身子骨變得很差，便經常病倒，那名侍姬就轉而服侍馬夫人，馬夫人原本對她甚有戒心，沒想到這名小妾性情出奇溫柔，服侍夫人更是衣不解帶、無微不至，使得馬夫人甚為感動，想起自己身子虛弱，常在病中，難免冷淡了相公，便有意撮合她與紀昀。

紀曉嵐待在圓明園已經好長一段時日未曾返家，心中掛念著夫人的病，去了信說：待編修工作告一段落，便打道回府。

果然盼到了這一天，卻沒想到一回到紀府，竟然張燈結綵，喜氣洋洋的，追問之下，僕從都神秘兮兮，笑而不答。

「夫人呢？夫人呢？」

紀昀奔進內室，卻給夫人身邊的丫鬟玉台姑娘給推了出來。

「夫人吃了藥正在休息，老爺快到大廳招呼客人吧，已經來了不少賓客呢！」

「這是怎麼回事？誰生日？我怎不知？」

「不是誰做生日，是老爺您大喜啊！」

玉台抿著嘴笑了。

「快去換裝，新娘子等著拜堂呢！」

「妳是說那名欽賜的侍姬嗎？夫人不是反對嗎？怎麼……？」

「同意！同意！夫人喜歡得不得了，還常叫她妹子呢。都說選日不如撞日，就擇今天給你們送進洞房呢！」玉台說完又去推紀昀。

「啊呀！別推哪！這陣子不在家，下人全忘了禮數啦！」

紀曉嵐被半推半就的換了新郎倌服，新娘子沈靜的立在堂上，頭垂得低低的，不知長相如何？

待賓客散去，已是夜幕低垂的掌燈時分。

新郎掀了新娘的蓋頭仔細一看，不禁驚爲天人。

是耶？非耶？偏何姍姍其來遲？

那眉眼、臉龐、櫻紅的唇，不正是文鸞的翻版嗎？

紀昀一時看傻了，忍不住想起從前那一場夢和那一句誓言：

「我們會再相逢的！」

無巧不成書，這位御賜的侍妾，竟然與文鸞十分神似。

「妳……妳叫什麼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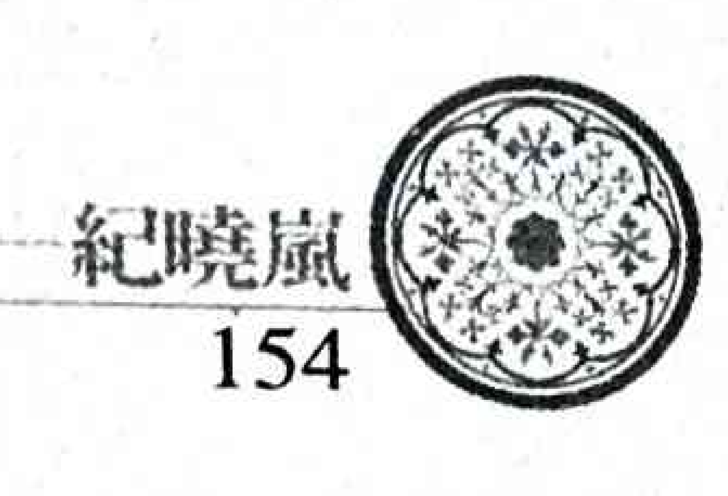
「妾的名字十分低俗，就叫『秋花』，聞說相公博學多才，可否爲妾另取名字？」

「嗯！我看看……，以後妳就叫『明玕』好了，取其如石似玉的原意，妳認爲如何？」

「明玕，如石似玉？這名字雅而不俗，我很喜歡，明玕謝過相公。」

這時，明玕抬起頭瞧她的夫婿，他給人的感覺是有點斯文，但那他飛揚的眉宇，卻又十足的自信，他有著炯炯發亮的眼神，畢挺削立的鼻樑，當他不笑時，雙唇呈現出兩條堅毅的平行線，但他微笑時，又讓人覺得有一股慧黠、危險的魅力。

明玕打量紀昀時，發現對方也在審視自己，不禁突的臉一紅，心臟噗



噗地跳了起來。

這明玕生得煞是好看，明眸皓齒、嫵媚動人，尤其是她長得酷似文鸞，紀昀幾乎對她一見鍾情呢！

婚後，紀昀才得知原來明玕也是官宦之後，她父親亟欲升遷，數度託人行賄和珅，但散盡家財卻被黑吃黑，以致抑鬱而終。明玕自幼飽讀詩書，對文學頗有涉獵，家道中落之後，因頗具姿色，被選入宮中爲婢。後因乾隆想挑選一位服侍紀昀的侍姬，一向仰慕紀昀文才風雅的明玕，便表明願意前往紀府。

紀曉嵐曾出了幾付對聯，明玕均對得十分巧妙；例如紀昀就曾戲弄的出了一句：

「女卑爲婢，女又何妨也稱奴。」

明玕則對曰：

「子女相好，人弗作惡便成佛。」

紀昀又出：

「鳳枕鸞帳，睡去不知春幾許？」



明玕對：

「燕歌趙舞，醒來莫問夜如何？」

「嗯，玕妹果然文采高妙，不但對仗工整，詞藻之間隱含深意，對得好，對得好！」

「說來聽聽！」

「相公連考了我兩題，我這兒也有一句，不知相公以爲如何？」

「夏布糊窗，各個孔明諸葛亮！」

「這……這句眞難倒我了。」紀昀搔搔頭尷尬地說。這是才高八斗的紀曉嵐生平第一遭遇到了強勁的對手，居然對不出下聯。幸好，這個敵手是他的愛妾，否則豈不毀了他一世才名？

自從紀昀被擢升爲「四庫全書」館的總纂官，與陸耳山兩人主其事，四庫館編列的正副總裁有數十人之多，但眞正負責實際編纂工作的則爲紀昀。乾隆體恤紀昀日夜辛勞，特地賜了一位善解人意的侍婢明玕給他，沒想到這位明玕不僅長得秀麗可人，對於詩詞、琴棋書畫，均有涉獵，且頗

有文才，大家只知紀昀頗富機智、才思敏捷，但人並非神仙，豈能十全十美，完全沒有出糗的時刻？

有一次，紀昀往福建途中，乘船過江時，有一艘大船張起帆，毫不客氣的超越了紀昀這艘船。當時船上坐了一位武將模樣的男子，他朝紀昀注視了一會兒，便差人送了一封便箋過來。

「聽說閣下是當今會對聯能手，在下有一聯，若閣下能對出，敝船則殿乎汝後，倘若對不出，則請閣下尾隨在我船之後。」

原來便箋上寫著：

「兩舟並行，櫓速（魯肅）不如帆快（樊噲）。」

這付聯不僅寫實、而且必須以兩位古人的名字來做反諷，一時之間，紀昀竟然想不出好的對聯來，那人見紀昀沈默了半天，無法答話，便仰天哈哈一笑，下令船伕鼓棹揚帆而去。

可憐一代大才子紀曉嵐，竟然敗給一介武夫，這事若傳揚出去，豈不



顏面掃地？回到家中硬是悶悶不樂，見了誰都綳著臉。明玕一見主子臉色不對，便知道他心中有事。原來這紀昀也是個性情中人，喜怒易形於色，但見他煩躁不安，問了緣由，又不好直接說破，這相公明明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啊！於是明玕取了一支簫，一邊吹奏起來。吹了一曲之後，便柔聲問道：

「相公，明玕這簫聲倒是如何呢？」

紀昀何等聰明，馬上心領神會，拍了自己前額一下喜道：「下聯有了！」

「願聞其詳！」

「八音齊奏，笛清（狄青）怎比簫和（蕭何）？」

紀昀悟出了下聯，也打開了心結，卻不得不佩服明玕的善解人意。人生有此紅粉知己，夫復何求？

於是他對明玕更加的寵愛了。

「難得妳這般的聰慧，我眞要甘拜下風呢！」

「臣妾不過一時興起，啓動了相公的靈感而已，我哪會對什麼對聯嘛！奴婢也有拙劣之處，像刺繡之類的女紅，就不在行。」

「天生萬物，果然各有其長，那妳倒說說看從前都學些什麼活兒？」

「唔！或許是興趣吧！我性子急，向來不喜歡那種耗時間的女紅，至於吟詩、彈琴、弈棋之類，較需絞腦筋、花心思的，我倒樂在其中呢！」

「唷！」紀昀忍不住上前摟住她：「我倒要感謝皇上賜給我這樣既美且慧，又不同凡俗的小娘子呢！」

「蒙相公抬愛，明玕受寵若驚呢！」

「玕兒何必謙虛呢？誇妳美，妳當之無愧。古人說：『所謂美人者，以花爲鏡，以鳥爲聲，以月爲神，以柳爲態，以玉爲骨，以冰雪爲膚，以秋水爲姿，以詩詞爲心。』我敢說以上這幾項，妳全具備了呀！」

「不來了，相公老愛取笑奴婢！」

明玕羞紅了臉，忍不住發出一聲嬌嗔。

紀昀這時早已過了不惑之年，但炯炯有神的眼眸不時流露出智慧的光

芒，這是最令明玗心折之處啊！尤其彼此間那份亦師亦友的情誼，眞讓明玗覺得自己眞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了。

弧形的窗外透著一輪皎潔的明月，這時刻，這對有情人恐怕還有說不完的情話呢！

而紀昀既知道明玗通音律又能詩文，便贈送一把七絃琴給她，以使家居更得絲竹之樂。

一日，紀昀尚未到明玗房內，就聽到哀怨的琴聲，正是王昭君的出塞曲，琴藝造詣不凡，紀昀忍不住拍手叫好。

「好！好！只可惜哀怨了點。」

「這曲子彈奏的原是遠離故鄉，身在異邦的昭君，您叫她如何不哀怨呢？」

「玗妹何不彈奏較輕快的曲子呢？」

「輕快的曲子音調悅耳，指法變化凌厲、講究技巧，明玗正想偷個懶，一邊撫琴一邊沈思，相公就來了，還說人家彈得不暢快呢！哀怨的曲子較有餘韻呀！」

「好個伶俐的丫頭，才說妳一句，理由一大串呢！」

「既然相公喜歡，就容明玕彈一首『游春弄』吧！」

「嗯！」

頓時，琴聲由低沈哀怨轉爲輕快浪漫，錚錚琮琮的琴聲彷彿瀑布的流水，由高山傾瀉而下，令人感到通體舒暢，心曠神怡。

「玕妹可知這琴爲何有七絃？」

「明玕才疏學淺，孤陋寡聞，請相公明示！」

「琴在中國已有三千多年悠久的歷史，上古時有虞舜作五絃之琴的傳說，到了周朝文武二王各增一絃，五絃琴乃成爲七絃琴。南宋時，有『玉潤鳴泉琴』，上刻有銘文，說它『二氣中涵，五音內蘊』，北宋則有『冠古琴』，造型優雅，琴身輕，音色優美清純，至於唐、元期間則有『迴波琴』，顧名思義，可知其音色如湖水餘波盪漾，優美極了。」

「爲何有人比喻琴聲爲『金石聲』呢？」

「因爲琴音的共鳴效果與琴材及槽腹深度有關，古代樂器只有古琴才能同時發出金石同體的音色和音韻，即是所謂的『金石聲』，所以說琴爲古代

樂器之后，當之無愧。」

「奴婢只知道漢代時，曾有一把名琴，叫『焦尾琴』，又是怎麼得名？」

「哦，那是東漢時一位學者叫蔡邕，此人頗通音律，有一天他到朋友家作客，聽見火裡發出劈啪燒木材的聲音，便判斷是上好的桐木，乃取回去作了一把琴、音色果然極佳，這就成了有名的『焦尾琴』了。」

「原來如此，但明玗以爲今人大都少好此調了，彈琴者日益稀少。」

「在古代，琴是書香人家必備的樂器，讀書人大都以彈琴修心養性，並且藉以表達自己的志向和操守，或是排遣時間彈奏自娛，自從唐代以來，外來樂器陸續傳入，古琴就顯得失色了。」

「嗯，這麼說來，『彈琴』還能美化人的『情』操呢！只可惜社會風氣正逐漸衰微。」

「不僅是古琴、茶道，在外來文明的衝擊之下，許多傳統的文化，都要面臨考驗。」

「相公果然博學多聞，好比一部百科全書。」

「哪裡，我這是在與妳『談情（琴）說愛』呀！」

紀昀捉狹地說。

轉眼已是寒冬，紀昀卻仍在書房查閱各種資料，忙得滿頭大汗，明玕端了熱騰騰的點心進來，說：

「相公，稍歇會兒再查吧，用點心暖暖胃。」

「這會兒是個什麼點心？」

紀昀往盤子裡一瞧，是荷包蛋煎豆苗之類的點心。

「這個嘛，是『兩隻黃鸝鳴翠柳』。」

「哦？那這個呢？」

紀昀見明玕答得妙，便又指著那蛋黃周圍的蛋白問。

「這是——『一行白鷺上青天』。」

「好！我就吃妳這『黃鸝鳴翠柳和白鷺上青天』。嗯！好吃！好吃極了！」

紀昀狼吞虎嚥的模樣讓明玕看了不禁抿嘴而笑。

紀昀吃完，從窗外一瞥，只見初冬的遠山，山頭已漸漸有白色的飄

雪，景色絕美，不禁吟哦道：

「妳瞧！那不正是『窗含西嶺千秋雪嗎？』妳說說看，這下聯又當如何？」

明玕順著紀昀的手勢往外一看，只見亭前的水塘，還有數隻白鵝在那兒悠遊，一點兒也不在乎氣候轉冷，於是便說：

「下聯有了，但不知如果對得好，相公可有賞賜？」

「先對了再說，我就不信妳對得出來。」

「這不難，您瞧！那不就是『門泊東吳萬里船嗎？』」

「唉呀！可惜！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妳是女兒身，否則這大學士的頂戴，哪有我的份兒？快說，妳要我賞些什麼？」

「明玕不缺什麼，只是……希望相公有空多上夫人那兒走走，夫人近來身子羸弱，還病著呢！」

「沒妳提醒，我倒眞是疏忽了，這陣子著實太忙了，就依妳，待會兒我

就去，妳啊，」他愛憐的指著明玕的鼻尖：「就光會替他人著想，自己也要當心呢！今天『小豬』（指明玕腹內的寶寶）怎麼啦？」

紀昀說著就去摸明玕那微微隆起的腹部。

「報告豬老爹，他剛剛還踢我呢！」明玕也調皮的答，紀昀輕輕地將明玕攬在懷裡，滿足的歎了口氣，並說：

「不管他是男是女，我敢說一定像他娘一樣完美！」

用過午膳，紀昀未稍停歇，便到月芳那兒，她剛服過藥躺著，明玕也在那兒服侍著，明玕一見紀昀來了，便推說廚房有事先行告退。

「夫人，最近覺得如何？」紀昀坐近炕上，執起月芳瘦弱的手，關心的問道。

「相公，不是忙著編纂的公務嗎？爲何突然駕臨呢？」月芳見到夫婿，甚是驚喜。

「再忙也得來看看妳啊！何況明玕老在我耳邊叨唸，差點把我耳鍋子都唸塞了。」

「唷！卻是明玕丫頭多嘴，要不，相公早忘了有月芳的存在啦！」

月芳嘟著嘴，依稀是從前愛撒嬌、鬥氣的模樣，紀昀看了想笑，便趨前摸摸她的頭道：

「夫人儘管安心養病，少胡思亂想，如此才恢復得快呀！」

這時，月芳從床頭掏出一張紙條，交給紀昀說：

「這是我閒著沒事胡謅的，您倒猜猜看！」

紀昀打開一看，上頭寫著：

「恭喜！郎君又有她，儂今洗手不當家，開門諸事都交代，柴米油鹽醬與茶！」

紀昀看完，啞然失笑，順手在月芳臉頰上捏了一下道：「妳只交代了六樣，莫非是要留『醋』自己吃嗎？哈哈！妳還是那麼狡黠啊！」

「討厭，你還不是那個『傻和尚』！」

馬氏不好意思的紅了臉，紀昀卻很誠懇的握住了她的手說：

「夫人，歲月催人老，妳我頭髮都有些灰白，但即使美麗時光難再得，我對於妳，還是跟當初一樣又敬又愛呀，不會有所改變的，這樣妳該放心了吧？」



「啐！真當我像個沒信心的醋罈子似的，去！去！去！誰要你賴在這兒說肉麻話？還不快去辦正經事？」

「走是要走的，就怕走了，又是滿屋子醋味呀！」

「呀！討厭！」馬夫人性子一來，一個飛枕就拋了過來，紀昀眼明手快接住了，笑呵呵的朝書房走去。這邊月芳卻有一番甜蜜在心頭，病情便好了大半。

唉！誰說女人就像小孩子，可要用「哄」的。

之後，明玕兩頭跑，又要服侍月芳，又要照顧紀昀，而紀昀則是每日案牘勞神，不在話下。



14 旌表烈婦

有一天，阜城縣令過府請教紀昀，說是發生了一件奇案，原來有個名喚許南金的人，常被一湯氏的鬼魂托夢，因此寄了一張奏摺，要求官府旌表。

這湯婦原是阜城黃保寧之妻，因夫早逝，行乞於阜城一帶。一天，在河岸邊，被三個強壯的男子綁在樹上強暴，這位湯婦拼命抵抗，最後被這三人殺死。由於她已遭侮辱，雖然以身保貞節，仍無法得到旌表，以致人死不瞑目，數度托夢給秀才許南金。許南金不堪其擾，終於代書狀紙，希望官府能幫她平反。

唯當時社會風氣保守，旌表節烈，仍本著維持風化之大權，受旌表者，必須讓天下人心服口服，沒有爭議，而湯婦已遭強暴，不能符合當時的貞烈標準，要如何旌表呢？

阜城縣令接下此案後，甚感棘手，雖然對湯婦頗爲同情，卻不知如何著手？最後只好請教紀昀。

紀昀聽完縣令的說辭，當下便說：

「像這類冤屈婦女必然不少，應論其心志而不計其行跡，若不加以旌表，確有不公，大人請回，我且上疏向皇上稟明，從根本上修法，再加以旌表，如何？」

「早聞紀大人急公好義，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弟先謝過，視聖上旨意，再作定奪！」

隔了數日，紀昀果然上了一份奏摺，內容是這樣的：

「竊惟旌表節烈，乃維持風化之大權，必一一允愜人心，方足以示鼓勵。伏查定例，凡婦女強姦不從而被殺者，皆准旌表。其猝遭強暴，力不能支，捆縛捺抑，竟被姦污者，雖始終不屈，仍復見戕，則例不准旌表。臣愚昧之見，竊謂此等婦女，捨生取義，其志不同，徒以或孱弱而遭獷悍，或孤身而遭多人，強肆姦淫，竟行污辱，此其勢之不敵，非其節之不固，卒能抗節不屈，捍刃捐生，其心與抗節被殺者實無以異。譬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四體縶縛，眾手把持，強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庭哉！



臣掌禮曹，職司旌表，每遇此等案件，不敢不照例核辦。而揆情度理，於心終覺不安；質之眾論，亦多云未允。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同評議，如憫其同一強姦是殺，而此獨所遭之不幸，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使人人知聖朝獎善，略跡原心，於風教似有裨益；如其中有不可旌表之情理，為庸耳俗目所不能測者，亦明白指駁，宣示中外，以袪天下後世之疑。是否得當，伏祈訓示。」

乾隆見了這份奏摺，覺得頗有道理，便傳紀昀前去問個明白：

「這湯婦之行，紀卿看法如何？」

「啟奏吾皇，臣以爲這般烈婦，雖已遭辱，但其行貞烈，值得表揚，臣以爲今聖上，經常微服出巡，實是體察民情之故，今有烈婦如此，如能予以旌表，不但爲黎民百姓釐清節烈眞諦，更可彰顯皇上不拘泥法條，愛民以德的風範。」

「哈哈！好說！好說，紀卿所言合情合理，朕就依卿所奏，予以頒佈施行！」

隔了數日，朝廷果然下詔：

「尋議如兇手在兩人以上者，是係孱弱難支，與強姦不從而被殺者，一併予以旌表，令各督撫勘明請定奪，報可。」

爲此，阜城丐婦湯氏，終於得以在死後四十年，被以「烈婦」旌表。紀昀及阜城縣令的這番義舉，遂爲百姓所津津樂道，在那樣封建的時代，不啻是法律上的一項重大變革。

這事件之後，某日紀昀與明玕討論起來，明玕反問：

「君以爲烈婦與節婦孰較難得？」

紀昀沈吟一會兒道：

「應是節婦較難。」

「如何判別呢？」

「因節婦必須克制與生俱來的『人慾』，而『人慾』是世上最危險、最富誘惑力的。」

「哦！這麼說，烈婦或是激於一時之守節，而節婦卻非有長遠的定力不可？」

「嗯，朱熹曾有詩云：

『十年浮海一身輕，

歸見梨渦卻有情。

世上無如人欲險，

幾人到此誤平生。』

可見能戰勝人欲的節婦，也就格外令人敬重了。」

「唉！一貞節坤坊，不知要多少寒暑的人慾掙扎呢！」

「確是如此，與節婦比，我們不過是凡夫俗子，怪不得孔夫子說：『食色，性也！』所以，對於被人慾擊敗的人，也不必過於『苛責』。」

「照您這種說辭，豈不成了『出軌有理』、『外遇正當』囉！」

「哈！我可沒這麼說，是妳多心了。」

「哼，也是，要不怕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話。」

15 吟詩破案

眾人只知紀昀善於吟聯作對子，但不知他竟曾因吟詩而破了一個案子。

一天，紀昀翻閱古籍之後，抬頭一見窗外月光皎好，夜涼如水，便步出書房，沿著小徑散步，不知不覺的走出後院，院外是一大片梧桐樹林，旁邊還有一窪水潭，這時，他走得腳酸了，搬了一塊石頭坐在梧桐樹下，又見梧桐樹上的一輪明月，正好倒映在水潭上，他觸景生情，詩興大發，便隨口吟道：

「移石倚桐玩月，月影含潭靜。」

可是當他想下聯時，卻苦思了好久，對不上一個合適的句子。

突然間，從潭邊傳來一陣低泣聲，只見一個身穿白衣的青年，神容憔悴的望著潭水，似乎有投水自盡的意圖。紀昀好奇的走近去問他：



「你是誰？爲何深夜在此哭泣？莫非有輕生的念頭？」

「唉！我哭的是我剛過門的娘子，她死得不明不白的，眞叫我好生難過，我恨自己不中用，竟然找不出兇手，所以想以死向娘子謝罪。」

「看你年紀尚輕，怎可輕生？死了媳婦，固然傷心，但如何對得起父母？到底事情如何，說來聽聽 也許可以發現一點蛛絲馬跡。你應盡力爲她緝兇，讓死者瞑目才是正途。」

「請問您尊性大名？我見您似乎是官爺，說不定娘子冤情得雪。」

「在下紀昀，人稱大學士。」

「哦！小的張貴見過紀大人，求紀大人作主！」

張貴說著便跪了下去。

於是張貴便說了緣由。

原來，數週前，新婚的夜裡，那新娘聽說他在學堂裡讀書，爲了試試他的才學高低，便吟了一句詩的上聯，要他對下聯，他一時對答不上，便賭氣走出新房，進去書房看書，看著看著，不知不覺就趴在書案上睡著了。當他醒來時，已是天光大亮。

他回到新房一看，新娘子一臉憂憤地坐在炕上。仔細一問，才知道夜裡有人穿了他的衣服，趁著燈光昏暗進來調戲她。張貴一再安撫，新娘子也聽不進去，當天就上吊自盡。他痛悔自己的任性，又哀傷娘子的慘死，卻無處去尋找那羞辱娘子的兇手。

紀昀聽完那人的話，便問：

「尊夫人出的是什麼對子？」

張貴回道：

「點燈登閣各攻書，書中有金玉。」

紀昀聽後，大喜道：

「好對子！這句正好是我對了整晚沒對上的下聯，看來，尊夫人是個才女呢，這事我管定了。我問你，那天晚上，你的外衣脫在哪裡？」

「脫在新房的外間。」

「衣服還在嗎？」

「被那兇手穿走了。」

「他是怎麼逃走的？」

「當晚前後門都已上了鎖，料想是跳窗越牆逃走的。」

「這樣吧！你帶我到你家去看看。」

說完，紀昀就跟著張貴，就著月光來到他家。

紀昀在張貴家查看新房四周，發現這新房是在套間裡面，人要進去，要從正間，進入書房，才能到新房，白天這些房間人來人往，夜間大門上了鎖，兇手強暴新娘後，倉皇逃走，肯定不會從正門進出，而是跳牆逃走。

紀昀視察了一會兒，又問張貴：

「那天夜裡，你的外衣放在哪裡？」

「放在那兒！」

他指著靠窗的一張床，床邊正好有個衣櫃。

紀昀靈機一動，便叫他打開衣櫃查看。

「可有發現可疑的衣物？」

張貴翻了一翻，突然拿出一件寶藍色的衣裳說：

「奇怪？這件衣裳並不是我的。」

「那你細想想誰穿過這件衣裳？」

「嗯！好像是我們學堂裡的大學長穿的。」

「你們新婚那天，他來過這裡嗎？」

「有，他也來賀喜，在酒席上喝了不少酒。」

紀昀點了點頭。

「這事有了眉目，明天一早，我就差人傳他問個明白。」

張貴謝過紀昀，紀昀也回府睡了。

隔天，紀昀派人把大學長傳來，那大學長一進門，紀昀便把那件寶藍色衣服扔在他面前，厲聲道：

「這衣裳是你的嗎？」

大學長一見衣服，便面色蒼白，渾身打顫，不敢言語。紀昀又派人從大學長家中搜出當天那件新郎倌服，大學長見物證俱在，不敢再狡賴，只得從實招來：



「學生那天和眾人來張貴家道喜，見新娘子生得貌若天仙，正巧張貴對不上聯子，又把外衣脫在床上，趴在書房睡著了，我便穿了他的衣裳，低聲應了下聯，進新房去強行與新娘燕好……，沒想到新娘性情貞烈，極力反抗，以致於學生只好倉皇逃走，連衣服也忘了帶走，事後才知道新娘羞憤自殺，學生該死！求大人饒命！大人饒命！」

「大膽狂徒！枉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竟然強姦不從，毀人名節，逼死人命？罪責難赦，移刑部定奪！」

結果，此案被刑部判了個斬刑。找到了兇手，張家祭奠了新娘，算是了卻了一樁冤案，宗人都說紀曉嵐竟然因吟聯而破了奇案，莫非冥冥之中，的確是果報不爽。

16 品茗高手

我國一本叫做《爾雅》的古書上，就有關於茶的記載，所以說，我國是公認最早喝茶的民族。因爲這本古書距今至少有二千年了，可知我國飲茶的歷史悠久，唐朝陸羽寫《茶經》，詳細論述茶的歷史、製法、煮法、飲法等，於是唐宋時茶道大行，十分講究品茶的藝術；到了清代，在宮廷繁縟的禮儀中，還有一種別開生面的茶宴，可說是清代宮廷飲茶藝術的昇華。通過飲茶來陶冶情操，達到追求眞、講究美的哲理境界，是清代特殊的筵宴，茶宴中帶動了帝王與群臣的感情聯絡作用。

茶宴中的大臣，都由乾隆親自擇定。每年正月擇吉日在重華宮舉行。紀昀也是與宴大臣之一，在茶宴那天，大夥兒在乾清門外等候，奏事處的官員再帶領他們由御花園漱芳齋東旁門入重華宮去赴茶宴。那天是正月初八，與會的大臣尙有于敏中、福隆安、史觀保、張若靄、倪承寬、劉墉、梁國治、董曲江、錢大昕等人。

茶宴開始時，乾隆坐正殿，王公坐西配殿，大臣們坐東配殿。東西配

殿各擺矮桌十張，每張桌上擺兩份茶碗、果盒及筆墨紙硯。與宴諸臣待皇帝坐定後，向皇帝一叩首，然後入座，茶宴中，以皇帝爲首，按規定的題目作詩聯句。

茶宴時喝的是「三清茶」——是用梅花、佛手、松籽仁加雪水烹製而成的，這三清茶清香甘美，乾隆曾以詩讚曰：

「高節為鄰德表貞，
喉齒香生嚼松實。
心神春滿泛梅英，
拈花總在兜羅手。」

寥寥數語，把三清茶的色、香、味及其涵義和盤托出。

乾隆啜了一口茶之後，提起案上的御筆，寫了一付長聯：「堯舜生、湯武淨、五霸七雄丑末耳，其餘創業興基，大都搖旗吶喊稱奴婢；四書引、六書白，諸子百家雜說也，以外咬文嚼字，不過沿街乞食鬧蓮花。」

此聯口氣豪邁直爽，不同凡響。

輪到大臣們題對聯，紀昀寫的是：

「出將入相，仔細端詳，無非藉古代衣冠，奉勸眾生愚昧；福善禍淫，殷勤獻演，豈徒炫世人耳目，實為菩薩心腸。」

此聯詞婉意深，別具風格。

其他大臣也紛紛題聯：有：

「八大君王，處處十八王，道旁獻壽。」

也有：

「九重天子，年年重九節，塞外稱觴。」

此時，御膳太監端上八珍糕，這八珍糕是宮廷御醫根據明代八珍糕，加上人參、茯苓、山藥、扁豆、薏米、芡實、建蓮、白糖等上鍋蒸熟，晾涼之後才可食用的，具有健胃、滋補的食療功效。

入宴大臣莫不將茶宴看成是最高茶譽，與皇上一起賦詩聯句，品飲三清，食八珍糕，恩寵復加，令其他大臣羨慕不已。因此，茶宴又有「重華文宴集群仙」之稱。



若從茶宴看來，古帝王與群臣聯繫感情，溝通意見的方式，還眞充滿了人文、藝術氣息，今人之觥籌交錯、酒酣耳熱、大聲吆喝的場面反而是一種退化，而不是進步呀！

且說「茶」過三巡，大家的話題不免多了起來，這時錢大昕第一個自誇地說：

「常喝茶的人，不必親自審視茶葉，光看泡出的茶色，便知茶的好壞。」

董曲江也接著說：

「我則不必看茶色，只要聞一聞茶的香味，從它的深淺濃淡，便可知茶的等級。」

張若靄更誇張地說：

「諸位辨茶之良窳，均需用嗅覺或視覺，我則只要用手摸一摸茶梗，便知那茶之品味如何。」

「看來我們當中，品茶高手，非張大人莫屬！」

眾人正在稱道之餘，紀曉嵐卻咳了一聲，說道：

「咳！嗯，方才我聽諸位大人談論了半天，都還只是見茶評茶，在下不必看茶色式摸茶葉，只需坐在遠處，見升起之茶煙，便可判別。」

「咦！紀大人這回牛皮吹得太大了，茶煙要如何判別茶之好壞呢？」

「唉！諸位大人有所不知，那茶煙升起後，或往前飛奔，或作連環圓圈狀，或飄向後方，或往上方竄起……，以此法判別茶品，十分準確，非有十年以上品茶功力不可。」

「哦！原來如此！」

眾人聽得一臉愕然，又見他說得頭頭是道，紛紛點頭贊同。

出得茶宴之後，劉墉忍不住問紀昀，果眞是品茶高手？以前怎不見他提過？

「唉！我說的是『煙』，『紀大煙袋』的稱號可不是浪得虛名呀！至於品茶嘛！唉呀，那是看不慣他們一個比一個誇張，故意嚇唬他們的啦！」

「哈！有趣極了！你還是那付德性！」

劉墉不住邊走邊笑。

17 整和珅

和珅是乾隆最寵愛的權臣，甚至到了晚年還把自己最寶貝的十公主指給了和珅的兒子豐紳殷德，結了兒女親家。和珅與乾隆的年紀差了一大截，二人何以會成為忘年之交？一般人只知和珅之得寵是由於他善體上意、巧言令色，卻不知其中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因緣。

原來乾隆尚未登基之前，大約在十五、六歲年紀時，看中了雍正的一位愛妃，這位妃子年紀與乾隆相仿，因此兩人性情十分投合，情愫逐漸滋長。

有一天，乾隆奉雍正召見入宮，到了宮內卻不見父皇，於是便在附近的內宮尋找看看，正巧雍正的愛妃在房裡梳妝，一付美麗嬌艷的模樣，乾隆一時玩心興起，便步入內宮，躲在她背後，突然用雙手矇住她的眼睛。愛妃乍然被蓋住眼睛，不知是誰，心中十分惶恐，情急之下，隨手將梳子向後敲擊，不偏不倚，正好擊中乾隆的額頭，留下一個梳子的血印，乾隆倉皇之間，便溜走了。

隔天早晨，太后發現乾隆額頭的傷痕，不斷追問，乾隆支支吾吾的不肯說出眞相，但是太后是何等精明的人物？她逐一盤查，終於發現那是愛妃打的，當下大發雷霆，認爲妃子有意謀害太子。由於那個妃子十分得寵，太后早已猜忌於她，如今竟然對太子下手，太后豈肯輕饒？於是一陣亂棒責打，又賜了一條白綾給她，限她於天亮以前自盡。

乾隆得知消息，趕去向太后求情，說是自己調戲妃子，才被反手打傷，妃子並不知背後的是太子。太后見他們父子都如此鍾愛這位妃子，更加下定決心，不肯饒過她，當然冷峻的拒絕了太子的哀求。

乾隆見哀求無效，心急如焚，只好趕到那妃子的宮裡去阻止她自殺，誰知他還是慢了一步，那愛妃早已香消玉殞了。乾隆抱著自縊身亡的初戀情人，不禁淚流滿面，想到自己一時惡作劇，竟然害了一條年輕的生命，感到滿懷內疚，於是他用手蘸染了硃砂，點在妃子的脖子上，喃喃說道：

「卿魂且安息吧！倘若他日有緣，待我登基之後再來相會，屆時必好好補償於妳，就以硃砂爲記吧！」

自此以後，一個十五、六歲情竇初開的少年，對於那樣一位紅粉佳



人，自然在他心中留下永不可磨滅的良好印象，是他任何後宮佳麗無法取代的。

而據說和珅起初只是個扛抬御轎的轎夫，有一次乾隆正要出門，轎夫們一時找不到轎輿的頂篷，皇帝又急又氣的要處罰轎夫，這時，和珅突然勇敢的趨前向皇帝稟道：

「啓稟皇上，典守儀仗的官員應負全責，轎夫們只是盡扛抬之力，請皇上開恩。」

乾隆一見，這位轎夫不同於一般武夫，長得文質彬彬、秀氣非凡，叫他抬頭細看；不得了，這張臉似曾相識，再看一眼，倒教他想起已故的愛人——馬佳妃，莫非他是她今世的化身？

乾隆當下免了轎夫們的刑責，改處罰典守的官員，並且立即升和珅爲總管儀仗，授三等侍衛。

乾隆回宮後，立即密召和珅進宮。和珅惶恐地跪著。

皇帝命他跪近一點，然後親自察看他的脖子，赫然有一顆鮮紅硃砂痣。於是便問：

「和卿今年多大?」

「臣今年廿歲。」

可眞巧，馬佳妃逝世正好廿年。

「你是何方人士?」

「臣是正紅旗人，自幼家境清寒，才入宮做了文生員，前幾年才調升爲鑾儀衛，爲皇上扛御轎。」

「哦!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乾隆一邊點頭，一邊目含淚光，沒錯，和珅必定是妃子的化身，否則天底下怎會有如此酷似的面孔?還有朕親點的硃砂記號?看來，朕得好好補償他，以慰愛妃在天之靈。

「卿請回去吧!好好地幹，朕必不必會虧待你的。」

和珅莫名其妙的退下了，但看皇上那份憐惜之情，心知皇上必然十分賞識自己，加封晉爵，指日可待了。

後來，和珅從側面得知，原來乾隆寵愛自己，是因爲他長得酷似馬佳妃，於是主動獻上自己的妹子和玉，這和玉自然使盡渾身解數去魅惑皇



上，和珅貪瀆枉法之事，只要和玉枕邊細語，四兩撥千金，便得一一化解。從此以後，他便更加肆無忌憚起來，朝臣不滿者眾，卻都敢怒而不敢言，紀曉嵐謫戍邊疆之事，其實也是他的傑作。

紀昀回京任《四庫全書》總纂官之後，比較少去招惹和珅，但有一次，他還是不改戲謔的本性，惡整了和珅一番。

原來是紀昀知道一日和珅將應召入宮，正值風雪交加，滿地都是泥濘，紀昀心生一計，想整治和珅。

於是他換上一身破舊的冬衣，匆匆出門，趕到通往宮中的路上守候，等和珅一到，立即差人持名帖上前攔轎投遞，並且說：

「紀大人剛剛親自過府賀年，不過，現在已經下轎了。」

和珅沒法子，也只得冒著風雪下轎，正要跟紀昀打招呼，算是虛應一下朝臣之間的禮儀。可是紀昀沒等他開口說話，就噗通一聲跪在雪泥地上。

和珅一見，也只能急忙跪地回拜。可是這樣一來和珅身上那華麗的錦繡皮袍，卻弄得滿是泥濘了。但如果再折回去更換，便要誤了面聖的時



辰，不得已，就這樣一身狼狽的前去覲見皇上，當場就被乾隆訓斥了一頓，群臣私下竊竊失笑，大家都恨不得看到他出糗的模樣。

和珅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向乾隆哭訴，但基本上說來，紀昀向同僚賀歲拜年，禮儀周到，並無可追究之處，滿朝文武，反而把這件事當作茶餘飯後的笑柄。誰叫他平時耀武揚威，頤指氣使呢？

18 作弄英國使節

乾隆在位時，清朝對外仍採「閉關自守」政策，對於各國使節前來遊說貿易之事，均不表歡迎，但西方國家都亟欲打開中國的門戶。

話說當時有個英國使節名叫馬戛爾尼，他打聽到和珅是皇帝的親信，如果拉攏他，再來說服乾隆就容易多了。於是他差人送了帖子，說是要招待和大人。

和珅大搖大擺的赴宴了，席間不僅安排了西洋式的宮廷舞蹈表演，還因爲天氣燠熱，吃完大菜後，居然上了一道飯後甜點。這道甜點，和珅在滿漢全席上從來沒吃過，它是擺在一個精緻的高腳杯裡，一坨坨圓形的糕點，五顏六色，令人看起來食指大動，只可惜一端上來之後，不停的冒著煙，似乎溫度極高，吃了會燙嘴。但說也奇怪，英國使節們，各個好像有特異功能似的，一口接一口不停的吃著，一點也不怕燙，只有和珅遲遲不敢開動。

「和大人，快請用啊！融化了就不好吃了。」

「這……這東西不燙嘴嗎？」

「哦！不燙！不燙，這叫『冰淇淋』，是敝國盛行的餐後甜點，老少咸宜，大人不妨試試看。」

馬戛爾尼一面忍住笑，一面想：這和大人居然是個土包子，連冰淇淋都沒見過呢！

和珅小心翼翼的用湯匙舀了一匙放進嘴裡，咦？一點都不燙呢！而且入口即化，味道十分甘美。才知方才讓英國人看扁了，笑自己孤陋寡聞，心中當即十分彆扭，一頓飯吃得十分不是滋味。

回朝之後，和珅把這事告訴乾隆，認爲馬戛爾尼存心要他出糗，必須給點教訓，好教他認識大清皇朝的天威。因此，也發了一張回帖，說是要招待諸位英國使節，以盡地主之誼。

但是他想不出如何讓馬戛爾尼也出個糗，好讓他扳回面子，報一箭之仇。乾隆也說：

「馬戛爾尼在大庭廣眾前蓄意羞辱本朝重臣，如果不還以顏色，恐怕從此被人看不起。不知諸卿可有辦法整治於他？」



大家默然不語，乾隆只好點名紀昀。

「紀愛卿，何不說個主意，大家商量商量？」

紀昀思索了片刻，便分析道：

「彼方提供冷食，卻冒著煙，令人誤以爲熱食，而遲遲不敢動手，我方不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即提供熱食而不會冒煙者，令其誤以爲是冷食。」

「辦法不錯，但可有這類食品。」

「有，正是『綠豆八寶飯』。」

「哈！高明高明！就照紀卿所言試試看。」

結果，不出紀昀所料，第一次見到綠豆八寶飯的馬戛爾尼果然上當了，眼見色彩繽紛的八寶飯，令人垂涎不已，馬上舀了一大口含在嘴裡。哎喲！不得了，溫度奇高，舌頭差點就燙熟了。和珅依然果然扳回了一點面子，免得讓英國佬看扁了。

19 巧罵惡僧

紀曉嵐不但對迂儒不敢苟同，平日更是嫉惡如仇。有一天，他跟王文治等人出遊河間獻縣。經過一間大佛寺，這座大佛寺，修築得富麗堂皇，據聞住持善於歛財營生，以致於寺產富饒，儼然是地方的富紳，更妙的是這位住持葷素不忌，旁人議論紛紛，他則自以爲是濟公活佛。紀昀頗爲好奇，乃特地入寺去拜訪。

住持聽說來了個大官爺，自然親自接見。

「紀施主、王施主，請上座！」

「請問大師法號？」

「老衲人稱禪心大師。」

時值用膳時間，紀昀跟王文治兩人便老實不客氣的留在寺裡用午餐，結果竟發現這位禪心大師食用雞蛋，食用前，還唸唸有詞：

「混沌乾坤一殼包，

也無皮骨也無毛；
老僧送爾西天去，
免在人間挨一刀。
阿彌陀佛！大慈悲！大解脫！」

紀昀暗自覺得好笑，便問：

「聞說大師是濟公轉世，不只是食雞蛋，聽說酒肉也不忌口？」

「施主何必問呢？酒肉穿腸過，佛在當中坐，且學濟顛僧，佯狂渡眾惡。阿彌陀佛！大妙用！大功德！」

「阿彌陀佛，大師果然語帶禪機，令人欽佩！」

「受紀施主誇讚，老衲眞是羞愧，敝寺今日欣逢施主大駕光臨，還請您能爲小寺題字留念。」

紀昀也不推辭，馬上振筆疾書，題上一聯：

「鳳遊禾蔭鳥飛去，

馬走蘆邊草不生。」

禪心大師非常高興，馬上令徒弟拿去裝裱，準備懸掛在正殿上。接著意猶未盡的拿出一幅自畫像，也請紀昀爲他題詩。紀昀又寫道：

「精神炯炯，
老貌堂堂，
烏巾白髯，
龜鶴呈祥。」

禪心大師一向十分自戀，被紀昀這麼一吹捧，簡直輕飄飄！當下盛情招待王、紀二人，不在話下。

日後，有人到此一遊，禪心大師便藉機炫耀一番。

可是有一天，來了幾個文采高妙的書生，一看到正殿的題字，問起原由，果然是紀昀的傑作，不覺哈哈大笑。禪心大師莫名所以，便請教這些



文士，其中一位仁兄說：

「大師被罵『禿驢』，猶不自知，懸之正殿，豈不滑稽？」

禪心臉色丕變，馬上取出自畫像，指著旁邊的詩，問道：「這四句莫非也是譏罵老衲？」

「這四句單獨看來，似乎是讚美，但從每一句第一個字橫著唸，則變成『精老烏龜』了！」

禪心氣得當場就把匾額取下來毀了。

20 與乾隆出遊

乾隆大概是歷代帝王最喜歡微服出巡的了，因此流傳許多韻事，成爲民間最熟悉的一個皇帝。

他數度出巡，最喜歡令紀曉嵐陪同，由於紀昀妙語如珠，應對機智，無形中，增加許多旅遊的樂趣。這一天，紀昀又是奉命陪乾隆出巡，君臣一付悠閒的商賈打扮，便信步來到市集上。

只見一對年輕夫婦，男的牽著一頭牛，牛車上載著幾顆西瓜；女的走在車後頭，一臉愁苦的模樣。到了市集上，他們在地上鋪了一塊布，將西瓜擺好，二人忽然爭執起來。男的說：

「這頭牛非賣不可，否則老天會懲罰我。」

「賣了牛，咱們怎麼過活？早知你這麼窮，我才不嫁給你，沒了牛，誰來幫咱們耕田種瓜果？」

「不行，還是非賣不可！」

「怎麼勸你都不聽，我眞是眞看錯了人。嗚——」女的說著說著，忍不



住放聲大哭起來。

乾隆好奇地前去詢問：

「二位到底怎麼啦？嫂子爲何如此傷心。」

「他——他想把耕作用的老牛賣掉，一想到此後沒牛幹活，生活更苦，我當然傷心呀！」

「我也是情非得已呀！」

「這位大哥，莫非是欠人家錢財，才急著把牛賣掉？」乾隆再問那個男的。

「那倒不是，事情是這樣的：數月前，我因家貧無法娶妻，乃在佛前發誓，只要能娶得一門媳婦，便要捐出這頭牛。沒想到，最近竟然眞的如願以償，現在要是我不捐出這頭牛，我想，老天一定會怪我不守諾言的。」

「嗯！你倒不失爲一個誠信青年，這事應該有兩全其美之策才對，我身邊這位朋友，人稱智多星，不如就由他來想想辦法，如何？」

眞糟糕！四兩撥千金，乾隆三言兩語，就把這個難題推往紀昀身上了。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皇上您未免太多管閒事了吧！紀昀思索了

一會兒，終於想出一個好法子，他說：

「這位兄弟，你可將牛賣出去，但只叫價十兩銀子，附帶條件是要買這些西瓜，西瓜賣三百兩銀子，如此一來，你賣完牛之後，還是有錢再買一頭牛。至於賣牛的十兩銀子，就捐給菩薩吧！」

這種買賣方式果然十分吸引人，大家一聽一頭牛才賣十兩銀子，沒多久就擠滿了搶購的人潮。終於有人用三百一十兩銀子買了牛和西瓜。

那個年輕人把十兩錢捐給寺廟，又買了一頭健壯的牛，和新媳婦歡天喜地的回家去了。

「如今你撮合了一對愁眉苦臉的夫婦，真是功德一樁啊！哈！哈！」乾隆開心的拍拍紀昀的肩膀。

「皇上過獎了！」

紀曉嵐搔搔頭，也跟著開朗的笑了。

正是三月榮花時節，婦女們都出來遊春，著鮮艷華服，駕輕車寶馬，故有「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的詩句。滿城中花柳爭妍，笙歌慢奏；河面上畫舫穿梭，簫鼓不絕。

這時晚霞正好，秋波盪漾，使紀昀想到了人間仙境，卻見乾隆正扭頭瞅著站在河邊看畫舫的一女子，船已走得老遠了，乾隆還在扭頭瞅著。

紀昀不由得笑道：

「萬歲爺，您說世界上什麼力量最大呀？」

「紀卿你真愛開玩笑，這世上除了馬的力量最大以外，難道還有別的嗎？」

「不對！不對！」紀昀猛搖頭。

「非馬即牛！」

「也不對！」

「那……該是龍的力量最大了！」

「還是不對！」

「朕不猜了，你快告訴我，到底是什麼？」

「世界上，就屬女人的力量最大了。」

「這怎麼可能，女人手無縛雞之力，哪能跟龍相比？即使牛馬也比不上啊！」

「可是我方才明明看見一個弱小女子把龍頭都拉彎了呢！」

「哦，原來是這回事呀！哈哈！說了半天，竟然是取笑朕，紀卿呀，太放肆了吧！看朕不罰你才怪！」

乾隆這時恍然大悟，不覺啞然失笑。

說起龍，到底有沒有這種動物呢？

根據考古學家研究，世界上根本沒有龍，那麼怎麼會有龍的形象出現呢？那是早在四、五千年前，北方有一個華夏族，這個氏族崛起於中國的西北，人多勢衆，在向東向南發展的過程中，吞併了許多弱小民族，於是，他們在蛇的外形上，又添加了許多圖騰作爲象徵，湊成了一隻最兇猛的動物，這便是龍的由來。

在我國民間，常把龍和鳳都視爲尊貴、吉祥的象徵，皇帝是「龍神」，穿的也是「龍袍」，更妙的是乾隆在巡遊期間還吃過「龍鳳蛋」呢。

話說乾隆與紀昀貪看江南風光和畫舫美女，不自覺竟與隨從們走散了，這是個夏日的午後，原本天氣還十分晴朗，沒想到頃刻間就烏雲密佈，下起雨來，見附近正好有間小茅屋，趕快進去躲雨。

屋主是一對老夫婦，見來人穿的衣裳質地高貴，必是身分不低的官爺，熱切招呼過後，老先生急忙沏上一壺茶，又吩咐老太太準備晚餐，要客人在這兒用飯。

老太太嘴裡應聲是，心裡卻嘟噥著：

「又沒肉又沒菜的，請什麼客呀！」

老太太走到後院一看，老母雞正在孵蛋，老太太急忙把母雞趕走，取了幾個蛋，進去廚房用開水煮熟了，再端到前廳去給客人吃。

「咦，這是什麼蛋？我以前怎麼沒見過？」

乾隆用手剝開蛋殼，居然露出一隻帶著羽毛的小動物，他把羽毛拔掉，湊進嘴裡一嚼，味道居然十分鮮美。

原來那些蛋已被母雞孵過，快要成形了，那個帶毛的小動物，正是小雛雞。

「這個嘛，是本地的特產，就叫『龍鳳蛋』。」老先生愛面子，馬上想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吹噓一下。

「嗯，好吃！好吃！名稱也不錯——『龍鳳蛋』。朕，哦！不，我記下



了，哈哈！」

乾隆回朝後，果然要廚子做「龍鳳蛋」，廚子絞盡腦汁，才知道它的取材，沒想到一個鄉下老太太無意中竟然發明了一道名菜，還廣受皇宮裡歡迎呢。

又有一次，乾隆與紀昀劉墉三人步行過一處田間，見幾個農民正在秧田拔秧苗。

乾隆道：

「紀卿，我以秧把子爲題，給你出一聯。」接著便說：「稻草捆秧，父綁子。」神色顯得十分得意。

紀昀一聽，這聯子用句絕、比喻妙，不免暗自捏了一把冷汗，頓時愣住了，但他邊走邊思索，不覺來到了烏龍山腳，只見竹林裡一個農婦，正將新挖的竹筍放入竹籃中，紀昀靈感一閃，拍手道：「有了！」接著說出對句：

「竹籃裝筍，母懷兒。」

乾隆本以爲難住紀昀了，這下子聽了忍不住哈哈大笑，但才思敏捷的乾隆豈會如此輕易就讓紀昀過關，他指著農家檐前的蜘蛛網，繼續出題：

「蜘蛛有網難羅雀。」

這對子出得十分嘲弄的味道，稱一不愼就屈居下風，可是對得太「衝」，又會得罪皇上，這聯顯然比上聯難多了。

紀昀畢竟是紀昀，他觀察了一下左右，便指著地上滾沙的蚯蚓道：

「蚯蚓無鱗欲成龍。」

不但同樣揶揄的味道，對皇上還有些吹捧，這下子乾隆樂得眼睛都瞇成一條縫了。

這時，正好有一群麻雀，跳在屋檐下，皇上便說：

「紀劉二卿，今以麻雀爲題，但詩中不得有麻雀二字，各出一詩吟之，如何？」劉墉略作沈吟，便唸出：

「一窩二窩三四窩，

五窩六窩七八窩，

食盡皇王千鍾粟，
鳳凰何少爾何多？」
「嗯！好詩好詩，明詠麻雀，暗罵徒受俸祿之人。不錯，意境絕佳。」
輪到紀昀了，他不慌不忙的吟道：
「一個一個又一個，
個個毛淺嘴又尖。
毛淺欲飛飛不遠，
嘴尖欲唱唱不圓。
莫笑大鵬聲寂寂，
展翅長鳴上九天。」
「哈！果然高明，與劉卿同有『含沙射影』，異曲同工之妙，兩位愛卿均是文才便捷呀！」

21 平蔡牽之亂

蔡牽原是滿清翁罕的一個舊部，屬於土爾扈特族，由於放牧得宜，兵強馬壯，遂有了逐鹿中原的野心，竟然興兵佔領伊犁。

清廷派去的武將個個鎩羽而歸，由於蔡牽兵強力壯，正面交鋒不易獲勝，只宜智取。紀昀臨危受命，絲毫不敢大意。

紀昀督軍到了城下，每天令人向城內謾罵，並且傳令在城外七里安營。諸將都建議立即攻城，但紀昀說：

「伊犁城牆堅固，且兵多糧足，強力攻城，徒然犧牲士卒性命，不如慢慢用計攻他。」

雙方僵持了約莫半個月，紀昀見蔡牽並不出戰，便集合部隊，宣布說：

「蔡牽既然不肯出戰，唯有順其自然，我們也只好以軍營爲家了，眼看新年將屆，在這歲末寒冬，大家不妨慶賀慶賀再說。」

從這天起，爲了慶賀春節，紀昀下令軍士解甲休兵，一連喝了七、八

天的酒。

蔡牽的探子偷看了這邊的情形，回去稟報，蔡牽聽了以後撚鬚大笑道：

「早聽說紀曉嵐不過是一介書生，能有什麼作戰的能耐？清廷難道沒有人才了嗎？他怎麼可以擔此大任呢？現在城還未攻克，竟然就驕傲自滿，狂歡飲酒，上下皆無鬥志，不久，就要被我們攻破了。」

蔡牽到底是隻老狐狸，儘管嘴裡這麼說，還是又派了部下再探虛實。「你不妨帶一封信到他們營裡，藉口我們要獻城投降，看看他們的動靜，也好知道實際的情形。」

蔡勝奉命帶了降書，走到紀昀營前，請軍士通報。軍士聽說是來投降的，也不加攔阻。

蔡勝向營裡走去，只聽見一片笙歌，部將們喝得醉醺醺的，唱曲的、胡鬧的，全沒紀律，蔡勝看了半天，也沒人來搭理他，後來，他見坐在帳前桌邊的，八成就是督軍的紀昀了，於是就上前進上書信。

紀昀見了他，迷迷糊糊地問，還打了個酒嗝：

「你……你……做什麼來著？」

蔡勝回答：

「小的是蔡牽將軍部下，來送信的。」

紀昀打開信一看，非常高興地說：

「來人，快給這位壯士倒酒，咱們乾他幾杯！」

又問蔡勝：

「你們主帥何時來降？」

「明天就到。」

紀昀立刻向軍中宣布：「伊犁已經投降了，等明天他們主帥到了，大家再設宴慶賀，現在就可吩咐廚子宰殺牛羊啦！」

「嘩！」

一時之間，軍營裡爭相走告這個好消息，觥籌交錯、笙歌鼓樂之聲不絕於耳，令人以爲置身京城之中。

蔡勝把這邊軍營情形一一稟告主帥，蔡牽認爲這是突擊最佳時刻，再不一舉殲滅敵方，更待何時？於是下令當晚二更攻敵營。

到了二更時分，一彎弦月如鉤，照得敵營有點陰森沈靜。蔡牽率領精兵兩萬，攻進紀昀的帳營，士兵衝殺之聲震天，不料士兵才進營，心中就大喊不妙，但說時遲那時快，再回頭已百年身，大夥兒紛紛跌落陷坑中，蔡牽急忙喊：「撤！」卻聽得一聲吆喝：「上啊！」竟然從四面八方，被伏兵圍了起來，而且層層包圍、密不通風。這時，簡直是任他插翅也難飛了，紀昀下令射箭，箭無虛發，結果蔡軍損失慘重，蔡牽只好棄械投降。由於他謀反已久，遂從城中搜出不少兵器來。

蔡牽之亂平定不久。

有一天，乾隆召紀昀進宮密商軍機大事。

「微臣紀昀，叩請聖安！」

「紀卿，起來，起來，我正有要事找你商量！」

這時乾隆面前的桌子上，攤開了一張地圖，上面畫了不少記號，乾隆似乎正在爲國事煩惱，愁眉不展。

「微臣恭聆聖諭！」

紀昀恭敬的站在一旁，不知皇上爲何神色凝重。

「朕方才接到驛馬快報，說土爾扈特族，從俄羅斯的窩瓦河畔，率眾來歸。」

乾隆一面說，一面指著案上的地圖。

紀昀立刻拱手說道：

「這全是皇恩浩蕩，威加四海，以致於蠻夷順服，天下昇平！」

「好說！好說！我才要說全仗你平蔡牽之亂的功勞，否則那蠻子驍勇善戰，豈有如此容易歸順之理？」

乾隆沈吟片刻，又接著問道：

「你可知道這土爾扈特的來歷？」

紀昀指著地圖上說：

「他們本是額魯特蒙古四衛拉特之一，原本游牧於塔爾巴哈特附近雅爾這一帶，到了秋季，才遷到俄羅斯的窩瓦河畔去。」

「哦，原來如此。」

「既然他們來歸順我清廷，皇上可得安置他們才對。」

「是啊，這也正是我苦惱之處啊！這些蠻夷民族性極強，稍一不慎、也

有可能再興兵作亂，若不妥加安置，日後反而容易成爲後患，太祖早有遺訓啊！紀卿你在新疆也待了一段時日，你看這事如何安置較妥善？」

「微臣請問皇上，他們現在大約有多少人口？」

「喏，都在這摺子裡。」

「嗯，合計大約七千人，牲口卻比人口多出四倍以上。」紀昀估算了一下，又重新指著地圖說：

「在伊犁附近的珠克都斯地方，和科布多西南一帶，據臣所知，這兩地都是地廣人稀，水草豐美的地方，可以供他們放牧，依臣之見，不如將他們分處兩地，一則配合他們的游牧生活，二來防範他們坐大，不知此法是否妥當？尚請聖上卓裁！」

「好好！就這麼辦！叫他們舊部到珠克都斯去。新部呢，就到科布多西南一帶牧居，如此一來，豈不兩全其美？卿這麼一說，倒了了朕一樁心事了，哈哈！看來朕把卿貶謫新疆之事是貶對了呢！」

「皇上，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紀昀急出一身冷汗來。

「哈哈！瞧你嚇的！哈——」

「皇上可別開臣的玩笑啊，臣可怕了那大漠的生活。」

「紀卿，我朝不乏征戰沙場的武將，然而卿卻能以一介文人平定戰亂，眞不容易啊！」

「謝皇上誇獎，微臣只是略盡棉薄之力而已，豈可與傅恆、岳鍾琪等大將軍相提並論呢！」

「但不知這些亂民的兵器，應如何處理才好？」

「臣倒有一個構想，不知是否可行？」

「當今天下叛亂之事，時有所聞，不如化民成俗，提倡忠孝節義，教化民眾，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卿所言甚是，但這與兵器有何相干呢？」

「臣以為，不如網羅工匠，繪製模型，將這些兵器熔鑄之後，鑄成秦檜夫妻的跪姿銅像，放在岳王廟前面，皇上以為如何？」

「嗯，將廢棄之兵器鑄成奸臣人像，與岳王之精忠頓成對比，如此一來，忠奸立辨，用以教化我朝民眾，不僅得以廢物利用，又可供後人憑



弔、追思，這個構想一舉兩得，朕就准卿所奏，領旨去辦吧！」

踏入岳王廟，就讓人感受到一股凜然之氣，大廳上懸有一匾額，書寫岳王的事蹟：

「岳飛，字鵬舉，宋朝人。岳飛事母至孝，家境貧窮，但喜好讀書，尤其喜讀《左氏春秋》和《孫吳兵法》。

紹興年間，張浚請他共同征討李成，岳飛自願擔任先鋒，大破李成的軍隊，平定了江淮之地，被封爲武安軍承宣使。宋高宗親筆寫了『精忠岳飛』四個字，製成旗子賜給岳飛。

岳飛屢破金兵，在郾城打敗金兀朮，又進兵朱仙鎮，打算渡河一戰，收回失地。不料秦檜力主和議，在一日內以十二面金牌召他回京，並藉故將岳飛父子打入大牢。不久，秦檜又謀串獄卒害死岳飛。

岳飛死時年僅三十九歲。

岳飛謚武穆，後又改謚忠武，追封鄂王，著有《岳武穆集》。」

紀昀也在旁邊題了一付氣勢磅礡的對聯：

「報國精忠，三字獄冤千古白；

仰天長嘯，一曲詞唱滿江紅。」

兵器製成的秦檜夫妻跪像，終於完工了。來參謁岳王廟的民眾，看見秦檜夫婦跪在廟前，均覺大快人心，有些人還忍不住往他倆身上吐口水、一面大罵：「奸臣、走狗、賣國賊！呸！呸！呸！」

隔了一段時日，竟有人偷偷在秦檜夫婦身上各掛了一面牌子，秦檜掛的牌是：

「咳！僕本喪心，有賢妻何至若是？」

而他的老婆王氏，則寫著：

「啐！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

既幽默又諷刺，而且不落俗套，紀昀正巧來謁廟時瞧見了，直說：

「這是難得的佳作啊！」

22 陶半仙測字

蔡牽之亂平定之後，朝廷鬆了一口氣，總算回復太平日子，話說乾隆的一個寵妃，名冷如霜，眞是人如其名、生得冷艷絕倫，更由於生性冷傲，笑起來足以顚倒眾生，故甚得乾隆疼愛。冷妃有個弟弟，是個不學無術的紈褲子弟，仗著姐姐的地位，在外頭幹了許多傷天害理的勾當，尤其荒淫好色，不知染指了多少良家婦女，而且始亂終棄，被玷辱過的少女，有的投訴無門，只好自盡。

有一天，天氣十分晴朗，萬里無雲，冷國舅窮極無聊，心裡悶得慌，便在屋內踱來踱去。僕從見了，馬上上前巴結：

「國舅爺，今兒天氣這麼好，不如到野外去狩獵，如何？」

「唉！好吧！都快悶出病來了，備馬吧！」

主僕數人來到曠野，瞄準了一隻野鹿，一箭射了過去，箭正好射中腿部，那隻小鹿卻沒倒下，負傷逃走，他們隨後追了過去，卻不見牠的蹤跡。可是在溪流旁邊，冷國舅卻瞧見了一個浣衣的少婦，這少婦穿著雖然



樸素，脂粉未施，然而眉不畫而黛、眼不描而亮、唇不塗而朱，可說是天生麗質，西施再世。冷國舅玩過的女人無數，卻都不及這位動人，當下怔怔的看了好一會兒，向前招呼：

「這位夫人請了。」

少婦見幾個陌生的男人突然欺近，趕緊防備的抓住衣籃子，準備要逃走，卻被攔住。

「我們公子是想請問妳剛剛是否瞧見一隻受傷的鹿？」

「不，我沒看見。」

少婦抬頭看了一眼冷國舅，對方那邪惡的笑容不禁使她暗自打了一個寒顫。說完這話，她便頭也不回的逃開了。

喜好美色的冷國舅回家以後，居然茶不思、飯不想的害起相思病來。

原來這少婦的相公叫陶澍，是個落第書生，由於盤纏用盡，夫妻倆只好暫居城外，陶澍在廟口擺攤幫人測字算命維生，劉氏則做點女紅，到城裡兌換日用品。

陶澍認識紀昀，還有一段因緣。

一日，紀昀見廟口擺了個測字攤子，不免有些好奇，正好有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走過來請陶澍算命：

「陶半仙，我想測測最近財運如何？你幫我算算看。」

「那請你在這紙上寫個字。」陶澍遞給他紙筆。

「得寫什麼字？」

「隨意，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嗯，我想想看，——啊，就寫『測』字好了。」

陶澍看了一下他寫的字，便沈吟道：

「閣下這『測』字，左邊爲水，水者，財也；中間貝者也爲財，可見最近財源滾滾；但右邊爲刀，用錢得用在刀口上，否則財來財去一場空啊！」

「嗯！半仙你測得可眞準啊！」

「且慢，你這字體全斜向左側，要謹防旁門左道、不義之財，如此便可時來運轉，累積財富。」

「是！是！您說得有理。」

那人笑得有點尷尬，似乎怕被人家看穿心事似的。

「請問半仙，這禮金要多少？」

「禮金隨意，如果您手頭不便，日後再給亦可。」

那人付了幾文錢，欣喜若狂地去了。

紀昀見這個陶半仙，長相斯文，皮膚白晰，看起來倒像個書生，而不像混跡江湖的相士，於是便問：

「方才先生何以不計較禮金？難道怕弄不準被砸攤子？」

「不，那位仁兄好賭成性，我只是藉測字點醒他，況且好賭者，手頭常緊，我何必與他計較？」

「陶先生不是專業相士吧？」

「嗯，您果然高明，在下只因落第缺盤纏，暫以此法糊口。」

「哦，我也想請你測個字。」

「先生請寫。」

紀昀於是在紙上寫了個「頌」字。

「先生所問何事？」

「問仕途。」

「這字遒勁有力，且瀟灑豪邁，先生得意仕途應無庸置疑，至於『頌』者，表揚、讚美也，先生想必常得長官之賞識。」

「嗯！太好了，但願如此，這幾錠銀子拿去吧！」

「不，如此厚禮，恕在下不能收。」陶澍馬上拒絕。

「陶先生客氣了，我見你一邊測字，還一邊苦讀，十分辛苦，不如把生活安頓下來，全心讀書，下回才能金榜題名。這銀子，就當是我賒給你的好了，以後有機會再還也不遲。」

「這……請問先生大名，以後好報大恩大德。」

紀昀笑而不答，正待搖手，僕從卻說：

「我們家主子就是紀大學士哪！」

陶澍千謝萬謝去了，從此閉門苦讀，不在話下。

紀昀有個同僚叫尹壯圖的，因爲生性耿介，官途不如紀昀平順，常要紀昀幫他打圓場，但他不檢討自己爲官之道，個性一向直來直往，又怪自己運途偃蹇，最近，他聽說紀昀有個門生叫陶澍，頗擅於測字，便也要求

陶澍幫他測測看。

「尹大人想問何事？」

「測官運。」

「大人請寫。」

「寫什麼？」

「隨意！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必刻意，也不必拘泥。」

「哦，這樣吧，我要寫哪個字呢？咦，桌上這冊書我翻翻看，順便找個靈感，哦，有了，就選這句：『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也』字好了。」

陶澍看了看尹壯圖寫的「也」字，想了一會兒便說：

「大人要聽實話，還是好話？」

「自然是實話，但說無妨。」

「也字加『水』，便是『池』；加『馬』便是『馳』。現在拿『水運』來說，你的池裡沒有水；拿『陸運』來說，你的身邊又少了一匹馬，未來的際遇，可能不大樂觀。」

陶澎所言不假，隔了數月，尹壯圖果然因爲直言勸諫得罪了和珅，而被免職回鄉，數年以後，才因紀昀的力保，重返京師復職。

這天，陶澍見妻子劉氏行色匆匆的回了家，一進門就上緊門栓，好像遇到什麼兇神惡煞似的。

「娘子妳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

「沒……沒什麼，沒事，相公，你歇會兒，我去做飯了。」劉氏驚魂甫定地說，卻不敢把眞相告訴陶澍，怕他操心。

且說冷國舅差人四處打聽，終於查出浣衣的佳人是劉氏，與陶澍新婚不久，於是派人來到陶宅，藉故毆打陶澍，並撂下狠話：

「我們不管她是誰的妻子，國舅爺看上她，想納她爲妾，你迅速寫好一封休書，過兩天，我們會來帶她走。」

惡徒走後，陶澍咬牙切齒地說：

「國舅爺就可強娶他人妻子嗎？這普天之下還有王法嗎？我誓言爭取功名，不讓惡人逍遙法外。」

劉氏含著淚說：

「相公能化悲憤為力量，功名必可考取，但眼前之計，要如何對付這財大勢大的國舅爺？」

「這……有了，不如去請教恩公，他一向足智多謀，也許能有萬全之策，可化險為夷。」

陶澍果然到紀府去把這事稟告紀昀，紀昀便如此這般，教他如何佈局，引君入甕。

隔了三天，國舅爺的屬下果然率眾前來押走劉氏。劉氏進了國舅府之後，被帶進一個隱密的房間，並讓女僕打扮得更加秀麗可人。

冷國舅咿呀一聲打開房門，瞧見了朝思暮想的佳人，馬上像餓虎撲羊似的，就要玷辱劉氏。

誰知劉氏早有準備，她撩起衣袖，露出修得又細又尖的指甲，就往國舅爺臉上抓去。冷國舅不防她有這一招，馬上往後一退，劉氏毫不放鬆，抬手就給冷國舅一個大耳光，然後喊道：

「哪兒來的奴才，竟敢強行非禮？」

冷國舅連忙說：

「我是國舅爺啊！」

「大膽奴才！還敢冒充國舅爺？國舅爺貴為皇親國戚怎會幹這等無禮荒謬的事？」

說罷，馬上脫下鞋子敲打冷國舅的頭，硬硬的鞋底敲中了頭部，馬上腫起一個大包。接著她又撲上去以尖銳的指甲抓他的臉，國舅的臉被抓成了「大花臉」，痛得唉唉叫：

「妳，妳這女人怎這麼潑辣？」

這時，國舅夫人聞聲趕來，見此情景，醋勁大發，也以頭撞擊國舅胸口，然後啪啪地也賞他兩道耳刮子，隨後轉身對劉氏說：

「這位姑娘，妳受驚了，早該有人教訓教訓他了，妳快回去吧，這兒的事就交給我了，婉兒，送這位姑娘回去。」

劉氏於是在丫鬟護送下，安然返家。

冷國舅這時十分狼狽，面色如土，原來他在外惹是生非，卻十分懼內，頻頻向太座陪不是：

「夫人請息怒，這純屬誤會、誤會啦！」

強悍的國舅夫人怒氣稍退了一點，便說：

「這一次暫且饒了你，要是在外頭給我搞七捻三，我就進宮告訴姐姐或是稟明皇上，請他們給我評評理，你看如何？」

「夫人饒了我吧！我再也不敢造次了。」

經過這次風波，冷國舅的確是收斂了不少。

至於國舅夫人爲何會適時出現呢？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致勝的關鍵在於紀昀掌握了人性的弱點——哪個女人願意被「鵲巢鳩佔」呢？

23 猜燈謎

陶澍在次年果然中了進士，數年後逐漸顯貴，還做過安徽巡撫及兩江總督，爲了感激紀昀的知遇之恩，後來常與紀家相往來，兩家親如家人，直到紀昀身故後，他對於紀氏後代之扶植仍不遺餘力，盡量照顧，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卻說紀昀與一干文友常在文社吟聯作對，大夥見元宵將近，受附近大佛寺所託，必須出一些謎題、好讓民眾射燈謎，於是這幫文人絞盡腦汁，絕妙好辭紛紛出籠，煞是有趣：

1「徐州失去一半，孔明一心扶漢，十月四日決戰。」

謎底是：德

2「園中花，化為灰，夕陽一點已西墜。

相思淚，心已醉，空聽馬蹄歸。秋日殘紅，螢火飛。」

謎底是：蘇

3「半部春秋」。

謎底是：秦

4「一點一畫，兩點又一畫，目字少一畫，上字無下畫，已字畫三畫。」

謎底是：龍

5「四口之家，內口總需外口管。」

謎底是：圖



6「五人小組，小人全仗大人遮。」

謎底是：傘

7「圓月照方窗。」

謎底是：有規矩

◎ ◎ ◎

大夥出了謎題，見亭外飄起細雨來，王文治詩興大發，馬上寫了一聯：

「賞雨最宜人散後，
看山應悔我來遲。」

劉墉也技癢了，寫了一聯：

「五臺煙雨樽前落，
四面雲山檻外收。」

家人齊聲喝采。

陸耳山也湊和一聯：

「眼前景物詩收去，
袖裡乾坤酒送來。」

眾人都說高竿！高竿！

紀曉嵐則好整以暇的接著說：

「百年日月壺中盡，
萬里雲山畫裡看。」

十分巧妙的替他們做了一個總結。

距離春節不久，家家戶戶的門口都還貼著春聯。

其中一付上聯是：

「家有萬金不算富」；

下聯是：

「五個兒子是絕戶」。

橫批是：

「寡人在此。」

一千文士，看了不免啞然失笑，上回紀昀還差點因爲幫民家題了：「驚天動地門戶」、「數一數二人家」、橫批：「先斬後奏」，而丟掉腦袋呢！竟然還有人比紀昀還囂張！

大夥兒心裡想：家有萬金還不算富，那得有多少錢才算富？五個兒子還嫌少，難道要一打才夠嗎？再者，只有皇上能稱孤道寡，凡人豈敢如此？

眾人正在議論紛紛之際，卻從屋裡走出一個老太太來。紀昀忙問：

「您門口貼著這對子，說家有萬金，怎麼還不算富呢？」

老太太笑著說：

「都說姑娘是千金，我有十個女兒不就是萬金嗎？家裡本來就窮，十個女兒嫁出門再賠送，還能富嗎？」

「嗯！有道理、有道理，至於五個兒子總不能算絕戶吧？」

「唉！官爺您倒眞不明白，俗話說：女婿是半子，我十個女婿才抵五個兒子，但他們都不是我生養的，這不是叫做『絕戶』嗎？」

紀昀點點頭又問：

「那這橫批何以寫『寡人在此』呢？」

「這個嘛！眼前女兒全出嫁了，老頭子也過世啦，只剩我孤家寡人一個，所以說：『寡人在此』啊！」

眾人一聽，均發出會心的微笑。

「原來如此啊！老太太，您這門聯寫得眞妙，我們打擾了。」

紀昀從文社回府之後，正好有鄉試中解元的門生馮文正前來拜謁，但當門生向他叩頭時，紀昀卻突然大笑不止，弄得門生十分尷尬，起也不是，拜也不是。

這時幸虧明玕剛好拿了一鍋煙絲進客廳來，便喊道：

「夫人來了。」

紀昀這才止住了笑。

馮文正回去後，紀昀才說是因爲看見門生磕頭，想起一付妙聯：

「今早門生頭點地；

昨宵師母腳朝天。」

所以他才忍俊不住，明玕一聽，柳眉一豎，杏眼一瞪便說：

「天生愛作弄人，惡性難改！」

「這還不算什麼，昨天我在軍機處，還遇到一件趣事呢。」

「哦？」

原來軍機處全是一些達官貴人，官場上的驕奢習氣一樣也不少，但肯用心求上進者卻不多。

紀昀快下班時，發現有個軍機處的二等官員正在看一本閒書，便問：

「兄看何書？」

「《木許傳》。」

《水滸傳》被他說成《木許傳》，紀昀暗自覺得好笑。

「書中所載，均是何人？」

「有一李達。」

應是李「逵」才對。

「李達是何樣人？」

「手使兩把大爹，有萬夫不當之男。」

正確說法應是：手持兩把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才對。

明玕聽完，差點笑岔了氣，並說：

「肯定是您自個兒編的，哪有人錯得如此離譜？」

「唉！一葉知秋，軍機處任用這樣的官員，政事怎會辦得好呢！」

紀昀正色說道，從他的神色，可知愛開玩笑的紀昀也有嚴肅的一面。

24 巧計救劉墉

且說御史大夫劉墉手上累計了幾個冷國舅的案子，都是人命關天的大案，眾人都知冷妃正得寵，要是敢與她作對，一不小心，必然要摘了烏紗帽，但若任由一位皇親國戚在外屢犯命案，國家之律法何在？司法之尊嚴必蕩然無存。於是奏請皇上須依律將之處斬。

乾隆到底是個明君，聽取劉墉的報告之後，面色凝重地說：

「朕命卿親自監斬，他人不得任意阻撓！」

劉墉接旨之後，便親自將冷國舅押赴刑場，這時，他唯恐冷妃前來阻撓，特地將太后賜給他的如意白綢懸掛在法場，以阻擋冷妃的鳳駕。

冷妃到底不是省油的燈，她在後宮得知弟弟命在旦夕，便進宮跪求乾隆赦免弟弟的罪。

「皇上啊！臣妾多年來盡心服侍您，從無二心，如今親人只有這樣一位弟弟，他雖然好玩不長進，卻不是十惡不赦之徒，何至於死罪？外人妒嫉臣妾受寵，自然是百般要陷害他，皇上不察，竟然如此倉促就定了他的



罪，這眞叫臣妾傷心啊！難道多年恩愛全是假？倘若弟弟死了，臣妾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嗚！嗚！臣妾求皇上，快快赦免他吧！只要饒他不死，臣妾一切依您，一切由皇上做主……」

就這樣梨花帶雨、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就把皇上哭得六神無主了，糊裡糊塗的就寫了赦書。

冷妃領了聖旨，命車駕十萬火急的趕赴法場，誰知法場門口有太后御賜的如意白翎擋駕，守衛不准任何人通行，冷妃只得眼睜睜地看著弟弟的腦袋搬家，當場急怒攻心，暈死過去。

冷妃悠悠甦醒之後，躺在紫玉床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也不說話，只是流淚。

乾隆聞訊，趕去安慰，只見冷貴妃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美目含怨、眉宇深鎖，看了更叫人憐惜。

「愛妃啊！人死不能復生，妳這樣不吃不喝，就是鐵打的身子也受不了，何況原本弱質娉婷？」

「皇上！皇上！」冷貴妃說著眼淚又像斷了線的珍珠般，一顆顆的滾了

下來。

「別哭！快別哭了！這樣子眞教朕心疼，妳要什麼快說吧，朕都依妳。」

「臣妾好恨呀！我要劉大人償命！」

「這……這可不行，劉大人是依律行事，豈可隨意殺他！」

「我不管，您先將他下獄再說，他斬了我的親弟弟、您的小舅子，換一場牢獄之災，已是便宜了他，難道您身爲一國之君，連這點權利都沒有？我領了聖旨前去刑場，他竟然不讓我進去，他眼中根本沒有皇上您的存在啊，您還要說他沒罪？」

「這……」乾隆被數落得意志開始動搖。

「這事皇上若再不給予嚴懲，日後還有哪個臣子會聽您的？而且，臣妾早說了，弟弟死了，我在世上也舉目無親了，活著也沒意義了，您就讓臣妾早點了斷吧！」說完，就作勢要去撞房裡的柱子，乾隆哪裡肯依，馬上抱住她，不任她胡鬧，不斷承諾：

「好！好！好，朕就下令將他關進牢裡，叛他個欺君之罪，說他藐視朕



的旨意，如何？」

「臣妾叩謝皇上！」

「愛妃免禮，來，笑一個，別老是愁眉苦臉的……」

唉，自古以來，后妃們的枕邊細語，威力之大，果然勝過千軍萬馬。冷妃破涕為笑，風情萬種的撲進乾隆懷裡，心中卻盤算著，要派人暗中作手腳，讓劉墉死在獄中，以報殺弟之仇。

前幾天還風風光光的當他的監斬官，才一轉眼功夫，竟然成了「階下囚」，劉墉眞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說要斬的也是乾隆，說不斬的也是乾隆，捉摸不定。虎口拔牙，本來就是十分冒險的事，難怪冷國舅囂張了那麼久，無人敢治他的罪。

劉墉就逮之日，夫人哭得死去活來，知道他此去必兇多吉少。但劉墉倒也坦然：

「夫人不必悲傷，我為民除去一大禍害，就算屈死獄中也值得了，夫人可找紀大人相商，或許尚有轉寰的餘地。快去吧！」

劉墉入獄後，家人果然火速去紀府求救。

紀昀也知老友入獄，正苦思救援之計，只不過劉墉這回惹上的是冷妃，問題十分棘手。再說萬一冷妃在獄中作了手腳，讓羅鍋子來個什麼「食物中毒」、「風寒不治」之類的病名，然後四肢冰冷的抬了出來……。

大夥一聽紀昀這麼說，全嚇出了一身冷汗。

「糟了！糟了！怎麼辦？」

「大家稍安勿躁！眼前只有一人可以救他。」

「誰？」

「就是當今皇太后！」

「但是皇太后深居養心殿中，哪裡會知道這件事？」

「這就要使點小技，我作好一付賀壽聯子，就說要給皇太后御覽，再趁機向她稟明。」

「那就全仰仗紀大人了！」

紀昀攜了一付對聯，請內侍傳言，說紀大學士求見。

大后早知紀昀是賦聯妙手，倒也好奇，便傳令他進了養心殿。

「臣叩請太后聖安，因太后八十大壽將至，特賦一聯以爲慶賀。」

「紀卿免禮，呈上來哀家看看。」

太后打開聯子一看，上頭書寫著：

「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合八千歲春秋，一代椿萱看並茂。

九五福日富，九五福日壽，

享九五福富壽，百年瓜瓞慶長綿！」

「嗯，對聯寫得頗有氣勢，賀壽之日，可懸之大廳之上。」

「臣啓太后，這聯子若能蒙劉墉劉大人親自書寫，更可相得益彰。」

「嗯，紀卿這麼一說，倒提醒我了，我那乾兒子最近爲何不見他進養心殿來請安？」

「太后有所不知，劉大人目前正在蹲苦牢呢！」

「啊？竟有此事？難道他犯了什麼國法，皇上非要關他不成？」



「啓稟太后，事因劉大人斬了冷千歲，才會成了階下囚。」

「什麼？竟有此事？那冷千歲不早聽說在外爲非作歹嗎？斬了他就得下獄？我看皇上是老糊塗了，這事我非管不可。紀大人，你倒詳細說說看。」

於是紀昀便把冷千歲如何犯案，劉墉如何斬他，又被皇上按上欺君的罪名，一一說給太后聽。

太后一聽完，氣得七竅生煙，猛敲著她的龍頭枴杖，說：

「反了，反了，女人干政，遲早要敗事，皇上這回糊塗得太厲害了，忠奸不分，只聽個妃子片面之詞，就要斬我的羅鍋子？紀卿你快拿我這金鎖片去，命工匠刻上『長命百歲，福壽雙全』八字，背面再刻『大清沒有斬劉墉的刀』幾個字，馬上給我那乾兒子戴上，看誰敢動他一根汗毛？至於皇上那兒，自有我同他說去，這冷貴妃，若過分與我作對，不如讓皇上廢了她，自個兒兄弟犯案，還要我兒子償命？」

紀昀領了命，火速將太后御賜的金鎖片刻了字，送進牢裡給劉墉戴在脖子上，於是獄卒均小心伺候，嚴加防備，不敢有所閃失。

這邊乾隆自然是挨了太后一頓教訓，冷妃見太后盛怒，自己的地位差

點不保，也不敢再興風作浪。

「皇上，不是我說你，這忠貞不二的劉墉要是被你莫名其妙賜死了，你豈不成了歷史的罪人？後人必會說你是名昏君，連這點道理你都想不通？趕明兒令他官復原職，再封他爲閣老才是，否則還有哪位大臣敢爲你賣命？辦不辦得到？可要給我個交代？」

「兒臣謹遵母后教誨，馬上釋放劉大人。」

乾隆果然親自放了劉墉，還封他爲閣老，劉墉因禍得福，對於紀昀的營救，感激之情不在話下。



25 紅顏薄命

紀昀雖然官場得意，然而造化弄人，他最寵愛的明玕，卻先離他而去。

在紀曉嵐的侍妾中，明玕最聰慧且善解人意，對紀昀伺候得無微不至，同時也很得馬夫人的疼愛，她性情寬容溫柔，跟紀府上下都相處得十分融洽。

可是有一天，她居然對紀昀說：

「我要在四十歲以前死。」

「妳眞是，好端端的幹嘛說這不吉利的話。」

明玕一本正經地說：

「從前李夫人爲了保持她在皇帝心目中美好的印象，至死都不肯讓皇帝看見她的病容，所以，宮中嬪妃雖多，皇帝始終懷念她。女人在四十歲以前，尚未到人老珠黃的境地，死了還能贏得人家的憐惜和悼念，等到雞皮鶴髮，人見人厭的時候才死，那就太可悲了，我才不要呢！」

「被妳這麼一說，好像把我紀某看成好色之徒，妳我相知一場，夫妻感情早已超越男女之愛，爲何要說出如此唐突之詞呢？」

「唉！並非我矯情，自古以來，女人得寵，少不得『德、言、工、容』四項標準，其中的『容』好像是次要的，而實際上，它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標準。漢武帝的李夫人美貌聰慧，深得武帝的寵愛，李夫人自知在他心中的地位，但也深知競爭對手頗多，所有的嬪妃都在想盡辦法邀寵，稍不注意就可能被別人取而代之，所以李夫人去世之後，漢武帝時常想念李夫人從前的音容笑貌，不忘舊日恩情。」

「我道是什麼理由，妳眞是貪心，不但活著時要我全心全意對妳，還冀望死後也是如此，不管如何，我不許妳說些不祥的話。妳這古靈精怪的腦子，可多用來想些詩詞，不許胡鬧，我要妳長命百歲，等到年老，咱們一同數對方的白髮，如何？」

「嗯！」

明玕嘴裡虛應著，卻是甜在心裡。

曉嵐原以爲她只是隨便說說罷了，便未再深究。



不料因馬夫人受了風寒，大病一場，明玕衣不解帶的服侍照料她，由於操勞過度，終於病倒了，而馬夫人卻在她的細心服侍之下，逐漸康復。

明玕病得很沈重，雖然延請名醫到府來爲她診治，仍然沒有半點起色。

明玕病重這段時間，紀昀正忙於編纂《四庫全書》，時常得在圓明園當值，無法返家。由於記掛著明玕的病，紀昀經常惡夢連連。

有一天夜裡，紀昀竟然夢見他與明玕同遊上河涯，他跟明玕一同在花園裡看秋海棠，恍惚間，明玕竟然變成了文鸞。接著，他又與明玕一起盪鞦韆，盪呀盪的，越盪越高，突然之間，鞦韆的繩索斷了，兩人一起跌落下去，紀昀大叫一聲，從夢中醒來，發現好像有什麼東西墜落在地上，趕快捻亮燈，原來，掛在牆上的一個銅瓶子，竟然因繩子斷了，摔落在地上。

「怎麼跟我夢境十分吻合，莫非有什麼徵兆？」

這時尚是半夜，紀昀懷著忐忑不安的心睡下，但再也睡不著，好不容易盼到天亮，告假兼程趕回家，發現明玕已進入彌留狀態。

這時明玕所生的女兒叫梅媛，正隨侍在她身旁，七歲大的梅媛生得十分可愛，明玕不斷交代她，要替自己好好照顧父親，梅媛似懂非懂地點頭答應，小小年紀就失去母親，眞是情何以堪，明玕向紀昀幽幽地說：

「我想好了一首詩，你取紙筆幫我記下吧！」

於是明玕一邊唸，紀昀一邊寫著：

「三十年來夢一場，
遺容手付汝收藏，
他時話我生平事，
記取蘇州沈五娘。」

紀昀寫完詩句，墨漬尚未乾，明玕就含笑溘然長逝了。她死時還不到四十歲，竟然應了自己先前所說：要在四十歲以前死的話。

「明玕！明玕！」

紀昀悲慟萬分，當年他遭受落的打擊時，是文鸞適時鼓舞了他，使他

得以求取功名，爲朝廷重臣。文鸞去世之後，明玕成爲他的紅粉知己，塡補了他心靈的空虛，可惜好景不常，他最心愛的女人先後離他而去，就是再豁達的人，也經不住這種悲慟啊！

他差人爲明玕畫了一幅畫像，時常望著這幅遺像發呆，也在畫像旁親自題了兩首詩，其中一首是：

「幾分相似幾分非，
可是香魂月下歸？
春夢無痕時一瞥，
最關情處在依稀。」

另一首則是：

「到死春蠶尚有絲，
離魂倩女不須痴，

一聲驚破梨花夢，

卻記銅瓶墜地時。」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紀昀望著窗外的細雨，思及兩位紅粉知己，均已香消玉殞，不覺淚眼婆娑。自古紅顏多薄命，恩愛夫妻易遭天嫉，能有幾對白頭偕老？一代幽默大師，在情字關頭，也免不了蒼老憔悴許多，縱然身邊仍然僕從如雲，但再也無人能取代明玕在他心中的地位了。

紀昀的內心深處無疑是孤寂的。

26 乾隆三難紀曉嵐

乾隆五十六年，由於整修承德行宮，增設了不少亭園勝景，待修葺完工之日，和珅帶領著乾隆前去巡視。

只見假山相連、峰峰疊翠、泉水泠泠、松濤陣陣、百鳥齊鳴、花團錦簇，猶如踏入仙境一般。乾隆越看越高興，不由得連聲讚歎，卻見園中矗立一顆巨石，和珅說：

「啓稟皇上，這是微臣特命工匠從山中移來之巨石，想請皇上在石上題字，以使此園更加風雅。」

「嗯！和卿這心思頗有創意，名園、奇石、再加上古字，的確是風雅之致，但不知要題什麼字較爲妥當呢？」

「這……，但憑皇上作主。」

和珅搔搔頭，不敢擅自提出主張，因爲他的文學造詣不高，萬一隨便胡謅，豈不讓群臣笑話？

「紀卿，你看如何？題什麼字較適切呢？」



「依臣之見，京城內多少名園，都無如此佳境，此地堪稱『風月無邊』，就題這四字如何？」

「風月無邊這四字形容倒是貼切，只不過一般庭園勝景常常沿用，似乎有點通俗。」

乾隆搖搖頭，不大贊同。

這時，紀昀從地上拾起一枝枯枝，並且寫了「風月」兩個字，再把風字及月字的邊緣擦去，成了：「虫二」，並接著說：

「皇上只要在巨石上題這兩個字，不就是既貼切，又有藝術品味了嗎？」

「哦，這還不僅有創意呢？題上這兩個獨創的字，留給人無限想像的空間，和這園景相得益彰，紀卿，朕真是服了你呀！」

「皇上過獎了，這不過是微臣的淺見罷了！」

皇上連聲誇讚紀昀，杵在一旁的和珅嫉妒得差點噴火，正巧這時君臣走到一處人工湖，湖水碧綠清澈，倒映著林園的樹影，雖是人工湖，卻是深不可測。這時，和珅心生一計，突然說：

「依皇上看，紀大人是忠臣，還是奸臣？」

「紀卿，你自己說，你到底是忠還是奸？」

「啓稟皇上，臣當然是忠臣。」

「若說是忠臣，那君要臣死，臣就得死了？」

和珅故意說了這句話，一面向皇上使眼色。皇上會意，馬上順著和珅的意思去調侃紀昀：

「和卿所言甚是，紀卿你如何證明給朕看？」

乖乖隆的冬，皇上八成是老糊塗了，居然要我死給他看？紀昀暗叫不妙，卻是不動聲色，不慌不忙地說：

「微臣這就證明給聖上看。」

話剛說完，他便俯身跨在人工湖的欄杆上，然後向著湖裡的錦鯉，自言自語道：

「什麼？你們不讓我死啊？眞的？就這樣死了，反而會害了皇上，好吧！我聽你們的就是了。」

說完，又兀自把身體縮回來，咚的一聲跪在皇上跟前說：

「皇上，臣剛才本想一死明志，但是湖裡的魚兒卻說牠們受了屈原之託，囑我千萬不能投湖自盡，否則皇上您就成了跟屈原的楚王一樣，被後世的人罵爲昏君啊？」

「啊！竟有這種事？」

「沒錯！屈原之所以投水自盡，是因爲當時有個不明事理的昏君，至於像皇上這樣聖明的君主，豈會有屈死的臣子呢？」

「哈！哈哈！和卿你看，這紀昀可不是那麼容易上當的呢，眞有趣，居然說屈原不讓他死呢！虧他想得出來！」

乾隆其實也知紀昀自有妙計，只是想作弄他一下，沒想到他竟然輕鬆過關。

這時，黃昏的夕照照射在湖邊的柳絮上，柳絮迎風送爽，泛著湖面的波光，美景如畫，乾隆不覺詩興大發，隨口吟道：

「『柳絮飄來片片紅』差可比擬此情此景，但古詩之中皆說柳絮似雪片片白，這要如何成就一首詩呢！衆卿可有其他看法？」

天哪！又是一樁無頭公案。

柳絮像撒鹽、像棉花一樣白，皇上卻硬要把它說成片片紅？任你是才高八斗，曹植再世，可能也想不出詩句來吧？不料紀昀向前一步拱手道：

「臣有一詩，應可接續此情此景。」

「說來聽聽！」

「世間佳景變無窮，
春光莫與四時同；
夕陽返照綠湖岸，
柳絮飄來片片紅。」

「唉！世間諸事皆不可拘泥，應時應變方能呈現無限生機，從紀卿今日這三番急智應對來看，卿是越老越圓融通達啊！」

連在一旁隨侍的和珅等人，也莫不歎服。



27 鞠躬盡瘁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已高齡八十六，而紀昀也七十二歲了，乾隆決意退位，禪位給仁宗，改號嘉慶，並於元年元月四日，舉行登基大典。

紀昀服官至公，歷任侍讀學士、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兵部右侍郎、左侍郎、左督御史、禮部尚書等。可說甚得榮寵，嘉慶即位後，對於這位詼諧的文學大師，仍是敬愛有加，任命他為兵部尚書。

紀昀為人雖然風趣幽默，但對於國事政務則十分盡責，他不慕權貴、清正廉明，因此滿朝文武均敬佩其為人。他曾自撰一聯描述自己的一生：

「沈浮宦海如鷗鳥，
生死書叢似蠹魚。」

他認為，教育是很重要的，要走向富貴，不被人欺凌，唯有讀書一途。所以寫了「四莫」絕句，告誡後世：



「貧莫斷書香，
富莫入鹽行，
賤莫作奴役，
貴莫貪賄贓。」

足供後人做爲炯誡。

嘉慶十年，紀昀年高八十二歲那年，嘉慶帝生日，各國使節和文武百官紛紛向皇帝賀壽。

其中有一個蠻夷外邦進貢了一對壽燭，這壽燭有酒缸那麼粗，上邊鑲著龍鳳吉祥的圖案，色彩繽紛美麗，群臣看了莫不嘖嘖稱讚，嘉慶帝也甚是歡喜，馬上命人將它擺在金鑾殿上，並命侍衛將之點燃。

此時身爲兵部尚書的紀昀趕快上前稟奏道：

「臣以爲外邦無端進貢此對巨燭，居心叵測，爲了安全起見，皇上萬萬不可將之點燃。否則可能會發生意外。」

嘉慶不比乾隆，到底年輕氣盛，一聽紀昀在他壽辰如此掃興，當下勃

然變色道：

「紀卿，你未免太小題大作了，區區一個小國送了一對壽燭，就能把我朝如何？今日朕之壽筵，有誰敢來觸霉頭？」

紀昀見皇上不肯相信他，馬上說：

「皇上若不信，臣願以性命擔保，這巨燭內必裝有威力極強之火藥，萬一點燃，整個皇宮將夷爲平地，請皇上三思。」

嘉慶見紀昀如此固執，身爲皇帝，他可不曾輕易讓過人，於是倔強地說：

「紀卿既然如此堅持，朕就和你打個賭，要是這巨燭之內眞藏陰謀，朕就把皇位讓給你。殿上的諸位大臣就做個見證。」

嘉慶把話說得又絕又重，大臣們聽了個個面面相覷，就是要勸和也來不及了。

接著，嘉慶常就命令殿前侍衛，當場檢驗巨燭。侍衛拿著大刀，一刀砍了下去，大夥兒的心臟差點跳了出來，只見臣燭被砍成兩截，裡面空空如也，只有蠟蕊，紀昀忍不住「啊！」了一聲，嘉慶面露得意之色，心中

卻想：

「紀昀啊！紀昀！別仗著你是元老重臣，就可在我壽筵上損我威風，我若不趁機給你個教訓，將來要如何服眾？」

這好勝的嘉慶可不是乾隆，他不能體會紀昀的耿耿忠心，而一味計較臣對君不得忤逆的規矩。

這時紀昀跪了下去：

「臣惶恐，臣請求皇上命侍衛再驗詳細一點，這對巨燭必然有詐。」

「看樣子紀卿你還是不死心，我就讓你心服口服，來啊，殿前武士，再把另一根巨燭也砍了。」

這次衛士依言把巨燭砍成了三截，仍然沒發現什麼。這時皇帝火了，怒視紀昀：

「紀卿，你自己說吧！朕要如何處置你？」

紀昀此時全身冒著冷汗，心想：天亡我也，這巨燭必然內有蹊蹺，為何不見證據？我年紀也一大把了，與其讓皇上砍頭，不如自行了斷，於是暗中摘下一顆蟒袍上的金釦子，放進嘴裡，咕嘟一聲吞了下去。

正在這時，殿前衛士突然發現大蠟燭的蕊繩突然冒出火花，而且劈啪作響，原來是剛才砍斷它時，摩擦生熱，觸動了裡頭的火藥。皇上隨後也看見了，馬上命令：

「再砍一刀看看！」

就見武士砍了下去，裡邊藏著的火藥紛紛露了出來，到這時，果然眞相大白。皇上馬上命人捉拿進貢巨燭的使節。

嘉慶此時懊惱萬分，趕快走下龍案，親手扶起紀昀說：「愛卿冒死相諫，這個賭我認輸了，今日我這皇位就讓你上座，朕特賜你金牌一道，上管君，下管臣，皇帝頭上管三分。」

紀昀搖了搖頭，十分吃力而沙啞地說：

「皇上啊，自古以來，忠言逆耳、良藥苦口，我爲國報效盡瘁的時辰已到，聖意只能心領。方才和皇上打賭時，臣已抱了必死的決心，吞下金釦子，就算您再給臣多大的權力，臣也無福消受了。皇上記得爲政要能雅納忠諫之士，政治才會清明，臣於願足矣！」

說完，便昏厥過去了。



「紀卿！紀卿！」

嘉慶大驚，急召太醫來診治，但已回天乏術。

紀昀送回府中時，已是彌留狀態，兒孫火速趕來隨侍在側。紀昀見了桌上的梨及蓮子湯，不改他的詼諧本色，要了紙筆，寫道：

「梨（離）兒腹中酸，

蓮（憐）子心中苦。」

然後微笑著與世長辭。

一代風趣，才華洋溢的大學士辭世，令朝廷上下都失去了歡笑，關於他生前的種種軼事，仍在後世流傳不已。

書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A 職場小站			
A〇〇一	魅在工作	周紹賢	二二〇
A〇〇二	達成目標的小Tips	艾瑞克·傑生	二〇〇
A〇〇三	小公司賺大錢	尼維爾·雪瑞夫	二〇〇
A〇〇四	打破規則創佳績	麥可·比爾	二二〇
A〇〇五	理財可以非煩	向樺、江鴻	二〇〇
A〇〇六	工作超效率	周紹賢	二〇〇
A〇〇七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楊雪真	一八〇
A〇〇八	商品大復活	高橋誠、仁木真理	二二〇
B 勵智小站			
B〇〇一	智在過生活	周紹賢	一八〇
B〇〇二	踏實築夢·各領風騷	趙莒玲	一八〇
B〇〇三	讓生活輕鬆一下	簡樸生	一八〇
B〇〇四	快樂E-Mail	簡樸生	一九〇
B〇〇五	小事抓狂太傷神	簡樸生	一八〇
B〇〇六	如何打造你的黃金印象	簡樸生	一八〇
B〇〇七	好心情帶來好運氣	瀨波龍	一八〇
B〇〇八	我快樂,因為我懂得生活	楊雪真	二〇〇
B〇〇九	麻辣家族	楊雪真	一八〇
B〇一〇	生活—— 你可以再快樂一點!	之 平	一八〇
B〇一一	相信夢想就有希望	林敏玉	一八〇
B〇一二	生活原來如此快樂	阿 烏	一八〇
B〇一三	實現希望的每一天	林敏玉	一八〇
B〇一四	幽默e點訣	楊雪真	一八〇
B〇一五	堅持好心情	林敏玉	一八〇
B〇一六	隨意生活就是幸福	林琇琬	一八〇
B〇一七	就是有人這麼詐	怡然居士	一四九
B〇一八	醬子生活好自在	蘇榮化	二〇〇
C 成長小站			
C〇〇一	心靈四季	海索丹基金會	一六九
C〇〇二	自尊中的幸福與快樂	林黛絲·霍爾、理·可恩	一八〇
C〇〇三	向憂鬱說拜拜	尼爾·康寧	二〇〇
C〇〇四	做自己最好的朋友	露易絲·普羅多	一八〇
C〇〇五	婚姻的告白	楊雪真	一八〇
C〇〇六	營造最佳的一年	吉妮·狄茲樂	一八〇
C〇〇七	心靈活水	楊雪真	一八〇
C〇〇八	越懶越幸福	楊雪真	一八〇

D 珍藏小站

D〇〇一	傲慢與偏見	簡·奧斯婷	一六九
D〇〇二	愛的教育	愛德蒙多·狄·亞米契斯	一六九
D〇〇三	麥田捕手	傑諾·大衛·沙林傑	一六九
D〇〇四	莎士比亞故事集精選	莎士比亞、蘭姆	一六九
D〇〇五	簡愛	夏綠蒂·白朗特	一六九
D〇〇六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	一六九
D〇〇七	小王子	聖·修伯里	一六九
D〇〇八	茶花女	小仲馬	一六九
D〇〇九	動物農莊	喬治·歐威爾	一六九
D〇一〇	希臘羅馬神話	荷馬等	一六九
D〇一一	福爾摩斯首部曲——猩紅色研究	柯南道爾	一六九
D〇一二	少年維特的煩惱	歌 德	一六九
D〇一三	地下室手記	杜斯妥也夫斯基	一六九
D〇一四	福爾摩斯探案之四個簽名	柯南道爾	一六九

E 典藏小站

E〇〇一	幽默大師——紀曉嵐	楊雪真	一九九
E〇〇二	中國短篇故事精選集	楊雪真	一九九
E〇〇三	中國古詩精選集	游福生	一九九
E〇〇四	江山美人——西施	楊雪真	一九九
E〇〇五	千古文豪——蘇東坡	楊雪真	一九九
E〇〇六	大漠雄鷹——鐵木真	楊雪真	一九九
E〇〇七	情趣飄飄詩詞曲——語文小故事100	曾 春	一九九
E〇〇八	風流才子——唐伯虎	楊雪真	一九九
E〇〇九	一代梟雄——曹操	冉雲飛 李奎	一九九
E〇一〇	一代名相——諸葛亮	冉雲飛 李奎	一九九
E〇一一	中興名臣——曾國藩	袁基亮	一九九
E〇一二	一代霸主——秦始皇	冉雲飛	一九九
E〇一三	布衣稱帝——劉邦	徐康 劉小川	一九九
E〇一四	權謀大帝——雍正	吳太尚	一九九
E〇一五	一代女皇——武則天	孫建軍	一九九
E〇一六	中國幽默故事精選集	怡然居士	一六九
E〇一七	傳說不等於事實（上）	李德柱等	一九九
E〇一八	傳說不等於事實（下）	李德柱等	一九九
E〇一九	中國浪漫故事精選集	楊雪真	一六九
E〇二〇	平民宰相——劉羅鍋	陳憲鑫、陳飛	一九九
E〇二一	心鑑——曾國藩導讀歷史名人	曾國藩	一九九
E〇二二	心鑑——曾國藩導讀古典名著	曾國藩	一九九
E〇二三	點破天機——孫子兵法	韓撲、唐曉嵐	一九九
E〇二四	七下西洋——鄭和	鹿荷	一九九

書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F	**文學小站**		
F〇〇一	山頂的黑狗兄	阿　烏	一八九
F〇〇二	一定要幸福哦	許淑惠	一八九
F〇〇三	二十歲の前奏曲	山澗草	一八九
F〇〇四	面具下的童顏	阿　烏	一八九
F〇〇五	愛在他鄉	許淑惠	一八九
F〇〇六	喜馬拉雅山上的鷹	阿　烏	一八九
G	**學習小站**		
G〇〇一	作文快易通	楊雪真	一八〇
G〇〇二	邁向主任校長之路	楊雪真	二三〇
G〇〇三	演說快易通	楊雪真	一八〇
G〇〇四	一級棒作文祕笈	曾　春	一八〇
G〇〇五	從遊戲中訓練口才	楊雪真	一六〇
H	**emotion**		
H〇〇一	南海與北海的魚	朱慧蘭	一八〇
H〇〇二	愛戀深海的秘密	楊雅雯	一六九
H〇〇三	迷幻罌粟花之戀	詩　影	一八〇
H〇〇四	美才女之舞	詩　影	一八〇
H〇〇五	超時空的愛戀	詩　影	一八〇
H〇〇六	愛上小王子那一刻	茶兒小鹿	一八〇
H〇〇七	留住最後一抹溫柔	徐磊瑄	一八〇
H〇〇八	單身公寓要出租	晨　茵	一八〇
H〇〇九	厚！到底愛情在哪裡	星光燦爛	一八〇
H〇一〇	綁架愛情	掬水軒	一八〇
H〇一一	點滴的回憶	月光魚	一六九
I	**校園風向球**		
I〇〇一	天才傻小子	詩　影	一八〇
I〇〇二	天堂之歌	詩　影	一八〇
I〇〇三	讀冊囝仔——春仔	詩　影	一四九
J	**SO FUN小站系列**		
J〇〇一	心靈魔法師——愛情萬歲篇	心靈魔法師	一六九
J〇〇二	2003年超級占星開運版	邵　如	一四九
J〇〇三	心靈魔法師——職場高手篇	心靈魔法師	一六九
J〇〇四	心靈魔法師——美人出爐篇	心靈魔法師	一六九
K	**經典名著**		
K〇〇一	愛的教育	愛德蒙多·狄·亞米契斯	九九

L 養生保健館

L〇〇一 這樣挑食最健康 呂叔春 一八〇
L〇〇二 這樣吃就對了！ 呂叔春 一八〇
L〇〇三 穴位按摩消百病 呂叔春 二三〇

M 珍藏繪本

M〇〇一 帶著寂寞去旅行 陳柏男 一八〇
M〇〇二 30號幸福巴士 陳柏男 一六九
M〇〇三 幸福是…… 陳柏男 一四九
M〇〇四 等一個人の愛情 陳柏男 一八〇
M〇〇五 想念的季節 陳柏男 二〇〇

N 成功智富

N〇〇一 直效溝通百分百 葛大智 一八〇
N〇〇二 誠信是溝通的開始 葛大智 一八〇
N〇〇三 換顆腦袋賺大錢 郭大銘 一八〇
N〇〇四 有錢人的致富妙招 郭大銘 一八〇
N〇〇五 做得好，不如說得妙 王 剛 一八〇
N〇〇六 創造人氣的說話術 王 剛 一八〇
N〇〇七 謀略勝經36計——好策略才能成大事 謝子君 二〇〇
N〇〇八 謀略勝經36計——好計謀才能立大業 謝子君 二〇〇

O 幸福開運館

O〇〇一 好運自己來 怡然居士 二〇〇

P 發現之旅

P〇〇一 神秘的外星訪客——UFO探索 王怡 一八〇
P〇〇二 羊皮紙上的寶藏——世界考古未解之謎 王怡 一八〇
P〇〇三 穿越時空的隧道——世界科學未解之謎 王怡 一八〇
P〇〇四 恐怖的地域——地球起源未解之謎 王怡 一八〇

Q 古文明探索

Q〇〇一 失落的聖物——世界五千年民俗之謎 張微 一六〇
Q〇〇二 蒙娜麗莎的微笑——世界五千年文化之謎 張微 一六〇
Q〇〇三 傳說中的神秘女王——世界五千年帝王之謎 張微 一六〇
Q〇〇四 石器時代的腦外科手術——世界五千年科學之謎 張微 一六〇

R 智慧宅急便

R〇〇一 老師父的48根喝棒 蘇達多 一八〇

請貼上郵票 NT3.5元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社中街346巷1-1號1樓

電話：（02）2813-6081

傳眞：（02）2812-2674

請依虛線對折

你的鼓勵與批評是我們成長的原動力；

希望本公司所出版的作品，

能帶給你更有品味的生活。

謝謝你購買此書！

驛站文化編輯部

驛站文化讀者資料回函

姓名：　　　　　　　　　　性別：□男　□女

婚姻：□已婚　□未婚

地址：

電話：

E-Mail：

生日：　　年　　月　　日生

學歷：□小學　□中學　□高中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職業：□學生　□公務員　□服務業　□製造業

□家庭主婦　□金融業　□其他

購買書名：幽默大師—— 紀曉嵐

購買地點：

購買動機：□內容　□作者　□探討主題　□封面　□其他

□11～15歲　□16～20歲　□21～25歲　□26～35歲

□36～45歲　□46歲以上

您對本書的評價（請填代號：1.非常滿意2.滿意3.不滿意4.非常不滿意）

書名________ 作者________ 內容________ 封面________ 編排________

插圖________ 價格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對於本書的建議是？

____

____

您從哪裡得知本書消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對於哪一類型的書最感興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請將資料填妥後寄回，本公司將不定期寄發出版資訊。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社中街346巷1-1號1樓

電話：(02)2813-6081　傳真：(02)2812-2674

E-Mail：post58@ms63.hinet.net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幽默大師─紀曉嵐／楊雪貞 編 著.──第1版.──臺北市
：驛站文化，2000〔民89〕
面； 公分.──（典藏小站；1）

ISBN 957-8325-29-0（精裝）

782.875 89000938

典藏小站 01

幽默大師—紀曉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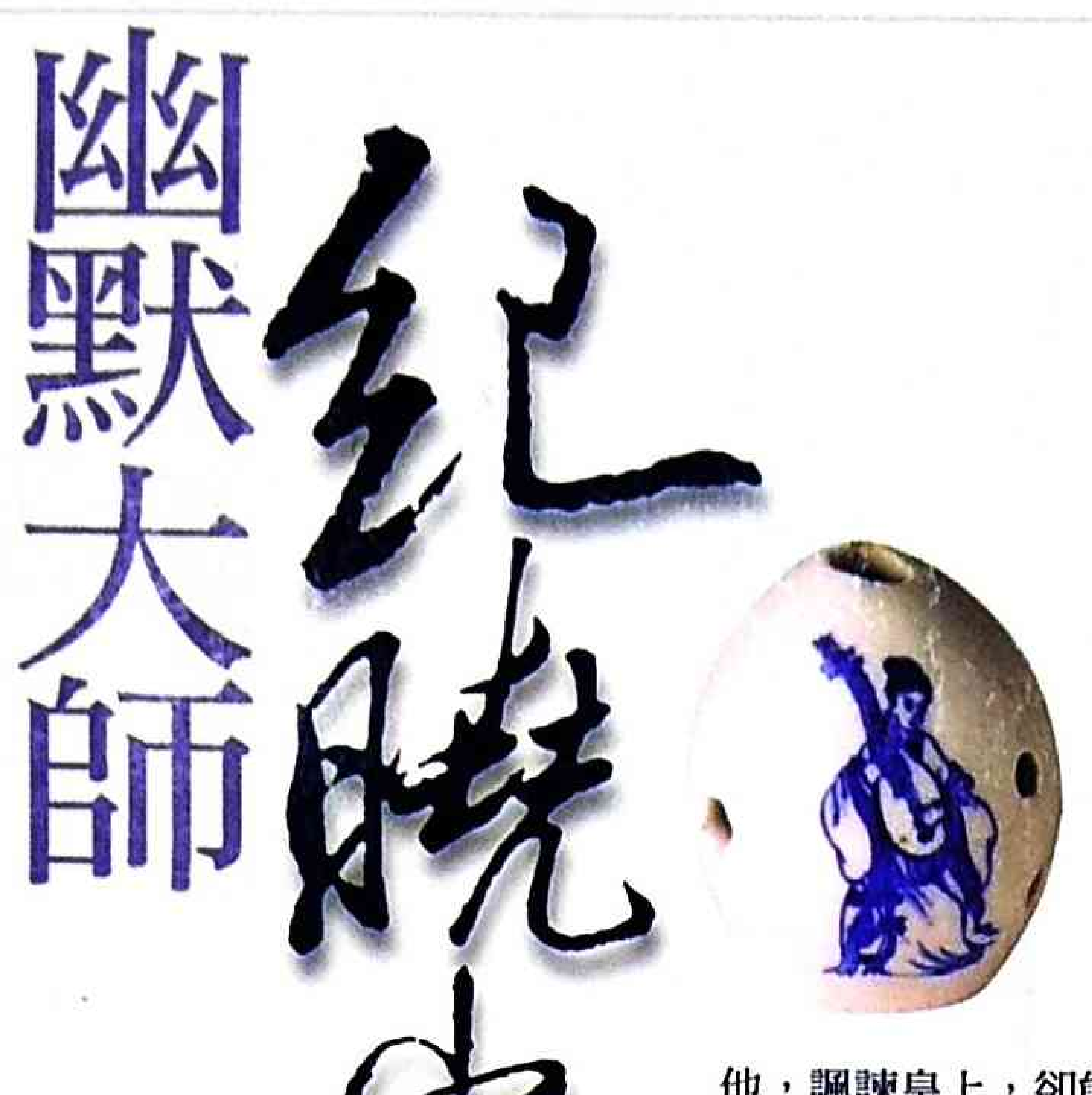
編　　著：楊雪貞
發 行 人：顏有志
執行主編：喬　諾
美術編輯：夏　美

出 版 者：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　　話：（02）2813-6081
傳　　眞：（02）2812-2674
郵撥帳號：19145466
E-Mail：post58@ms63.hinet.net
地　　址：台北市士林區社中街346巷1-1號1樓

總 經 銷：朝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　　話：(02)2249-7714
傳　　眞：(02)2249-8715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橋安街15巷1號7樓

印　　刷：祥峰印刷有限公司
再版日期：2005年5月第1版第12刷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1251 號
定　　價：199元
I S B N：957-8325-29-0

幽默大師紀曉嵐




他，諷諫皇上，卻能令皇上心悅誠服。
他，周旋於狡詐的奸臣中，卻能全身而退。
這樣一個完美的人，
讀他的生平不但可以欣賞他的文學趣味，
更可領略他的睿智，尤其是他高妙的官場哲學。
市面上關於清代大學士紀曉嵐的軼事固然不少，
但都側重在他的對聯，而且是零星片斷，頗不連貫。
本書則試著從他的出生敘述到去世，
並包括他的感情生活在內，這番完整的介紹，
相信更能令你體會紀曉嵐傳奇幽默的一生。

楊雪真

民國45年生，文筆以幽默風格著稱。
已出版作品計有：
《天才寶貝》、《天才學生妙夫子》、《麻辣家族》、
《帶來好運的方法》、《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婚姻的告白》等，均廣受好評。



ISBN 957-8325-29-0
00199
9 789578 325296





驛站文化
定價199元